

西風

第十期
二月號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本 期 要 目

- | | | | | | |
|--------|--------|--------|--------|--------|--------|
| 羅一山 | 藍萍心 | 金安人 | 黃嘉音 | 黃嘉德 | 林語堂 |
| ： | ： | ： | ： | ： | ： |
| 老處女製造廠 | 出獄的大學士 | 轟炸台西城 | 爸爸的日記 | 蕭伯納情書序 | 英譯浮生六記 |
| 黃嘉音 | 凌、霜 | 陳師超 | 林疑今 | 許以牧 | 黃嘉德 |
| ： | ： | ： | ： | ： | ： |
| 流 | 巴黎的模特兒 | 宇宙五大疑問 | 為何用女職員 | 密電碼戰 | 居里夫人傳 |
| 浪 | | | | | |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西風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 三、譯稿概須註明原文出處，並須附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暫定一律每面元半，於每期出版前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譯著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愚園路愚谷郵二十號西風月刊社編輯部。

西風月刊社謹訂

西風月刊

徵稿啟事

本刊以譯述西洋雜誌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提倡有思想有情感有個性有趣味的通俗文章為宗旨，內容分專篇，科學，自然，心理，教育，婦女，家庭，傳記，史話，遊記，探險，軍備，戰爭，社會，暴露，政治，經濟，藝術，文學，電影，戲劇，娛樂諸部門，另闢冷眼旁觀，雨絲風片，西洋幽默，書評，西書精華，筆花，名人傳語，漫畫，插圖，木刻等欄。凡與本刊性質相合之稿件，只要文筆清雋流麗，無論創作翻譯，均所歡迎。謹請海內外文友，多賜佳作。

西風月刊編輯部啟

七面風

第二目錄

廿五年十一月一日

冷眼旁觀

華人與洋化的華人……………(一四二)

鐵達尼上的國恥……………(一四六)

雨絲風片

編者輯

花花絮絮點點滴滴……………(一四八)

專 篇

蕭伯納情書蕭序……………黃嘉德

好遊者的戀愛觀……………(一五〇)

科學·自然

現代科學怪人……………胡 悲

有思想的機器人……………(一五九)

神祕宇宙五大問題……………陳師超

人類與宇宙的將來……………(一六三)

地球的劇變……………洪 鵠

地球先生病了……………(一六八)

科學偵探神技……………夢 谷

擬捕犯人新法……………(一六九)

心理·教育

爸爸的日記……………黃嘉音

新時代爸爸的煩惱……………(一七四)

出獄的大學士……………藍萍心

得到監獄學位的大學生……………(一八一)

長篇連載

浮生六記(漢英對譯)……………沈 復著

林語堂譯……………(一八九)

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一八九)

婦女·家庭

老處女製造廠

怎樣減少老處女的產量

羅一山 (一九七)

為甚麼用女職員

主人日間的妻子

林疑今 (二〇一)

死刑前後

寡婦血淚語

王宏喜 (二〇五)

傳記

不屈不撓的居里夫人

女科學家的英勇苦闘史

黃嘉德 (二一一)

軍備·戰爭

轟炸台西城

墨索里尼的殺人文化

金安人 (二一九)

密電碼戰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許以牧 (二二四)

可怕的燃燒彈

戰場新疫癘

陳未鳴 (二三〇)

藝術·戲劇

巴黎的藝術家與模特兒

風流都會的風流職業

凌霜 (二三三)

劇中談愛

小世界中的戀愛

虛堂 (二三七)

社會·暴露

破壞罷工的魔王

特種職業的領袖

默然 (二四三)

美國的魔島

劇犯的歸宿地

田望中 (二五〇)

小品·幽默

孤獨者的怪行

高爾基日記中的趣屑

謝士非 (二五四)

牙痛

牙痛者的自白

亞伍 (二五七)

西書精華

流浪

失業青年的供狀

黃嘉音 (二六〇)

吹毛求疵

名人雋語

筆花

漫畫

補白



冷眼旁觀

華人與洋化的華人

萍心

——大地作者布克夫人原著。節譯自美國耶魯評論——

陳太太激了一肚子氣。她吸了一口水煙，然後對

我說，「我那第二子的第三個女兒要嫁洋人呢！」

我倒抽了一口氣。「洋人嗎？我並不知道她認得

甚麼外國男子啊！」

那老太太氣憤憤地答道：「啊，你懂得我的意思

吧；我不是說白種人，我是說那種穿洋服，戴平光眼鏡

的男人啊。」

我說，叫他們做「摩登」青年或者比「洋人」

更恰當些。可是她不贊成我的話。她恨恨地說，「世間

只有兩種人，華人和洋人。」

我認識許多「洋化的華人」；有的到過外國，有

的不曾出過國門。我發見許多回國的華人，很希望再

到外國去。沒有出過洋的，則希望早點出洋。可是這些「洋化的華人」在外國時，却極力宣揚祖國學術的崇高，儒家文化的偉大，拿東方的精神文明，去和西方的物質文明對比。

我一點也不否認儒家學術紀律道德的高尚。儒家的弱點跟基督教一樣，其理論還不會大規模實行過。所以，僑居歐美的華人回國時，往往不能適應祖國的實際生活，因為他們的理想跟事實相差太遠。

我住在南京的時候，隔鄰是一個朋友的房子。那座房子是洋式的，屋裏的傢具是洋式的，父親和孩子也穿洋服。這種人是中國的國民。可是他們所談的是外國書，所彈的是外國音樂，所討論的事情是怎樣教授英語賺錢。在中國的新都裏，這種家庭確也很多，而且數目日漸增加。一兩代後，這些家庭的孩子，一定會改變中華民族的特殊性格。

我覺得這是可悲的事情。世界不該喪失中國的真正文化。我不是指孔子所提倡的自制美德，中國文化是更健全，更偉大的東西。我雖則很欽仰儒家倫理對學者的益處，可是我得承認：今日儒家思想的主要用途，似乎是做裝飾品。

所以，我不能不質問「洋化」的華人幾句話：他們為甚麼一定要使人家以為華人都是孔子的門徒？為甚麼要把一位古人冷淡乏味的條規，勉強這熱情、活潑、良好的民族去遵守呢？比方說，為甚麼覺得同胞的健康性生活是可羞的呢？為甚麼覺得生產率高是可羞的呢？他們應該覺得榮幸才對。生產率高是中華民族長期生存的重要原因。且不要說別的，中國祇靠人口衆多，便可成為不能征服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敢想要永遠征服一個四萬萬人的民族啊。我不相信中國人是性慾亢進或好色的民族。中

國人口所以會多，是因為他們覺得性慾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力量和飲食一樣正常，沒有禁制的必要。青年結婚很早，使不可禁制的自然衝動，得到適當發展的機會。依一般的見解，某些階級的女人，應當保持貞操，另一些階級的女人，則似乎不大必要。

我記得有一次到中國內地某城，去找一個中國朋友；她帶我到城中各處去觀光。我看見一間很華麗的房子，便問她是甚麼地方。她若無其事地答道：『那是一間新妓院。近來火車交通便利，地方日益熱鬧。這妓院使沒帶眷屬的男人，有個娛樂的處所。』

我問她說，老婆是否希望丈夫外出的時候有這種行為。她答道：『不錯。因為做老婆的總不能跟丈夫隨處跑。』

幾年前，寧案發生，我的房子給中國兵佔去住。後來，我回南京，看見我房子的牆壁上，滿是圖畫詩文。我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讀了一遍，居然看不見猥褻的圖文，使我非常驚奇；如果是西洋士兵，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我向幾個中國朋友提起這件事，他們有點詫異地答道：『那有甚麼奇怪？甚至小孩子也有性智識呢。』

我覺得這確是一種健全的態度；我相信這態度是因為華人未受儒家禁制思想的影響。我所認識的華人，都是不需要自制的。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我自己常常在想，他們怎能忍受民主政治的節制呢。

再舉一個例證，中國的古書，隨處都有和平的教訓。『洋化華人』頂歡喜使洋人相信華人是愛好和平的民族。這種印象和事實絕對相反。中國素來是在強者的掌握中，軍人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政府。除在幾冊古書以外，和平是不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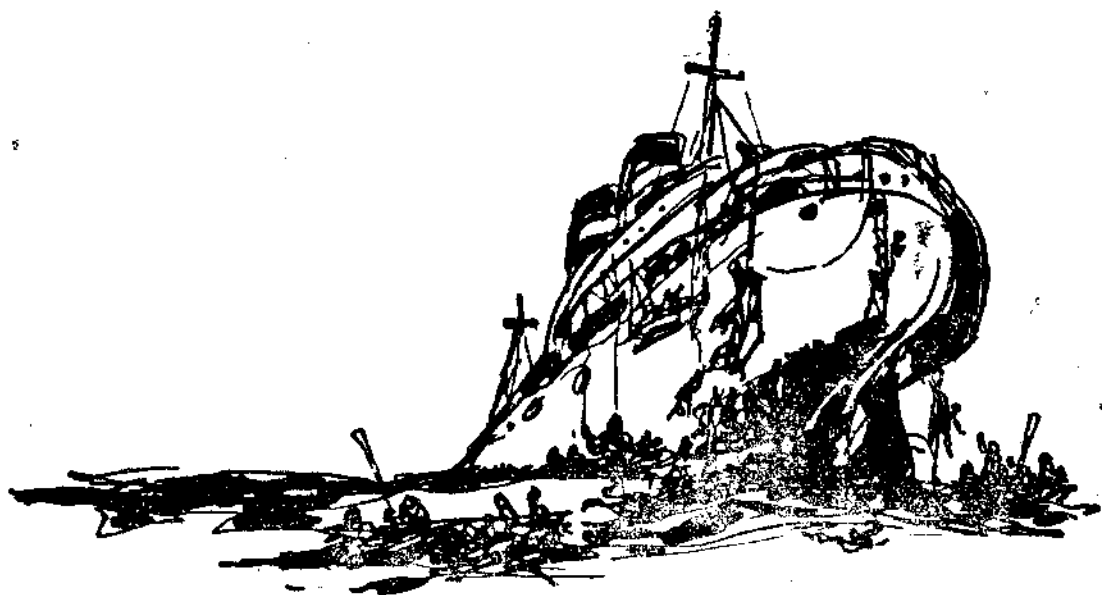
我喜歡真實自然，不作橋飾的中國人。他們不一

定比我更誠實，更有道德，或更有自制力。可是，在他們那種天災匪患的苦境下，我的工作成績一定不會比他們好。他們喜歡享樂，閒談，喝酒，吵架；對性的事情也很坦白。他們有一部分確不大努力工作，以求進展。可是我却很贊成他們那種樸實的思想，覺得吃一碗飯止飢，在樹蔭下睡覺，過過閒逸的寫意生活，是比終日匆匆忙忙在追求更大的物質利益，更有價值的。

中華民族的光榮和力量，發源於他們的博愛和入道。在他們的生活中，有運氣和才幹的人，都有飛黃騰達的機會。他們得到民族悠久歷史的教訓，不把事業的成敗得失，當做甚麼了不得的事。他們知道人性的缺點，絕不苛責求全；他們不受罪惡的意識所壓制。我喜歡這個天真淳樸的民族，喜歡這個過着平凡簡單生活的民族，喜歡這個強壯，耐苦，好吵架，活潑有生氣的民族。



『難道你沒聽見我撒喇叭嗎？』——轉載笨拙



鐵達尼上的國恥 洪 鵠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當時世界最大的巨輪鐵達尼，從歐洲朝參頓出發，向紐約疾駛，作其橫渡大西洋的處女航。船上載客兩千兩百零一人。不料中途鐵達尼與冰山相撞沉沒，船客遇救的祇有七百一十一人。這七百一十一人中，大多數是婦女與兒童。

起初船上情形，一時頗為混亂，婦孺啼哭狂呼。可是經船上職員奮力維持，秩序倒也井然起來。在這悲劇臨頭的時候，有幾件可歌可泣的事情發生，令人感動：

陸軍少校巴脫 (Major Butt) 幫助婦女上救生艇去，揮手向她們說再會。

斯脫亞斯夫人 (Mrs. Straus) 一脚已經踏在救生艇上了，

可是又把脚抽回來，走去找她的丈夫。她說：『許多年來，我們一直在一起；你到那里去我也要去。』

亞斯多上校 (Colonel Astor) 把他的新婚夫人放在救生艇上，自己退回船上，用指甲輕敲着捲煙，說：『再見吧，親愛的；我慢慢再來找你。』

一個女人喊道：『救我啊，救我呀！』一個男人回答她說：『好太太，救你自己吧。現在祇有上帝能救你了！』

水已經衝上船來了，無線電員斐立斯 (Phillips) 還繼續打求救的電報。船上一位職員，把一件救生衣套在斐立斯身上，讓他好繼續工作下去。一位伙夫凍得要命，嚇得發狂，偷偷摸摸地溜進無線電室來，伸手要搶斐立斯的救生衣，那職員一拳把他打倒。

這時船上的樂隊繼續奏着『較近我的上帝，較近上帝……』

在婦孺亂哭亂喊的混亂聲中，男子大多頗為鎮靜。救生艇放到海中去時，大家都沒命向救生艇衝去，船上職員為維持秩序計，在大揮拳頭之餘，並向天空放了三槍，情形才和緩下來。可是在這時候，丟盡中國人面子的事發生了……『四個中國人鬼鬼祟祟地躲進一隻救生艇的船底去。』

這是哈柏士雜誌上所說的。中國人不慣遵守秩序的精神，在這裡完全表現無遺。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

中國又多了一個國恥！

雨絲風片

編者輯

口八月十五日國民社華盛頓電，謂「此間有人計算，美國財部在經濟恐慌時代所支出之救濟款項，若以一元紙幣接成長條，可以環繞地球六十八週，倘以每一英鎊美金一元之價購買土地，則該款可購全球陸地三分之一云。」按救濟金足繞地球六十八週，固屬駭人聽聞，惟該項救濟金倘能真繞地球一週，則已造福災民不鮮矣。

口西班牙發生內戰，八月十六日路透社有電描述其慘狀，謂「常見有婦女等，前往街市屍堆中，搜尋其良人子女，情形慘切莫過於此。」又謂「此輩孤兒寡婦，實為今次野蠻內戰中之可憐虫。」云。請問那一次內戰不野蠻，那一次內戰中之可憐虫非寡婦孤兒？

口八月十九日合衆社東京電，謂第十二屆世界運動會將於一九四〇年於日本舉行，近日有人致函東京某英文日報，建議增加兩新項目，一為坐浴盆比賽，一為盤足比賽。渠謂日本運動員身材短小，於田徑方面，不能與外國運動員爭勝，何不增加數種

日人所擅長之運動？第一項比賽令運動員坐於熱水浴盆中，下生烈火，坐盆最久者獲得錦標。第二項比賽令運動員盤足坐於日本席上或硬地板上，靜坐最久者得勝。外人不慣作此類比賽，錦標必歸日人云云。一九八〇年世界運動會在我國舉行時，我們也不妨增加兩種中國人所擅長之運動：打嗝與喝茶。前者以入眠速度及睡眠耐久為勝負之標準，而後者則以喝茶數量及速率定勝負。

口八月二十日國民社芝加哥電，「美國駐波蘭大使顧達禧今晚在此作播音演說，謂目前歐洲發生戰爭之危險，實較一九一四年為甚……現在歐洲國家之間，共有一百五十一種和平條約，倘此等條約皆有效力，當能減縮軍備，然目前之世界和平，乃恃槍尖之力始克維持，蓋恰如歐洲某外長所謂一國之兵力受人尊重，然後其條約亦能受人尊重云。」可謂慨乎言之！

口美國總統羅斯福謂世界百分之九十五民衆渴望和平。這樣算來，全世界的人底有百分之五要戰爭了。可是今日的世界却戰雲彌漫，可見大多數人的意見不一定勝利。

口蘇聯減低新兵入伍年齡，過了幾大，德國也延長兵役年限。

報抨擊蘇聯，俄報也痛詆德國，真是旗鼓相當。據謂法國政府擬向英俄兩國政府說明德國延長兵役年限一舉，性質至為嚴重，並將要求俄國解釋減低新兵入伍年齡究為何故云。假癡假呆，裝腔作態，此種外交，真是多此一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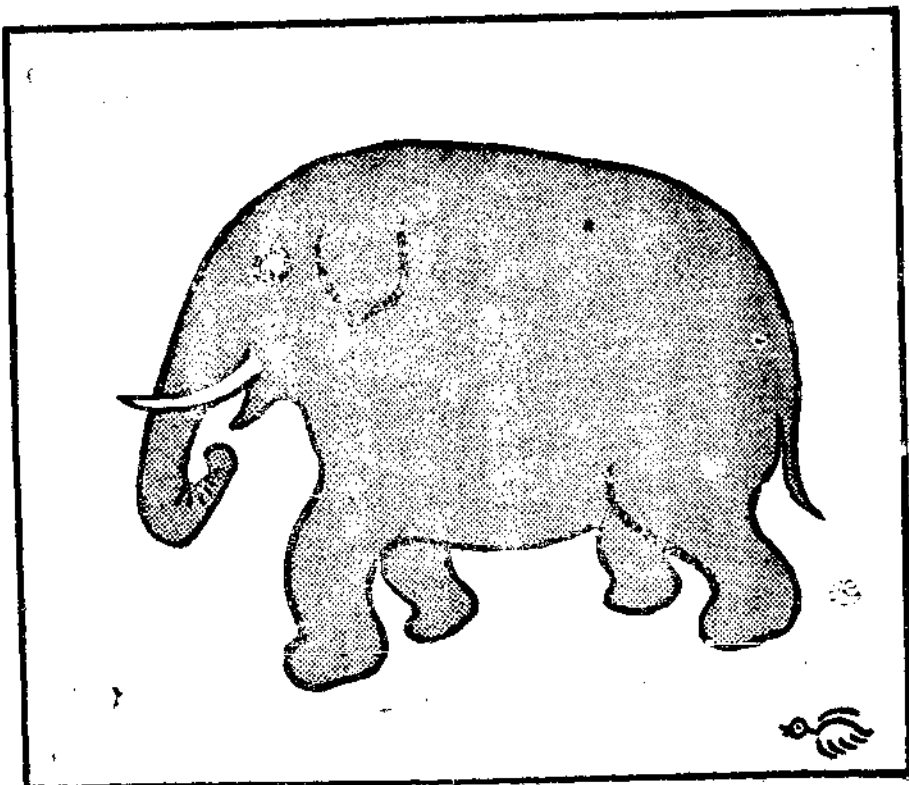
口西班牙內戰，列強真是得其所哉，在一旁拚命加炭添油，增加雙方軍火武器，務使星星之火，變成燎原。現在雙方打得你死我活，列強覺得看不過去，連忙戴起人道主義的面具來，出面調解，把繫鈴解鈴的拿手好戲，扮演得像煞有介事。如果給火星人類看見，豈不笑落門牙？

口據說希特勒為防備反對黨行刺起見，特僱替身一員，該替身薪俸之高，冠全德國。我們希望在世運開幕時說話的希特勒，不是假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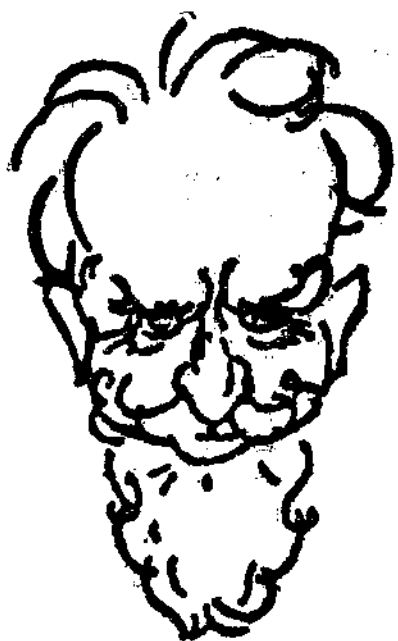
口希特勒以親筆簽名肖像一幀，贈赴德參加世運之日本體育界名人佐藤，佐藤經西伯利亞將返國時，該照片為蘇聯官廳沒收。柏林晚報就此事加以評論，謂「蘇聯官廳弁髦國際法，就此項劫掠事件可以見之」云。區區一幀肖像之劫掠事件，在我們看來，有何可怪？

小寓言

嘉音



巨象與跳蚤同行。走過小木橋後，跳蚤對巨象說：「那座橋差點給我們走斷。」



不要用女管家和神學院學生情書中的含義，去揣度這些書信的語言。

蕭伯納情書序

蕭伯納原著
黃嘉德節譯

我現在讓那些關懷愛蘭黛麗的人，都有讀這個書信集的機會；可是我必須預先告訴他們一句話：讀這些書信時，不要用鄉下天主教徒彬彬有禮的書信作法的傳統習慣，以為判斷的標準。如果這是教會委員和女執事的書信集，那麼它的內容便絕對不可公開。但劇院的後台，有一種特殊情感上的情投意合的關係，這種關係的確比外邊都市社會矜持拘泥的態度，更為坦白，更為健全。這差異現在已比從前小了；因為伶人和其他職業者一樣，已經踏進社會的境界，被認為專門職業的高等士女，而不再被視為做戲的了。今日的伶人，在普通職業社會中，不至因其職業而處於不利的地位，雖則他在教育上和社會習慣上，資格有時也許是不夠的。如果他的餐桌上的禮貌，衣飾，和口音沒有錯誤，人家便不敢僅因為他是伶人而叱責他或袒助他；如果他在這幾方面不夠資格，他無論如何也是不比其他不修邊幅的職業者更要不得的。

自從亨利歐文於十九世紀末葉，堅要社會正式承認其職業以後，伶人才初次獲得這種社會地位。在一八

四八年，愛蘭黛麗誕生的時候，劇院中人還得不到這種一般的諒解。伶人和猶太人一樣，是個隔離的種族，保存着他們本身特有的風俗習慣。我少時曾注意到一些業餘戲劇團體的活動，這是我與舞台接觸之始。我記得有一些上等社會的紳士和女士，組織一個劇團，請了一個倫敦舞台經理來做指導；這經理對那些女士，一律稱呼“Darling”（親愛的），對那些紳士，都叫“Old Boy”（老孩子），使他們覺得又憤恨又好笑。現代的舞台導演，是不叫人家做“Old Boy”的；至於“Darling”一語，也不過是在和脾氣不好的女明星開玩笑的時候說說吧了。可是從前的舞台經理，却非依傳統習慣這麼叫不可。

舞台經理口中的“Darling”，雖則和副主教說“Darling”時含義不同，但這裏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依舞台的習慣，劇院中人都應當維持着個人親愛的關係，而在其他職業裏，却僅是冷淡的彬彬禮貌。這異點今日依然存在，演劇一日為藝術，這種習慣也一日存在着。當我小時，我對音樂的興趣比文學為濃厚；在劇院表演歌劇的時候，我有一兩次設法偷入後台去參觀，才知道這是欣賞歌劇的最劣方法，也知道無任務的局外人在後台，是極討厭的東西，不給後台的職員放在眼內。而且戲一做完，男女主角退到後台來，重現原身，兩人熱狂地互相擁抱，祝賀彼此表演的成功；這種情感的表現，確是很特殊的，不是普通職業上所有。事實上，舞台不是一個仙境，而是兩個仙境：一個是開幕時觀衆所欣賞的，還有一個社會大眾永遠看不見，是閉幕後給劇院中人私自享受的。在那祕密的樂園裏，天才引起了被感動者的熱烈崇拜，這也就是天才唯一的滿足。我就是這樣崇拜愛蘭黛麗的，但我所告訴她的話，還不能代表我的情感的一半。而她也不會說：『先生，你怎敢用這種詞句來侮辱』

高尚的女性？你好大胆！』

我可以補充一句話：天才在舞台上並不比別處更多；不過人們在稱頌舞台天才或別處的天才時，都有言過其實的傾向。外科醫生所謂精到的外科手術，在病人目中，是可怖的；物理學家所謂巧妙的衡量方法，感情主義者正眼瞧也不瞧一下；律師所謂成功的案件，使原告被告兩方都吃了大虧；情人眼裏的美人，在無關係的旁觀者看來，也許是很不漂亮的。在戲劇職業的磁性境域中，這種誇張的話，成爲家常便飯，結果上下的演員職員，都把這種話掛在口頭，而每個男伶女伶，都變成劇院經理的“old boy”和“darling”。

舞台上還有一個特點，是值得注意的。女伶不是高尚的婦人；至少當她是高尚婦人時，她不是女伶。讓我解釋一下。一個女子（在愛蘭黛麗的時代也是如此）須經過長期的訓練，養成一種藝術和習慣，能夠在最困難的環境下掩藏情感，顯露絕對恬靜的表情，才有做高尚婦人的資格。而女伶所經過的訓練，恰恰相反；她須養成一種藝術和習慣，盡量把情感表現出來，使坐在劇院最後排的觀衆，也會由她的容貌和姿態，看出她的感覺。在緊急的時候，高尚婦人須努力掩蔽內心的反應，而女伶則須乘機使情感爆發出來。現代坦白的風氣，已經減少這個差異；但差異還是存在着，而且現代中等社會人士說話的潦草，和女伶發音的清晰，也成了顯著的對比。我們的青年女伶，一方面須聽導演的勸告，叫她們不要作清晰的發音，因爲這是不自然的，而且不像高尚婦人，另一方面又須聽劇作者的勸告，叫她們發音清晰，使觀衆聽到她們的話。有經驗有機智的作家會對她們說，偉大的高尚婦人，發音都是清晰的，維多利亞女皇可爲例證。當你叫少女話別說得太清楚時，與其說你怕她們被

誤認爲女伶，母甯說怕她們被誤認爲皇族。愛爾黛麗幸虧不會受過現代女伶所受的磨難。她的發音是十全十美的。她那微啞的聲音，使坐在最遠的觀衆也聽得很清楚。

雖然如此，女伶因爲須在台上把情感誇大地表現出來，所以在台下，也不能避免這種誇大的習慣。女伶越偉大，則其發揮情感衝動的力量也越偉大，她不但把情感像經過無線電收音機那樣地播送出來，而且發音有力，使人人得到深刻的印象。劇作家因爲須供給這種有力量的對白材料，文字上也產生同樣的性質。所以，讀這束親密的書信的人，切莫因爲看見雙方互訴愛慕之情的大胆，而大驚小怪起來，更不要生出反感。我並不是說這些書信中的話虛僞不實；雙方寫下來的話，都是他們當時所感到的情意。但他們的職業，使他們不必受別人所受的許多禁制；不要用女管家和神學院學生情書中的含義，去揣度這些書信的語言。

當我在愛爾蘭誕生的時候，愛爾蘭那種十八世紀的風流傳統，是很要不得的。這一點似乎也應當提起來說說。我有一個最可愛的姑母，曾在少時教訓我說：『別忘記屋裏頂不漂亮的女孩，也是家中的美人。』有個愛爾蘭女伶，曾氣憤憤地說：『沒把我供奉在台上崇拜的男人，我看也不看。』依愛爾蘭的傳統，這是她的權利。我敢說，除挪威瑞典的作家之外，十九世紀沒有一個男作家，曾比我更努力把女子推下台去，使她腳踏實地。不過我和一切反動分子一樣，因爲我在反動的傾向中生長起來，所以我依傳統禮儀，須讓每個女人都有一個高台可坐。這麼說來，對於像愛爾黛麗這種女神般的女人，我自然沒有工夫可以考慮這種態度是否能得易卜生或

斯特靈柏勒 (Strindberg) 的稱許。

還有一點不可忽略：我們倆都是喜劇俳優，彼此都在演戲給對方看，彼此都想使對方覺得快活有趣，絕對沒有其他的動機，也沒有媒人口中所謂結婚的目的。然而，我還須把愛蘭黛麗的倫理觀念說一說。她有一次會說，她之所以能安然渡過一切患難困迫，完全因為她有一種從未做過錯事的感覺。有人把這句誠實的話，當做大胆的虛偽表現。愛蘭黛麗不會被視為前進的女子。她不和偏見鬥爭，也不向偏見伸辯；她當做沒有看見偏見那樣地走過去。這一部分是她個人的性格；但我們須知宗教和道德觀念，在隔離的舊劇院裏，是自行製造的；女伶不像醫生、律師、牧師或商人那樣在普通的社會中生活；她屬於另一個小世界，有她自己的道德觀念；伶人的道德，雖則有十分之九和常人一樣，但不同的地方，乃在其餘的十分之一裏。例如，一般的女人，在經濟上是不能獨立的；當她們偶而由工作獲得報酬時，她們不敢希望報酬和男子一樣多，同時覺得接受報酬，對於她們的社會地位，大有妨礙。至於在舞台上，女伶不但經濟獨立，而且她常常因為號召力比男伶大，報酬也較高。因此那種絕對排斥不結婚也不獨身的女人的工會式結婚觀念，在劇院中是不存在的。在劇院外，女人的性關係必須絕對正當，否則必受社會排斥，失業，乃至受高尚人士用以表示譴責的各種傷害。事實上，人家每每用『玷辱』一語，去形容受這種刑罰的女人，直到易卜生用這個形容詞去描寫男人，才使我們覺得好笑。在劇院裏，不正當的性關係本身，絕對不受甚麼刑罰。請讀者注意『本身』兩字。但是許多人以為伶人可以無惡不作，不受同僚的責難；這種印象却是下流而錯誤的。不過所謂罪惡，須是真實的罪惡，而不僅是忽視法律而已。所以舞台上的道德標準，由某些重要方面看來，是比劇院外高的。在劇院外，人們領到一張結婚證書之後，便可以縱慾無度，

不把節制性慾這個很重要的問題考慮一下。這在從事舞台工作訓練的人，是辦不到的。在後台，自全的觀念和外界的輿論，使伶人的生活有許多方面成爲一個好模範，可以給最保守的近郊社會人士，做婚姻道德的南針。

一個已故的天主教著名批評家會說，女人不能同時做女伶和『良善的婦人』。布卡南(Robert Buchan)答復這句話時說得好：『甚麼舞台上沒有良善的婦人嗎？幾千都有呢——不過女伶只有六個。』當小仲馬勸一個上流社會女子不要降格做女伶時，當迭更斯自己做伶人而禁止女兒上舞台時，他們所表現的是階級的偏見，而不是道德的偏見；因爲在舞台上，社會階級的分子是複雜的。劇院並不能靠演員的社會地位而增加收入，所以舞台只要會做戲的演員，不要地位高的演員。你在那裏必須和各階級的份子共同工作，社會地位較低的演員，或許報酬較大也說不定。這種情形在劇院外，非經過一番革命是不會產生的；然而劇院却始終有這種情形。

一般讀者必須曉得這些情形，才會明白愛蘭黛麗怎麼能夠不尊重法律，而仍然是一個極有美德的女人。她不注意法律，甚至不願對之有甚麼偏見。如果她所愛的男子，是個自由之身，她便跟他結婚。如果這段婚姻結果不成功，她便跟他脫離關係。她交結了許多終身的朋友，有過數次的短期戀愛，結婚五次，其中有兩次不是正式的。（如果英國的婚姻律比較合理，這兩次也會成爲正式的。）她絕對不是所謂大情人。她的生活上沒有濫愛，奢侈，浪費，異想天開的設備，債務，珠寶，朝三暮四，奇怪的寵物，及女伶宣傳員在宣傳女伶的誠實，勤儉，實行一夫一妻制等美德時，所說的其他一切虛飾故事。愛蘭黛麗不知道甚麼叫做女伶宣傳員。而且她也不是傻子；她

一生量入爲出，不靠別人。她確不是吝嗇的人；如果她沒把存款交給會做生意的朋友保管，她對金錢的支用，一定會太過慷慨的；可是她死的時候，未負債務，她是一個沒有罪惡的誠實女人。

她在情感方面，運氣沒有這麼好。她跟幾個丈夫生活過，結果她還是個自由之身，不是甚麼男人的老婆，雖則她保持着對第一個丈夫和最後一個丈夫的恩愛。我們可以說，她的婚姻是冒險的，她的友誼是永久的，而且這些永久的友誼，都具着純潔戀愛的性質；除呆板的看法以外，由各種意義上說來，她的朋友都是她的愛人；她對他們的尊敬，不能淡然處之；她的情感如果不是熱烈的，便完全不表示出來。然而她却是長於鑒識的，在需要理智的時候，她不會受情感的克服。使她吃虧的是她的慈母天性和銳敏的惻隱之心。她給有智識的男子吸引了去，因為她對他們發生興趣，也因為她知道雜亂的劇院教養，和當時婦女的愚昧，使她沒有深博的學識；同時她也不忍拒絕一些智識圈外忠於她的男子，因為他們需要她的幫助。在那些對性格沒有分析能力的人看來，她好像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矛盾集合體。事實上她在劇院內外的性格，是始終如一的。

而且，她上場不會慌張。她的父母都是伶人。你不能說愛蘭黛麗是因爲職業上不可抵抗的誘惑而成爲演員。她是由於環境的壓力而成爲演員的。如果她不是生於伶人之家，我不敢說她會以女伶爲職業。她的趣味是在繪畫藝術方面，而不在戲劇表演方面。她的第一個丈夫是個大畫家。她在年青的時候，毫無躊躇地脫離舞台生活，與高特文（Edward William Godwin）——一個對舞台繪畫和裝飾極感興趣的著名建築家——同居，一星期靠三鎊金過活；後來因爲要養活兩個孩子，才接受四十鎊的報酬，回舞台上。她具有高深的表演技

術，現身說法時不必費很大的氣力。她的美麗和銳敏的智慧是希有的，不必靠化裝的技術去表現性格。她的本能是向着美和誠實而發展的。她祇須『據實』表演，便可使劇中人物化為更高超的東西。而且她又能夠把這化身帶出劇院，使她的朋友着迷。她不是那種在舞台上做天才，在舞台下做凡人的女伶。她在劇院外能夠做藝術家，和女人她在信裏常常說要找工作做，又常常說必須賺點錢，但事實上像她這種舞台藝術專門家，並沒有急不暇擇，去做戲賺錢的需要。

（下期續完）

吹毛求疵

有些人專喜歡看外國報，這一半應該由我們的報界負責，不能專怪讀者。

第一，中國報多××與□□外國報不容易碰到。

第二，中國報在××與□□之外，又多了一種？？這是翻譯電訊的人不好。這里有顯例一則：

廿五年七月廿三日某晚報副刊有一篇『舞台雜誌』說『蕭伯納在聽到高爾基的死耗以後，說了以下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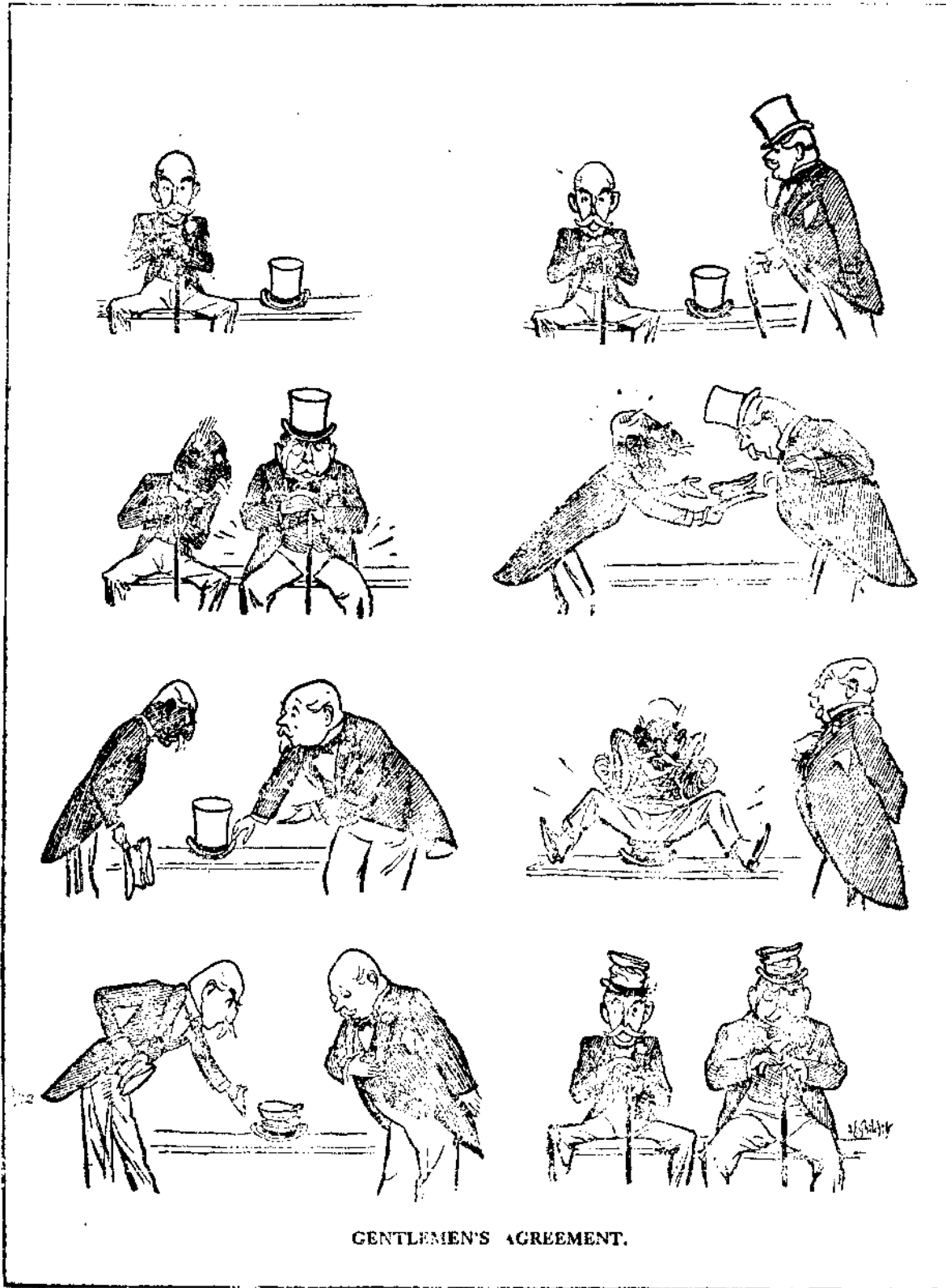
『我敢說，我們十九世紀的作家們全體離世，這是時候了。你們最好準備着我的誄文吧。你們絕不知道的。』據該文末後註明，這句話是（譯自紐約時報）的。

蕭伯納雖是大名鼎鼎的幽默家，可是我們相信他決計不會幽默到如此這般，幽默到進入莫明其妙的境界。爲甚麼高爾基一死，『十九世紀的作家』應該『全體離世』？還有，『你們絕不知道』甚麼呢？真的，我們『絕不知道』。恐怕連蕭伯納自己也『絕不知道』吧，譯者『知』否，恕我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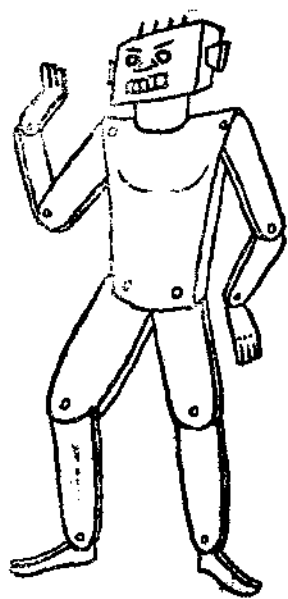
七月廿四日申報文藝週刊登載的蘇聯通訊高爾基的葬禮，則說蕭伯納的唁電說：『和他同時代的十九世紀的作家，從此又弱了一個。』這兩句話那一句是真，那一句是假，還是蕭伯納一時幽默，發了兩封不同的唁電，手頭沒有原文，恕我不敢說了。

紳 士 協 定

轉 載 笨 拙



GENTLEMEN'S AGREEMENT.



克林所創造的機器人真的有記憶力與幻想力。
機器人又進化一步了。

現代科學怪人

胡悲

——George F. Corners 原著。節譯自美國自由雜誌。——

是半夜裏。一個青年科學家很注神地在工作着，他面前有一架箱子似的古怪機器。整個房間都亂紛紛，電線，燈泡，電鈕，栓子，交叉錯雜着，正像一間古代的迷宮。

這青年過半夜還繼續工作下去。

房間裏死寂了一會。突然發出一聲抑制不住的呼喊。

他創造出一種現代奇蹟了！

他會教一架機器想！

不久以後，全世界人士聽見這偉大實驗的成功——一種有腦子的機器——莫不受了極大的衝動。懷疑的疑問風起雲湧了：這實驗有甚麼意義呢？難道這架機器有魂靈嗎？這架機器能不能有它自己的意志？它能不能表示愛好與厭惡？它能不能遺忘與記憶？

一個機器人而會選取食物，會像動物或小孩似地學習，遺忘，這實在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奇事。可是這一位紐約青年所發明的機器，就會這樣。他是在美國馬色秋色州的技術學院裏念書的。

這位二十歲的青年科學家諾曼克林 (Norman B. Krim) 在美國電機學院學生支部裏，很鎮靜地宣讀他的「思想機」的報告，叫在座者都相信他的實驗的成功。

克林所設計的「超機器人」的頭，是放在一個箱子裏的。腳部跨在一輛小車上。可是它有眼睛和耳朵，而且至少有一個未成熟的腦子，可以記憶。

克林先拉機器人的頭，正像女教師拉不聽話的學生的頭髮一樣。機器人似乎厭恨這種待遇，很快地滾開。克林在拉機器人的頭時，他按電鈕，叫一個電鈴響。這手續前後重複了十次，這電腦便自動地聯想了。最後他以不按電鈕，而機器人頭裏的電鈴已經自動地響了。這樣這機器人就學會一件事。它一聽見鈴響，便立刻趕緊跑開。這架「思想機」曉得每當鈴響之時，他就要受到這種虐待的。

第一步表演之後，克林拿一碟菠菜要給機器人吃。機器人沒有表示。機器人先生不曉得菠菜是甚麼東西啦。克林便捏機器人的耳朵，拚命地拉。機器人搖頭了。它的主人既然從小就不喜歡吃菠菜，那麼它又何必吃呢？克林十次拿菠菜給機器人，也拉機器人的耳朵十次，從此以後，機器人便學會不喜歡菠菜了。現在用不着再拉它的耳朵，讓它一看就夠了。機器人就是遠遠地看見一碟討厭的菠菜，它就搖頭，表示不吃。

這時克林決計要教第三課了。他叫機器人看見菠菜就點頭，看見甜菜便搖頭。他教它厭惡它所喜歡的東

西，喜歡它所厭惡的東西。

過了一會兒，機器人便忘記了它所學的事。它祇有輕微的表示而已。我們得重新教它一次才行。

克林的『思想機』是一種奇蹟，不過這種奇蹟，是可以用科學來解釋的。那靈敏的耳朵，是一架會把聲音化成電力的收音機。兩隻眼睛是兩個電光電池，有分辨青色與紅色的能力，至少能從顏色上辨別甜菜與菠菜。這思想機沒有嗅覺，可是這缺點不久就可彌補了。哈佛大學有一位科學家，已經發明了一種『嗅覺機』是一種嗅覺極靈的機器。

假如我們把食物拿近動物的嘴巴，動物嘴中便開始流唾液。俄國科學家巴夫洛夫（Pavlov）用一根骨頭，來引狗流口涎。狗一聞到肉的香氣，嘴中便流唾液，從下巴滴下來。這種反應是立刻就有的。這是一種『原始性的反射作用』。

可是實驗並非就此完結。這位俄國心理學大家每次做實驗時，骨頭一到狗的嘴邊，鈴就響了。後來狗把鈴聲和骨頭聯想在一起。做了多次實驗以後，鈴一響，狗的嘴裏便滿是口涎，不管有沒有骨頭，都是這樣的。這種對『聯想的刺激』的反應，心理學家稱之為『有條件的反射作用』。

克林想他假如能叫機器有同這隻狗一樣的反应，他對於機械的心理觀，便可以進一步的成績。

克林並沒說他能創造生命；他說他的機器是一種與生命相類的東西。不過要創造一種有辨別力的機器，一種像動物一樣，能以嘗試法學習一件事的機器，一種會在迷園中找出一條路來的機器，一種像小孩一樣，可

以訓練起來的機器，這是可能的。

本篇開始時所說的那架機器，是根據一種簡單機器造成的。克林祇要花十五小時，便可以造成一架小機器了。這機器人包括一個箱子，裏邊有兩個電氣發動機，一支燈，和兩個電鈕。這架小機器人有十五吋長，八吋寬。第一個電鈕代表『原始』或自然刺激。第二個電鈕代表『有條件的刺激』。電燈的亮光表示反應的強度。假使試驗者按第一個電鈕，電燈便很亮了。假使他按第二個電鈕，電燈一點也不亮。接着他同時按這兩個電鈕。在他重複這手續許多次以後，他祇按第二個電鈕，這時你看，燈發亮了！不過光度並不很強。這是因為電流創造了一條新路線，這是毫無疑義的。這正像那隻狗把鈴聲與骨頭聯想在一起一樣。

每當兩個電鈕同時按下時，聯想便越變越強了。最後燈光對第二個電鈕的反應，變得正同對第一個電鈕的反應一樣強。『有條件的反射作用』已經達到其最高度了。

這時機器人已學會教他做的事。可是過一會兒，這小機器人就開始遺忘了。假使我們按第二個電鈕，燈上還會發亮。不過光度非常微弱。最後無論你怎樣按第二個電鈕，它一點也沒有反應。這時所教的已經忘掉了。

機器人原是一種理想的東西，由小說家寫在書上的。可是經現代科學家的努力，這理想已經漸成事實了。電器製造家創造了駕駛飛機，輪船，和水雷的機器人。紐約的本薛文尼亞火車站，有一個機器人的門，遇到人影落在一道看不見的光線上時，這門就自動開了。計算機算得比人腦更精細，更準確，可是克林所創造的機器人，真的有記憶力與幻想力。機器人又進化一步了。



在清朗的夏夜，我仰首望天，看到那皎潔的月亮，閃爍的星光和燦燦的銀河，除了覺得大自然的美麗以外，腦海中時常縈迴着幾個問題。這些疑問不外是：宇宙有多大？地球怎樣來的？地球之外還有人類嗎？星球通訊可能嗎？人類和地球何時消滅？現在我們不妨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談談。

宇宙有多大？這個問題現代是無人能解答的。現代科學雖是這樣昌明，天文家所知道的，還不過是宇宙的一個小角落而已。就我們的母星——太陽來說，它不過是一顆極平常的恆星而已。要是我們把它和組成銀河系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顆恆星比較，那真是沒有甚麼可以驚異的地方。至少由我們這些渺小的地球人類，對於數目和太陽的觀念來講，三百萬萬顆的太陽，那真是不少的太陽啊！在這一羣太陽中，做一顆太陽的九行星之一的居民，使我們懷疑我們是否像我們所想的那樣重要。

但是這並不是最駭人的事。要是我們再造出新的儀器，從事窺測空間的神祕，到有人發現「島的宇宙」

(一) 宇宙多大？

(二) 地球怎樣來的？

(三) 地球以外還有人類嗎？

(四) 星球通訊可能嗎？

(五) 人類與地球何時消滅？

神祕宇宙五大問題

陳師超

——H. P. Maxim原著。節譯自科學的美國——

或螺旋的天河星雲，那才是我們開始驚駭之時。據天文家所公認的，天空中已有六十八個星座，而且還繼續有新的發現。每一星座的星，普通都是幾萬至幾十萬顆，但也有多至幾十萬萬顆的。

以前最大的望遠鏡，是美國威爾遜山天文台一百英寸的反射鏡。該鏡已經發現幾十萬條星河，大概和銀河相同，並且發現了許多關於「島的宇宙」的詳情。現在美國已經製就一只兩百英寸的望遠鏡，我們可以相信一俟該鏡裝置完畢，必能發現幾百萬座星河。那麼這樣無窮盡的星球和空間的廣袤，那裏還有止境呢？這真令人驚心蕩魄啊！

看到宇宙這樣的廣大，我們不能不立刻醒悟，我們在地球上到底有多大意義呢？在宇宙間，我們這些有機動物，可以說是等於沒有生命。我人不過是一種附產品。要是我們領悟了我們在宇宙間，是和灰塵一樣渺小，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表示極度謙遜了。

地球是怎樣來的？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加以研究的天文家，為數極多。各專家研究的結果，證明太陽系的九顆行星，是由太陽體內拋投出來的。在幾萬萬年以前，有一顆很大的遊星，走錯了軌道，衝入了太陽的空氣。這顆星所走過的方位，距太陽極近。兩星間的引力，在太陽的面上造成巨潮，致使龐大熾熱的物體，從太陽母體拋投出去。這些物體按照自然律凝結起來，成為球形，並逐漸變冷，而形成為我們今日所看見的太陽之九顆衛星。

地球之外還有人類嗎？在行星之中，只有火星有和地球一樣的大氣。它距太陽較遠，所以所受的熱度也較

少。火星的晝夜是二十四小時零三十七分。晝間在赤道的溫度，平均可以升到華氏表五十度。夜間的溫度，大概降到華氏表零度。在火星上面，也有少量濕氣，所以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在那裏也可以生存。依天文家羅威爾的意見，要是植物在那裏會生活，那麼，動物也一定能夠存在。

又據羅威爾氏觀測火星的結果，聲稱他看見火星面上，有許多直線，並堅持說，那些直線，一定是靈物築造的工程。此外還有極長和圓形的直線，他說這決不是自然界所會有的。截至現在為止，我們還不能夠攝取那些直線的影，所以有人便懷疑牠們是否存在。但羅氏聲稱火星上有那些直線，並以為牠們是將兩極積雪溶化的水，引來灌溉的運河。這就是地球以外，宇宙間還有生物存在的唯一有力證據。

星球通訊可能嗎？現在最動人興趣的，是星球通訊問題。我們目前可以和其他星球通訊的唯一工具，要算無線電波了。要是在幾萬萬顆恆星之間，有幾顆也像我們的太陽，有許多衛星，那麼，其中也必有衛星是處於生命能夠生存的溫度方位。如果在別的星球上，有生物存在着，那麼，必定有一天，人類會用無線電和地球外的靈物通訊。要是星球首次通訊宣告成功了，那麼參與這件事的人，不知道要怎樣興高彩烈呢。地球上所發生的一切驚人事件，那時都要相形見絀了。通訊的初步，必須先計畫一種雙方同意的語言，然後才可以進行。起頭總要先看地球外的靈物是那一種動物。接着要加以比較，因為雙方都不曉得對方是那一種東西，是像人呢或像螃蟹，還是像一粒栗子壳呢？其次是要問「它」是住在那兒？「它」是在那個星球也？「它」是一種有靈性的昆蟲，或是一種有智慧的蔬菜也說不定的。

星球通訊有幾件事是不容忽視的。要是我們所接觸的是我們的鄰居——火星，那麼，要那個信號越過空間達到火星，大約要費兩分鐘。無線電波是一種光，光的速率每秒鐘是十八萬六千英里。由天文的觀點來說，火星是很近的。但是假定和我們通訊的靈物是住在武仙座恆星中的一顆行星上，那麼，從地球發出無線電波，要經過四萬年，才會達到那顆行星。至於那顆行星回答的信號，也要費四萬年才會達到我們地球上。所以將來的人，要和武仙座的星球通訊，是很麻煩的。

人類和地球何時消滅？現在我們可以計算人類在地球上大約可以活多少時候了。這要完全靠我們的太陽。太陽必須繼續供給我們適量的熱度，這種熱度不得超過華氏表一百五十度。也不能低到零度下一百度。在這個溫度的兩極限之間，也不過兩百五十度。要是我們曉得有幾萬萬種東西，其溫度可以高到幾百萬度，也可以低到零度下幾百度，我們就會了然人類生存的溫度範圍，是多麼有限的了！要是一旦太陽跟我們開玩笑，其所放射的溫度突然跳出華氏表二百五十度的範圍，人類不是就要死得一乾二淨嗎？

但是地球上的溫度，在幾百萬年以來，還算很少變動，看其趨勢，好像再過幾百萬年，還會照常維持這種溫度的。太陽的放熱是要銷耗物質的。太陽爲了維持目前的放熱，每日所燒燬的物體，不下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這就是說這顆可憐的太陽，今天比昨天減少三千六百萬噸的重量！要是用我們人類的標準計算，這樣巨大的銷耗，實在不能夠維持多少時候，但是人類的標準不是天文的標準。太陽的重量還是非常巨大，要曉得太陽的重量有減少，最低限度我們要向後推算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年，才稍

能覺得。在那時候，太陽的重量約比現在重兩倍，而牠的光和熱，也強兩倍。

從反面來說，太陽自然是一顆在消滅中的星球。牠每年喪失了一些重量，同時也喪失了牠的引力和熱度。換言之，我們相信幾百萬年之後，地球必定離太陽愈遠，而太陽也要漸漸冷下去。這就是說，時候一到，地球和太陽都要因冷而燬滅。人類自然也要絕跡了。

這是一種悲觀的論調，有一點可以寬慰的是：要這件事實現，還要非常長久的時間呢。大概總要幾萬萬萬年吧。人類在地球上既不過五十萬年光景，可見地球上的事，才在開始呢，我們又何必抱杞人之憂？

一百萬年後，我們人類要變成爲甚麼樣子呢？如果我們繼續增進學問，像幾千年來一樣，我們的前途，真是不可想像啊！這樣一來，我們便連帶想到最後一個問題了。要是沒有意外的事變發生，而人類繼續發展，對於學問的進步，日益迅速，那麼，智慧對於宇宙，會發生甚麼影響呢？難道智慧就是創造宇宙的最大目的嗎？最後，智慧能夠支配宇宙，控制天體的軌道，和指揮進化嗎？

由上文的解答，我們對於這運行中的偉大機構，不期然而生出兩種矛盾的感想：一方面覺得我人置身宇宙間，是渺小無意義的，和灰塵並沒有兩樣；他方面覺得人類前程遠大，因而發出奮發韜勵的雄心，回味「人定勝天」這一句話，大有實現的可能。然而這樣大規模的宇宙，到底是爲甚麼而存在的，這始終還是我人唯一的疑問。



地球在生理上也有反常的病徵了。

地球的劇變

洪鶴

——節譯自一九三五年二月廿三日德國科倫科尼其圖畫日報——

戰爭不是氣失業告訴我們地球患了嚴重的心理病態。可是最近據科學家說，地球在生理上也有反常的病徵了；許多飛鳥更改了居住的地方，走獸也大批移居，在植物國中，因為氣候的不同，許多花草的香氣也變了；海灣的水流與空中的大氣流都在改變方向；在南方，冬季來得比以前早；過去熱帶區域是從來沒有下雪的事的，可是現在有了，至於北方一帶呢，溫度反而增高。

前年夏天橫掃北半球大部的旱災，據說是二十年「亢旱時期」的一部份，跟着這「亢旱時期」者是二十年「多雨時期」。有位法國學者說，地球逐漸乾涸了，可是事實上地球的水份還是不變的。乾涸的原因是因為氣流的改變影響到雨量了。英國政府研究出另外一套理論，說在無線電報盛行的區域，大氣中所受的電力太强了。自從無線電台建立以後，在向來天氣乾燥，溫熱的地帶，狂風暴雨增加了，有時候在亢旱時期，暴風雨竟成慘災。

同時，美國白德南極探險隊到小亞美利加去，報告南極在隆冬時有熱浪。在五月二十二日，溫度是攝氏零下二十八度。兩天後，溫度驟增至零度上二十五度。在五月二十九日，溫度表是零度下十一度，第二天增加到零度上十四度，再過一天，又增至二十度了。

在英國時計學會開會時，有兩位天文學家宣稱地球轉動的速度已有改變，不能再含含糊糊，以為是固定的了。從一九二五年到現在，地球轉動的時間，已經延長了四十五秒鐘。地球轉動的時間為甚麼會改變，原因還不敢確定，不過月球，太陽，與靠近地球的星球的引力，有相當的關係，這一點却是很明顯的。地球轉軸角度的變動，對於南北極的移動與氣候的變更，說不定也有相當的關係。



現代科學偵探神技

夢谷

—— Jack Alexander 原著。節譯自郵報什誌 ——

- 香煙頭與火柴根 —— 外紫光 —— 紙灰 —— Moulage —— 脚印
- 保存法 —— 色澤測量器 —— 荷蒙泥 —— 顯微鏡 —— 顯微攝影機
- 暗殺犯 —— 兇報案

顯微鏡，顯微攝影機，色澤測量器，和石膏模型，是從來不撒謊的。這些東西會在人證不全的地方，找出證據來。歐洲各國有許多犯人，因為警局在實驗室中從丟掉的香煙頭或劃過的火柴根上找出證據，而被處死刑了。在美國一些城裏，祕密偵緝專家，往往根據很巧妙地搜羅到的相片，測量法，與推斷法，把犯人送上絞架。

外紫光器在察看假冒的文件和查驗各種可疑的紙片上，是有很大的價值的。比方說，一張贗造的偽鈔，在紫光之下，呈現白色；一張真正的鈔票，便顯出紫色。許多用肉眼看起來是一樣的紙片，用外紫光線一照，便顯出很多大不相同的地方。

美國紐傑西地方有一件殺人案，是由外紫光線解決的。在出事的地點，發現一件衣服，詳細檢驗，並看不出是誰的，可是用外紫光線一照，衣服上是現了一個名字，從這名字而抓到那犯人，最後那殺人犯被判死刑了。

改竄過的文件，在外紫光器之下，呈現奇跡。很小心地用化學的方法塗抹掉，用肉眼一點也看不出什麼痕迹的數字，在外紫光下，突現很明顯的浮雕。

另外一種同樣靠得住的技術，是把燒過的信件，從火爐中拿出來，還可以把其中的筆跡，看得清清楚楚。把那些起縐紋的紙灰拿來，小心夾在感光板中，放在暗室中數星期之久。把這些板用藥水沖洗一過，那些輕脆易碎的黑紙片，便現出原來的筆跡，因為紙張本身與黑水，對感光板起了不同的反應作用。

“Moulage”是初學實驗室工作者很早就碰到的一個名詞。專家斷定窗檻上痕迹是用什麼鐵棍，鑿子，或別種器械所砍的；“Moulage”便是指這種斷定的手續。這種手續，可以斷定竊案是同一個人所犯的。拿一片半

耗薄的鉛片，放在竊賊的器械所留的痕跡上，再用一種像木刻家所用的器械，把鉛片壓到那些凹下去的地方。後來把鉛片拿下來，便得到一個竊賊破窗時所留下的痕跡的副樣了，於是把這種副樣順序保存起來。從嫌疑犯家中所抄到的竊器，往往被拿來做實驗，把留下的痕迹，拿來和保存着的副樣比較。假如所留的痕迹與副樣互相符合，可是還有疑點，那麼就可以把顯微攝影機推出來用，把那些可疑的痕迹，放大一千兩百倍，以作更準確的比較。

在科學的犯罪學中，把脚印準確地保留起來，是一種主要科目。從一腿到另一腿的身體重心轉移紀錄，可以幫助科學偵探斷定犯人走路時的特異點，或是他離開犯案地點時是用走的還是跑的。普通鑄造脚印模型的方法，是用很細的噴霧器，把蟲膠片輕輕地噴在脚印上，使脚印上的泥塵不至變形。等到蟲膠片乾時，再把滑石粉撒上，於是這脚印便可以由石膏來鑄造模型了。就是雪地上所留的脚印，也可以利用接木匠所用的膠水使之堅硬。

色澤測量器的主要用途，是斷定寫字所用的墨水，比方說，一封恐嚇信上所用的墨水，是否從嫌疑犯家中所抄出的那墨水瓶中來的。

荷蒙泥(Homonit)，一種瑞典的專利品，叫紐約的專家能夠在人類的皮肉上，鑄造出很準確的模型，連每一個汗管都赫然畢現。在殺人案中，這種「荷蒙泥」也可以用來鑄造傷痕的形狀，在抓到嫌疑犯時，當局便可以很快地斷定他的武器能否造成這種傷痕。鑄造死人的臉形，叫無名的尸首較易有人前來認領，也是試驗室

中的另外一門工作。在試驗管上頭的架子上，有一個女人的面模，這女人是在東河淹死三個月後才發現的。試驗室中有位專家，就做起雕刻家來，根據骨頭尺寸的比例，用石膏把那女人的臉，重造起來。他把那模型染上顏色，叫它顯得更像真。因為這女屍已經臉目模糊了，所以假使有人前來認領，祇好根據這石膏模型了。

至於顯微鏡呢，它可以從被害者衣鈕上所扣下的一股頭髮，根究出那殺人犯由放大髮根外皮的破裂，它可以表明一根頭髮是猛力拔出來的；它能分辨人類的髮與動物的毛；它叫專家們能算那幾股頭髮，斷定這些頭髮是剪斷的還是拔斷的。顯微鏡對於分析血的線索，也有很大的幫助。它能分辨人血與其他動物的血，把血滴的形狀放大起來，專家可以斷定那流血的人是在走動或靜止，假如他在跑的話，又可以斷定他向那一方面逃去。

許多年來，在各地解決罪案中，科學是很重要的一份子。埃及開羅地方的警察，根據一些散亂的香煙頭，而捕獲一個企圖暗殺蘇丹富臣 (Sultan Hussein) 的犯人，那些香煙頭，是該暗殺犯在一間廉價的房子裏靜候拋擲炸彈時，神經質地扔在地板上的。經過顯微鏡檢查以後，發現那些煙絲切得特別精細，偵探隊曉得開羅祇有一家烟店做這生意。檢閱喜吸這種香煙的長期主顧名單，他們找到一個因為別種原因而犯有嫌疑的人名。

把那些香煙精細地測量以後，發覺在他家裏所抄獲的香煙，與在那暗殺屋中所找到的香煙頭，直徑完全相符。這種證據當然不夠判人死罪，不過這樣一來，警察可以集中他們的偵察力，終於把他判了死刑。

美國科學警察史中最驚人的巨案，要算加利福尼亞河濱地方的那史各一案了。那史各因為在他農場上殺害兩個男孩，被判死刑，雖然那兩個男孩的尸體始終不曾發現。普通恐怕沒有人會相信，罪體可以用推論法斷定的吧，此案可說是由顯微鏡與顯微攝影機破獲的。

在此案的幾種線索中，有一頂在農場上找到的舊帽子，帽子上有一個搗碎了的商標。從顯微鏡的神眼下，終於找出了製帽店的名字，那兩個男孩的父親，證明有一個小孩正戴那種帽子。用顯微鏡檢查那史各寄給那父親的信，證明那些信紙是從農場上圖書室中的書上拆下來的。桌子上也發現與寄那些信的信封完全一樣的信殼。偵探並且在那間幽禁這兩個男孩的房間裏，發現一幅用粉筆畫在木板上的粗陋幼稚的圖畫。搜索那個房間，又發現了一段粉筆。那父親證明這是一個受害者所常帶的那種粉筆。

在顯微鏡下一看，粉筆頭起一種正和那木塊痕迹相符的皺紋。發掘那個掩埋孩屍的淺墓後，偵探發現一顆牙齒，多片腳指甲，幾塊手指骨和腳骨，這些都是重要的證據，顯示有人在那裏被害。兇手是先把兩孩掩埋，然後再發掘出來，很神祕地毀屍滅跡的。

下期預告	
史丁……神祕光線	默然……紐約的貪官污吏
許以牧……火山旅行	田望中……間諜橫行的美國
黃嘉德……山額夫人	洪鵠……飛行遇險記



怎麼辦呢？我從來沒遇到比教育兒童更複雜，更麻煩，更困難的事。

爸爸的日記

黃嘉音

——某父親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七月份倫敦婦女什誌。——

博兒已經不小了，他現在已經十歲了。

從他兩歲多起，我時常寫點日記，把他用甚麼態度對付我們，和我們怎樣對付他，記錄下來。其中有幾段也許讀起來很有趣。從這些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普通父親，想用現代新教育法來訓練他的愛兒的苦心。

「我弄的。我畫人，」他立刻回答。

我告訴他說我很兇，叫他別再那麼弄。他答應了。一九二八年正月十六日 我昨天對他很兇，沒想到今天便會有這種結果。據我們所曉得，這是博兒第一次扯謊。

一九二八年正月十五日 今天我們把他放在廚房裏，幾分鐘後，發現有人在地上塗鴉，弄得滿地一塌糊塗。

今天早晨，他又發生藝術興趣了，這一次他所用的畫布，是客廳的牆壁，「爸爸叫你別這麼弄，你爲甚麼偏不聽話？」

「是誰弄的？」我追問。

「不是我弄的，」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
「那麼是誰弄的呢？」

「叭兒。」

唔，我們相信叭兒很會搗鬼，它會偷骨頭，也會抓破椅墊，可是說我們的狗會在壁上畫圖，是誰也不相信的。所以我就給博兒一篇很長的教訓，告訴他扯謊的害處。

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 我真掛慮博兒這種撒謊的習慣。今天早上，博兒說他不曉得飯廳火爐裏的新聞紙灰是誰燒的。幾分鐘後，我又看見他在丟紙頭進火爐架了。

「要是你承認了，」我說，「我就不罵你。」

「我承認，是我做的，」他說。他伸出小手來，說，「給你打一下。」

這樣的小孩，又有甚麼辦法對付呢？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 叫他承認做錯事，也有一種害處。要是責罰他，就是教他撒謊，把「罪惡」隱

藏起來。要是不責罰他，他就以為可以隨其所欲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三日 我在想法子找人來幫助我解決最近的難題。我們一直教他不要再小孩脾氣，為一點甚麼小事就放聲大哭。每當他在我跟前要哭時，我總叫他咬唇。

最近我在書上看到這樣是不對的；書上說這樣叫小孩抑制自然情感，對於小孩的神經系，有莫大害處。

怎麼辦呢？我從來沒遇到比教育兒童更複雜，更麻煩，更困難的事。

一九二八年六月廿七日 他逐漸長大了。今天我初次帶他出去剪髮。把他的鬆髮都剪掉了。

剪完頭髮以後，看起來真像個小大人，我覺得非常得意。

我們回家時，媽媽愛玲娜看他一眼，就衝上樓去。

我覺得奇怪，也跟她上去。她哭了。

人生真複雜極了。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 愛玲娜的母親來吃

茶。博兒伸手拿桌上的茶杯，愛玲娜吩咐他別拿，叫他
把茶杯放在桌上。

「別一直禁止他，」外祖母說。「拿茶杯有甚麼
害處呢？」

這小孩懷疑我們禁令的是非了。他天天看見愛
玲娜和我拿茶杯；為甚麼他就不能拿呢？特別是外祖
母似乎以為他可以拿。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愛玲娜的母親真

叫我們不知如何是好。

上次我們在她家裏，博兒拿鉛筆鑿一隻舊柳條
椅座的洞洞。我叫他別這樣弄，可是外祖母立刻說，那
椅子是舊的，隨他怎樣弄也不要緊。

今天我們去看一位愛玲娜的老同學。我們出去
還不到十分鐘，博兒已經把一根鉛筆穿過一隻新籐
椅座了。

這位老同學覺得不開心。她一定以為這小孩被
教壞了，因為我沒打他。我想起來也覺得非常不快。他
外祖母不但容許他這樣做，並且鼓勵他做。他怎會曉
得同樣的動作，有時是天真的遊戲，有時又是頑皮呢？

一九二九年三月廿七日 我最顧慮的恐怕是
他的撒謊和別人的干涉吧。

我一直想盡我所能，用合理的方法來改正他的
錯誤。至於別人的干涉，我是沒法子想的。

今天早晨，我聽見他告訴女傭，說花園裏有一隻
獅子。我不應該把這句話看做謊話；祇能說是小孩的
狂想而已。

女傭告訴他，說他扯謊，說他真頑皮，又說他說，

假如他再撒謊，她要割他舌頭。

博兒害怕了，便哭着來找我，我當然不讓他嚇壞，便告訴他那是說着玩的。這樣等於說女傭撒謊了。

老實說，我弄得一天比一天糊塗。

一九二九年五月八日 那天博兒聽見愛玲娜叫我的綽號，彌兒也立刻叫我做彌兒了。

我當時沒改正他，後來細心一想，我以為我是對的。我既要博兒做我的老伙伴；那麼又何必在彼此間隔起一道鴻溝來呢？我想，要禁止他喊我綽號，而叫他一定要叫我『爹』或『爹爹』的惟一理由，不過是要撐起一種不自然的尊嚴而已。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 愛玲娜的母親聽見

博兒叫我『彌兒』

她震駭了。她說這小孩會不尊敬我；我會管不住他。又說了許許多多話。

我回答說，我並不想堅持叫他尊敬我——假如沒人教他而他自行不尊敬我，那是不值得他尊敬。至於管束他呢，我用老套頭說，我始終要用合理的態度對付他；要禁止他做甚麼事時，總要先想想是否合理，我希望這樣一來，他會曉得怎樣管束自己，我想這是最要緊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 今晚和哥哥談論尊敬與權威問題，我竭力主張父母應該容許小孩叫他們的小名。

却爾士真狡猾。『你以為老法子全錯了嗎？』他問道。『那麼你一定覺得自己十分可憐了。那些老法子不是對你很有害嗎？』

這句話是很難答辯的，我又疑心自己在愚弄自己，作繭自縛；用已經有相當成功的舊式教育法來教育博兒，究竟是否一樣呢。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博兒今晚害我嚇了一跳。他告訴我，他較喜歡聖誕老人，而不喜歡上帝，因為上帝不拿禮物送他。

我想父母中十個一定有九個告訴小孩說，說這種話很刁皮。不過我不能這麼說，因為他所以會說這些話，完全是因為我告訴他說聖誕老人和上帝一樣，是看不見，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

假如我是個野蠻人，人家要我在這兩個上帝之間選擇一個，我會不選有存在證據的那一個嗎？我當然會這樣選。兒童的思想和野蠻人的思想是差不多的。

我想最好的辦法，是別再告訴這小孩說有兩個上帝，換句話講，就是告訴他說沒有聖誕老人。不過要是我這樣告訴外祖母和姑母們，她們不知要怎樣驚駭呢。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 我希望會曉得怎樣叫博兒明白錢的寶貴。他一不花錢便覺得不暢服，不過愛玲娜和我都覺得他的脾氣和我們一樣，我們得盡力想法子去改良他。

我們到一個偏僻的農家去住了幾天。他一直抑制不住，老想花錢。今天下午我讓步了，我們走了兩里路去買糖。

我們到糖店時，他一直走進去，說要買一先令圓糖。

我施行做父親者的威權，可是現在叫我掛慮的問題是——強力的壓制是否利多於弊？換句話說，倘若我現在叫他小心用錢，將來他可會反而亂花亂用？反之，倘若我現在隨他去花，他長大時可會省錢？

我希望我會曉得。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我希望我的兒子對

於宗教，不會有甚麼偏見，我的目的是要叫他敬仰各種宗派，不叫他專信一種。

當他問我上帝是誰時，我照我的信仰，很簡單地對他說。我提起雨，太陽，花的生長，等等。

「喏，這些現象不能自行發生啦，孩子，」我誠懇地說，「世界上的人都覺得如此。大家都曉得有個偉大的人物創造世界，叫宇宙運行下去。大家叫他做上帝，至於上帝的形像如何，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可是沒有真曉得上帝像甚麼樣子的人。我們祇曉得有個非常偉大的人物做這些事。」

他沉靜地坐了一會。接着輕聲問道：「爹爹，不是你，是嗎？」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 和大多數的父母一樣，愛玲娜和我一直恐怕博兒會問起和性有關的問題。我們時常很詳細地討論這問題；我們看了不少現

代兒童性教育的書。我們的結論是最好用漠不關心的態度，誠實地答覆他的問題。

今天他告訴我們說，一個朋友家裏貓生小貓了。

「貓怎麼會有小貓的，爹爹？」

恐怕是很笨的吧，我回答說：「她生小貓啦，孩子，正像母雞生蛋一樣。」我頭也不抬地看我的報，倘使他問我愛斯基摩人為何穿皮子，我的漠不關心的態度，也不過如此。

「它們是從那兒來的，爹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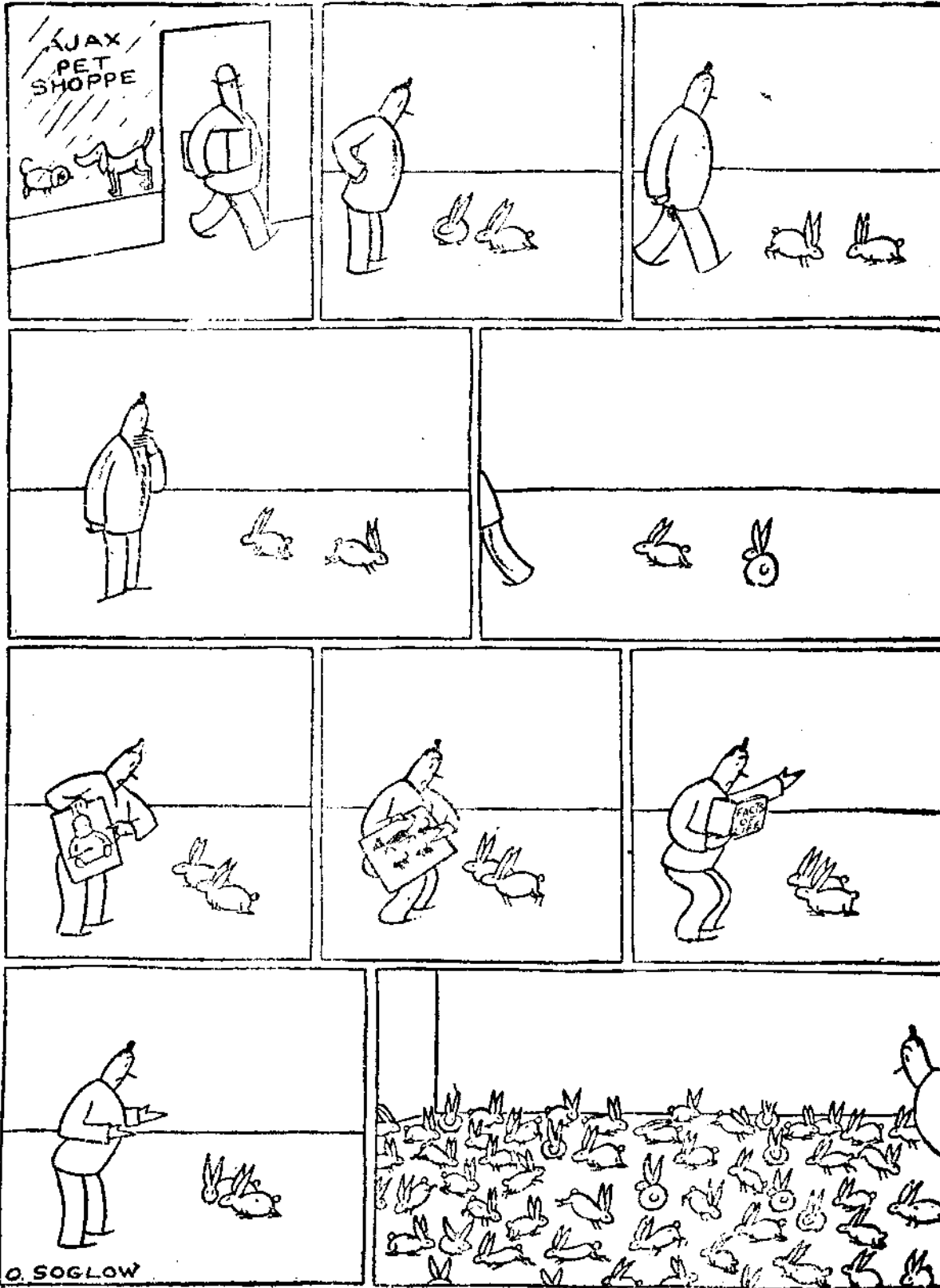
我死釘住我的主義。「在貓肚裏，孩子。她把小貓帶在近心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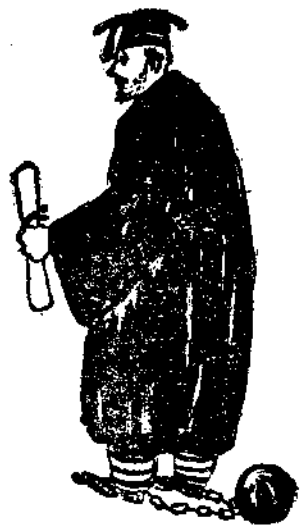
「噢！爹爹，是「飛行的蘇格蘭人」牌飛機快，還是「斯乃特」牌飛機快？」

現代兒童教育家的話是對的。

性 教 育

轉載紐約客





四年的大學生活，簡直不會使我有處世的相當準備，不會使我自己或將來要接觸的人。我在獄中所受的教育，將成爲我今後專業上最有價值最合實用的南針。

出獄的大學士

藍萍心

根據當局的統計，美國最大的監獄星星監獄在一九三五年有三十六個囚犯是大學士，而且多數畢業於大學。在新囚犯中，二百零二個是中學畢業生。爲甚麼智識分子犯罪入獄的這麼多呢？我國一定也有這種可怕的現象，可惜現在沒有相當的統計，可做研究的根據。這是一個極嚴重的社會問題，值得教育家的密切注意。本文節譯自監獄生活故事什誌，原名「我是兩間大學的畢業生」，著作 Lewis E. Lawes 係星星監獄獄長在職至今十六年，是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於監獄生活的改革上，建樹甚多。此篇以一個出獄大學士的自白爲骨幹，抨擊現代教育制度之不當，讀來令人感慨無窮。——譯者識

一天早晨，一個將要出獄的囚犯對我說了一些話，使我頗為驚異。

「早安，盧斯教務長，」他笑容滿面地說。

我叫他有話明明白白說出來。

「你知道的，教務長，不，我應該叫你做獄長吧？大學在學生畢業時，照例要頒給學位。我曾在本國一間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畢業，得到

學位。但是如果智識的獲

取可做一種標準的話，我

的文憑是名不符實的。我

在這監獄裏至少學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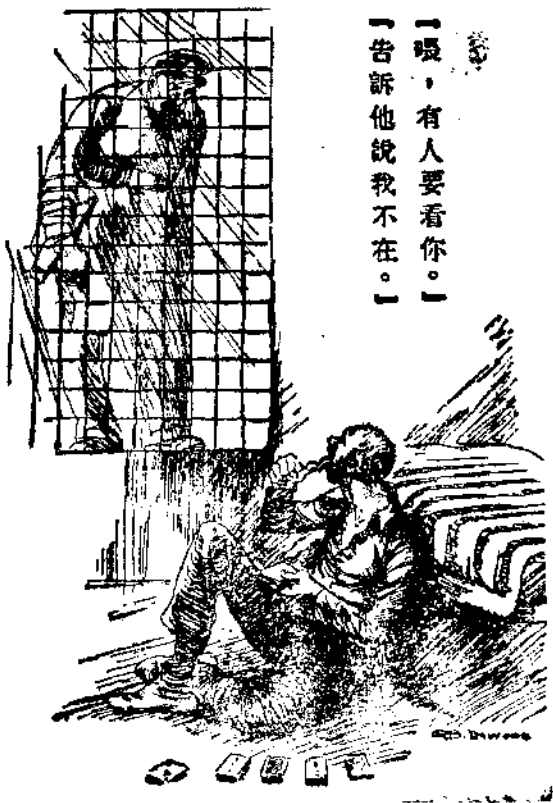
些東西……我現在認識

自己了，我在某種程度內

也能夠了解我的同伴了。

「謝謝，獄長，我現在可以說是兩間大學的畢業生了。第一張大學文憑僅是我的店窗裝飾，沒有別的用處。由社會環境看來，你給我的學位，也許是我前途的一個障礙，但由我個人看來，這却是無價之寶。」

在我擔任星星獄長的多年生活中，我不幸須做許多大學畢業生的保護人。可是沒有一個對我說過懷德



「喂，有人要看你。」
「告訴他說我不在。」

請你給我一個學位——

甚麼名稱都可以。」

我在驚愕中答道：

「好的，懷德先生，依

你的話，你已經得到你要

我頒給的學位了。盧斯大

學封你做學士，你叫它甚

麼學士都可以。」

所說的話。許多著名的教育家常常說，教育是犯罪的救星。真的嗎？這個人的經歷，也許可以給我們一點事實的根據。他有些見解是不足取的，但依然值得我們的沉思和考慮。

在懷德出獄一個多月後，我寫信請他把他對我發表的意見詳細寫出來。下面是他的話。

在十七歲以前，我的童年生活和一般美國兒童一樣。十七歲那一年，我進東部一間著名大學念書；這間大學創設於革命戰爭前一百餘年，具有悠久而光榮的歷史。我的專修科是法律。大家以為一個人念過大學，便會成為有理性的人類。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謬見。根據生物學的原理，人類與其他哺乳動物的唯一分別是：人類具有高深的理解力。由理論上講來，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在使人有清晰而聯貫的辨別能力。

今日的大學教育，著重所謂大量生產，難得叫學生練習自己獨立思想的方法。學生要求教授替他們工作，希望教授演講，援引課本裏的詞句，使教育自己的工作容易些。這種習慣，使學生將來減少精確理解的能力。教育機關在其他方面也失敗了。它們也許會把人類公認的原理，定義及其他已知的原則批發出來，却從來不把人類間的實際關係教給學生。

不消說，四年的大學生活，簡直不會使我有處世的相當準備，不會使我自己或將來要接觸的人。我承認這一半是我的錯處。雖然如此，我畢業之後，沒有應付社會困難環境的訓練，這是應該由現行教育制度負責的。

我還記得大學校長對我們說的話：

「依一般的見解，這張文憑是你們已受教育的證書。這並不是事實。你們懂得的事實很少。然而，你們幸虧知道學問無止境。這就是大學教育給你們的覺悟。」現在我覺得那博學的校長，應該進一步教訓我們說：「你們不知道自己，更不知道你們週遭的世界。」

我記得在大學裏所

讀的課程，尤其記得歷史一科。我們知道經濟因素是歷史發展的最大原因，可是學校教歷史時，並沒有使學生看見這個背景。歷史的教授始終是以愛國主義或侵略觀念為中心，含着濃厚的偏見色彩。

把他所教授的世界偉大思想的原理實行起來，我後日一定跑到瘋人院去，不會跑到監獄去。我們在課室裏確也討論過一些甚麼人生觀。可惜教授不曾預戒我們說，這些觀念不能完全適應今日的世界。我所受的訓練，教我們怎樣在烏托邦中生活，不是在今日的世界中生活。



大學教授明明知道某些理論和定律不合實用，或不盡確實，却大言不慚地解釋出來；這種心理真是令人難於索解。

教我哲學的教授，是個沒有哲學意味的人。他居然相信哲學可以使人有更好的人生觀。如果我

畢業不久以後，我得到一個教訓：如果一個人找到發財的方法——方法之正當與否自然沒關係囉——他便可以捐一點錢給大學校或宗教機關，去博得慈善家的美名。他可以大言不慚地站在講台上教訓青年，叫他們去過勤勉誠實廉潔的生活。這些人著重「誠實」、「廉潔」一類名詞，使人家沒有機會可以搶奪他們的造孽錢。

在大學裏，我只在法科最後一年得到一個切合實用的忠告。那友善的教授對我說：「如果你要做個成功的律師，請你聽我的話。從畢業到三十歲這幾年間，拼命工作；然後娶個富家女，這樣你當然會飛黃騰達起來了。」我那時把他的話當做耳邊風，毫不注意。

一個人在青年時代，最需要人家的指導。美國社會為甚麼全沒注意到這一點呢？許多人為甚麼蒙住自己的眼睛，相信大學是教育機關呢？學生在教授的指導下，永不曾認識人類行為的根本要素。

依我們所得的教訓，律師是高尙的職業，具有最高的道德標準。我帶着這種歪曲的觀念，於一九二八年開始在紐約執行律師業務。我靠着祖宗的福蔭，繼續父親的法律事業，不久獲利漸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也佔着頗重要的地位。

當我發見紐約城最高尙最莊嚴的大律師都在幹下流不法的勾當時，我覺得非常驚異。我不曉得那些法界領袖為甚麼言行矛盾，知法犯法。我記得美國律師公會嚴厲責斥一個行為不法的小律師，同時却選出一個受過賄賂，聲名狼藉的壞蛋做書記。

我在第二間大學時，比較有自省的機會。我常常分析自己的思想。我爲甚麼沒有能力，可以對付那些次次欺騙我的狡猾之徒呢？

當我受人家無理的攻擊，受人家可惡的欺騙時，我在氣憤填胸之下，做出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了。如果我當初受過適當的教育，我一定不會幹出這種壞事來的。如果我由學校教育，知道人類不全是克己無私的好人，知道有許多人是互相爭奪欺詐的禽獸，那麼我一定不至於在這羅斯大學受第二次大學教育的。我是犯了萬惡不赦的罪入獄的。但我現在明白了，我知道爲甚麼在犯同等罪的七人中，六個依然可以逍遙法外，被視爲社會的體面人士和要人，而那不幸的第七人，却變成囚犯了。

我不想搖尾乞憐，求他人的同情。我只想把這件於我意義重大的事情，敘述出來。

人們平時笑容滿面，和善地輕拍着我的肩頭，可是當我在患難中最需要幫助時，他們躲得無影無踪了。如果他們抱着純粹否定的態度，忘掉我的存在，他們可真給我莫大的恩惠了。可是我雖盡力幫他們的忙，他們却反而用狠毒的手段來報答我，使我非常難堪。我在獄中所受的教育，將成爲我今後事業上最有價值最合實用的南針。我現在知道甚麼叫做真正的友誼了。

我在獄中最親密的朋友，是個被判二十餘年徒刑的犯人。他曾經把真誠純潔的友誼給我。我對愛情的態度，現在也完全改變了。在我看來，愛情除肉慾外，毫無意義。我已經結婚，但我承認這段婚姻，是受外力壓迫而締成的。事實上我們雙方並沒有澈底的互相了解。當我不幸鄰鑄入獄時，我又得到一個證據了。她乘我患難的時

候背棄我，跟我離婚。

我毫不猶豫地說，我被社會送入第二間大學，是我莫大的幸福。由社會的觀點上看來，我的新學位是要不得的。然而，我知道我現在已經有相當的學識，可以走上事業成功之路了。我現在認識了週遭的人們，尤其認識了我自己這種必要的智識，是我早年應得而未得的。我的慾望已經不以財富的堆積爲中心了。

當一個人被關在監房裏時，世界變大了。在我的想像中，幸福不再是一大串的宴會和無意義的活動。自然之美使我看見另一個新世界。多麼少的東西，就可以使人覺得心滿意足啊！音樂，書籍，美術，跑來拯救他。心靈的安靜便是我的目標！我今後將用另一支碼尺去衡量「成功」了。

物質享受的缺少，使人更會看出必需品的價值。我從前以爲有許多東西是絕對必要的，可是入獄以後，沒有它們也可舒舒服服過日子；因此我認識甚麼叫做人生的實際價值了。我有資格接受星星監獄的學位。這學位代表我一種切實的成就。我覺得很榮幸！

懷德的話說到這裏完了，我現在由他附來的信中，摘錄幾句話來結束這篇文章。

「獄長，我不恨社會。反之，我感謝社會把我年青地送進你的大學。以我從前的生活方式而論，我如果不早進監獄，一定會遇到更大的災難。我希望上頭所說的話，不至於給人一種「狐狸嫌葡萄酸」的錯誤印象。我不敢對你說，我從來不會這麼快活過，我現在所過的新生活是幸福的。謝謝你給我的好處！」

我記不起有第二個囚犯感謝社會送他入獄。



筆 花

- 一張像她的頭髮那樣鬆曲的嘴。—— Natalie Shipman
- 一陣用過後縮回去的微笑，好像一條緊張的橡皮帶。—— Sinclair Lewis
- 一陣少他三十歲的微笑。—— Sax Rohmer
- 他有一種糖漿，可是倒不出來。—— Gertrude Steirs
- 一個拖得像宴後演講那麼長的臉孔。—— Faith Baldwin
- 一叢像未來事件的陰影的鬍子。—— C.N. and A.M. Williamson
- 一陣微風吹動着樹木的裙裾。—— Phyllis Bottome
- 一個和嬰孩的良心一樣清新的黑夜。
- 像馬路交通燈那樣地大公無私。—— Howard Key Bartow
- 像未上發條的鐘那樣精疲力竭。—— Maristan Chapman
- 父親的心境，被一陣早霜感染着。—— Susan Glaspell
- 那隻狗兒拖着一條升半旗的尾巴跑開了。—— Chester Bailey Fernald

浮英對照浮生六記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ONE: WEDDED BLISS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issue)

This was on the twenty-second, my wedding night. On the twenty-fourth, my own sister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and as there was to be a national mourning and no music was to be allowed on the twenty-third, we gave my sister a send-off dinner on the night of the twenty-second, and Yün was present at table. I was playing the finger-guessing game with the bridesmaids in the bridal chamber and being a loser all the time, fell asleep drunk like a fish. When I woke up the next morning, Yün had not quite finished her morning toilet.

That day, we were kept busy entertaining guests and towards evening, music was played. After midnight, on the morning of the twenty-fourth, I, as the bride's brother, sent my sister away and came back towards three o'clock. The room was then pervaded with quietness, bathed in the silent glow of the candle-lights. I went in and saw Yün's woman servant was taking a nap below the bed, while Yün had taken off her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一 閨房記樂

——續前——

廿四日爲余姊于歸，

廿三國忌不能作樂，故

廿二之夜卽爲余姊款

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

房與伴娘對酌，拇戰輒

北，大醉以臥；醒則芸正

曉粧未竟也。

是日親朋絡繹，上燈

後始作樂。廿四子正，余

作新舅送嫁，丑末歸來，

業已燈殘人靜；悄然入

室，伴嫗睡於床下，芸卸

bridal costume, but had not yet gone to bed. Her beautiful white neck was bent before the bright candles, and she was absorbed reading a book. I patted her on the shoulder and said: "Sister, why are you still working so hard? You must be quite tired with the full day we've had."

Quickly Yün turned her head and stood up saying: "I was going to bed when I opened the book-case and saw this book and have not been able to leave it since. Now my sleepiness is all gone. I have heard of the name of *Western Chamber* for a long time, but to-day I see it for the first time. It is really the work of a genius, only I feel that its style is a little bit too biting."

"Only geniuses can write a biting style," I smiled and said.

The woman servant asked us to go to bed and left us and shut the door. I began to sit down by her side and we joked together like old friend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separation. I touched her breast in fun and felt that her heart was palpitating too. "Why is Sister's heart palpitating like that?" I bent down and whispered in her ear. Yün looked back at me with a smile and our souls were carried away in a mist of passion. Then we went to bed, when all too soon the dawn came.)

As a bride, Yün was very quiet at first. She was never sullen or displeased, and when people spoke to her, she merely smiled. She was respectful towards her superiors and kindly towards those under her. Whatever she did was done well,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fault with her. When she

粧尙未臥，高燒銀燭，低垂粉頸，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因撫其肩曰，『姊連日辛苦，何猶孜孜不倦耶？』

芸忙回首起立曰，『頃正欲臥，開櫥得此書，不覺閱之忘倦。西廂之名聞之熟矣，今始得見，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

余笑曰，『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

伴嫗在旁促臥，令其閉門先去。遂與比肩調笑，恍同密友重逢，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爾耶？』芸回眸微笑，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擁之入帳，不知東方之既白。

芸作新婦，初甚緘默，終日無怒容，與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處下以和，井井然未嘗稍失。

saw the grey dawn shining through the window, she would get up and dress herself as if she had been commanded to do so. "Why?" I asked,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gossip, like the days when you gave me that warm congee." "I was made a laughing-stock on account of that bowl of congee," she replied, "but now I am not afraid of people's talk; I only fear that our parents might think their daughter-in-law lazy."

Although I wanted her to lie in bed longer, I could not help admiring her virtue, and so got up myself, too, at the same time with her. And so every day we rubbed shoulders together and clung to each other like an object and its shadow, and the love between us was something that surpassed the language of words.

So the time passed happily and the honeymoon was too soon over. At this time, my father Chiafu was in the service of the Kueich'i district government, and he sent a special messenger to bring me there, fo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during this time, I was under the tutorship of Chao Shengtsai of Wulin. Chao was a very kindly teacher and to-day the fact that I can write at all is due entirely to his credit.

Now, when I came home for the wedding, it had been agreed that Yün would go back with me. So when I got this news,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I was afraid Yün might break into tears, but on the other hand she tried to look cheerful and comforted me and urged me to go, and packed up things for me. Only that night I noticed that she did

每見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尙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傳爲話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懶惰耳。』

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因亦隨之早起。自此耳鬢相磨，觀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而歡娛易過，轉睫彌月。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專役相送，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先生循循善誘，余今日之尙能握管，先生力也。

歸來完姻時，原訂隨侍到館；聞信之餘，心甚悵然，恐芸之對人墮淚，而芸反強顏勸勉，代整行裝，是晚但覺神色稍

not look quite her usual self. At the time of parting, she whispered to me: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for there will be no one to look after you."

When I went up on board the boat, the peach and pear trees on the banks were in full bloom, but I felt like a lonely bird that had lost its companions and as if the world was going to collapse around me. As soon as I arrived, my father left the place and crossed the river for an eastward destination.

Thus three months passed, which seemed to me like ten insufferable long years. Although Yün wrote to me regularly, still for two letters that I sent her, I received only one in reply, and these letters contained only words of exhortation and the rest was filled with airy, conventional nothings, and I felt very unhappy. Whenever the breeze blew past my bamboo courtyard, or the moon shone upon my window behind the green banana leaves, I thought of her and was carried away into a region of dreams.

My teacher noticed this, and sent word to my father, saying that he would give me ten subjects for composition and let me go home. I felt like a garrison prisoner receiving his pardon.

Strange to say, when I got on to the boat and was on my way home, I felt that a quarter of an hour was like a long year. When I arrived home, I went to pay my respects to my mother and then entered my room. Yün stood up to welcome me, and we held each other's hands in silence, and

異而已。臨行，向余小語曰，「無人調護，自去經心！」

及登舟解纜，正當桃李爭妍之候，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天地異色。到館後，吾父即渡江東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

芸雖時有書來，必兩問

一答，半多勉勵詞，餘皆

浮套語，心殊快快。每當

風生竹院，月上蕉牕，對

景懷人，魂夢顛倒。

先生知其情，即致書

吾父，出十題而遣余暫

歸，喜同戍人得赦。

登舟後，反覺一刻如

年。及抵家，吾母處問安

畢，入房，芸起相迎，握

手未通片語，而兩人魂

it seemed then that our souls had melted away or evaporated like a mist. My ears tingled and I did not know where I was.

It was June, then, and the rooms were very hot. Luckily, we were next door to the Lotus Lover's Lodge of the Ts'anglang Pavilion on the east. Over the bridge, there was an open hall overlooking the water, called "After My Heart"—the reference was to an old poem: "When the water is clear, I will wash the tassels of my hat, and when the water is muddy, I will wash my feet." By the side of the eaves, there was an old tree which spread its green shade over the window, and made the people's faces look green with it; and across the creek, you could see people passing to and fro. This was where my father used to entertain his guests. I asked for permission from my mother to bring Yün and stay there for the summer. She stopped embroidery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because of the heat, and the whole day long, we were either reading together, or discussing the ancient things, or else enjoying the moon and passing judgments on the flowers. Yün could not drink, but could take at most three cups when compelled to. I taught her literary games in which the loser had to drink. We thought there could not be a more happy life on earth than this.

One day Yün asked me: "Of all the ancient authors, which one should we regard as the master?" And I replied: "*Chan-kuots'eh* and *Chuangtsü* are noted for their agility of thought and expressiveness of style, *K'uang Heng* and *Liu Hsiang* are

魄恍恍然化烟成霧，覺耳中惺然一響，不知更有此身矣。

時當六月，內室炎蒸，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板橋內一軒臨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樹一株，濃陰覆牕，人面俱綠，隔岸遊人往來不絕，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稟命吾母，攜芸消夏於此，因暑罷繡，終日伴余課書論古，品月評花而已。芸不善飲，強之可三盃，教以射覆爲令。自以爲人間之樂，無過於此矣。

一日，芸問曰，「各種古文，宗何爲是？」余曰，「國策南華取其靈快，匡衡劉向取其雅健，

known for their classic severity, Ssüma Ch'ien and Pan Ku are known for their breadth of knowledge, Han Yü is known for his mellow qualities, Liu Tsungyüan for his rugged beauty, Ouyang Hsiu for his romantic abandon, and the Su's, father and sons, are known for their sustained eloquence. There are, besides, writings like the political essays of Chia Yi and Tung Chungshu, the euphuistic prose of Hsü Ling and Yü Hsin, the memorandums of Lu Chih, and others more than one can enumerate. True appreciation, however, must come from the reader himsel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Yün said, "depends for its appeal on depth of thought and greatness of spirit, which I am afraid it is difficult for a woman to attain. I believe, however, that I do understand something of poetry."

"Poetry was used," I said, "as a literary tes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people acknowledge Li Po and Tu Fu as the master poets. Which of the two do you like better?"

"Tu's poems," she said, "are known for their workmanship and artistic refinement, while Li's poems are known for their freedom and naturalness of expression. I prefer the vivacity of Li Po to the severity of Tu Fu."

"Tu Fu is the acknowledged king of poets," said I, "and he is taken by most people as their model. Why do you prefer Li Po?"

"Of course," said she, "as for perfection of form and maturity of thought, Tu is

史遷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渾，柳州取其峭，廬陵取其宕，三蘇取其辯，他若賈董策對，庾徐駢體，陸贄奏議，取資者不能盡舉，在人之慧心領會耳。」

芸曰，「古文全在識高氣雄，女子學之恐難入彀；唯詩之一道，妾稍有領悟耳。」

余曰，「唐以詩取士，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卿愛宗何人？」

芸發議曰，「杜詩錘鍊精純，李詩瀟灑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

余曰，「工部爲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

芸曰，「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

he undisputed master, but Li Po's poems have the wayward charm of a nymph. His lines come naturally like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and are so much lovelier for their spontaneity. I am not saying that Tu is second to Li; only personally I feel, not that I love Tu less, but that I love Li more."

"I say, I didn't know that you are a bosom friend of Li Po!"

"I have still in my heart another poet, Po Chüyi, who is my first tutor, as it were, and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forget him."

"What do you mean?" I asked.

"Isn't he the one who wrote the poem on *The P'i P'a Player*?"

"This is very strange," I laughed and said. "So Li Po is your bosom friend, Po Chüyi is your first tutor and your husband's literary name is *Sanpo*. It seems that your life is always bound up with the *Po's*."

"It is all right," Yün smiled and replied, "to have one's life bound up with the *Po's*, only I am afraid I shall be writing *Po* characters all my life." (For in Soochow we call misspelt words "*po* characters.") And we both laughed.

"Now that you know poetry," I said, "I should like also to know your taste for *fu* poems."

"The *Ch'u Tz'u* is, of course, the fountain head of *fu* poetry, but 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t seems to me that among the Han and Chin *fu* poets, Ssuma Hsiangju is most sublime in point of style and diction."

"Perhaps," I said, "Wenchün was tempted to elope with Hsiangju not because of his *ch'in* music, but rather because of his *fu* poetry," and we laughed again.

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非杜亞於李，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

余笑曰，『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

芸笑曰，『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時感於懷未嘗稍釋。』

余曰，『何謂也？』

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

余笑曰，『異哉！李太白是知己。白樂天是啓蒙師，余適字三白爲卿壻；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

芸笑曰，『白字有緣，將來恐白字連篇耳。』（吳音呼別字爲白字。）

相與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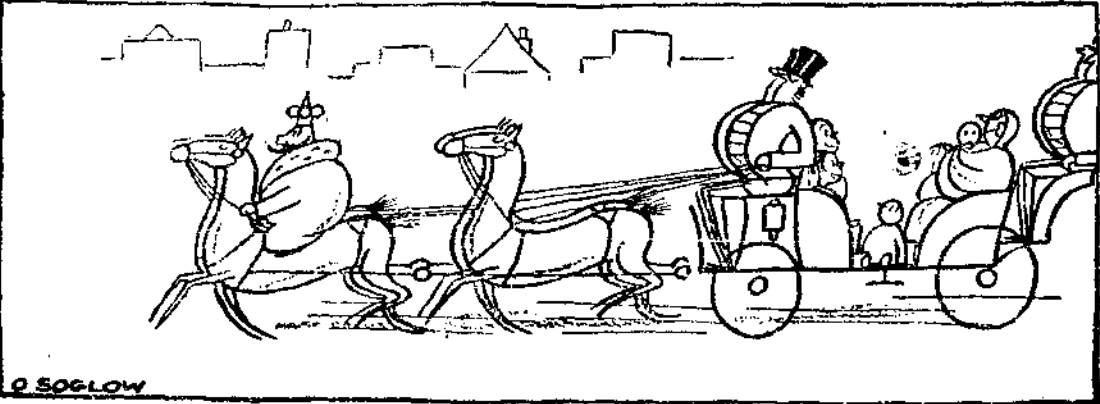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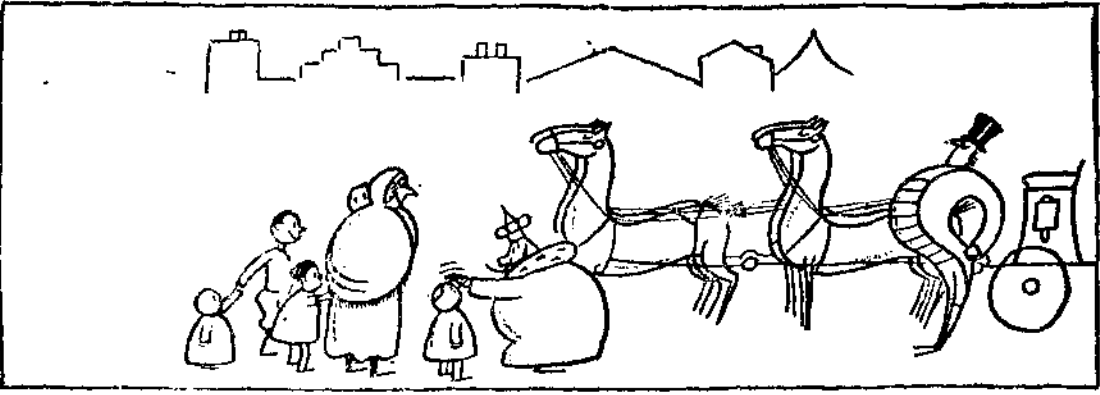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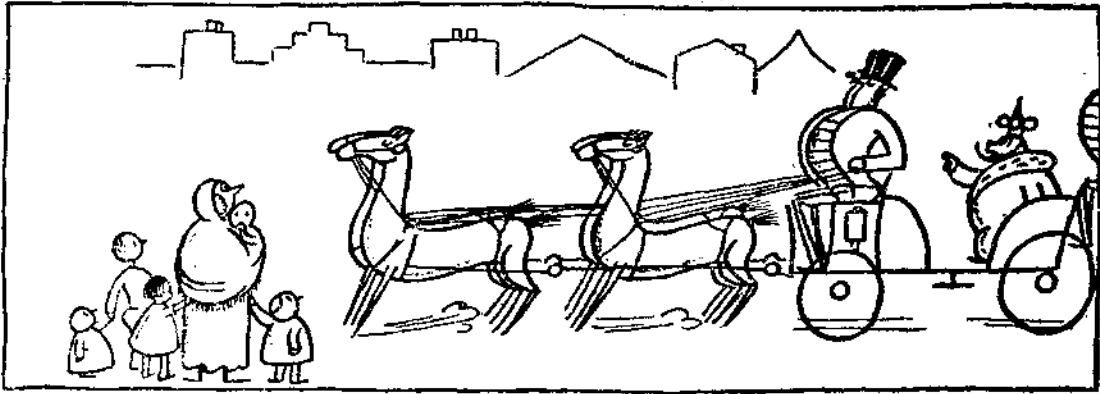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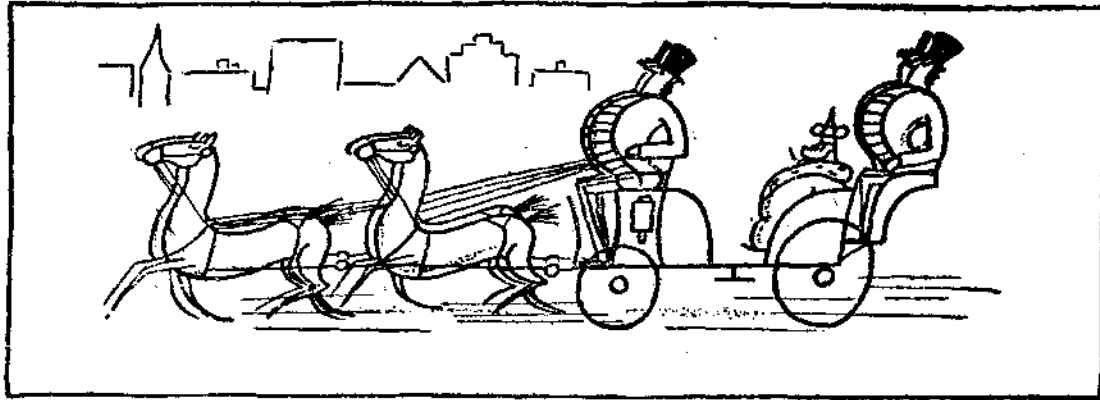
余曰，『卿既知詩，亦當知賦之棄取。』

芸曰，『楚辭爲賦之祖，妾學淺費解。就漢晉人中調高語鍊，似覺相如爲最。』

余戲曰，『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復相與大笑而罷。（待續）

慈 恣 爲 懷

轉載紐約客



© SOGLOW



許多智識階級的女子，視日常家庭生活為出賣學術威嚴的娼妓。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見解，非加以改正不可。

老處女製造廠

羅一山

作者 Willis F. Ballinger 前曾在兩女大學任教，現任美國威廉士大學教授，對女子高等教育觀感甚多；本文節譯自美國論壇月刊，作者根據實際情形立論，說來頭頭是道，非嚮壁虛構者所可同日而語也——譯者識。

現在的女子大學，是老處女製造廠，因為它鼓勵獨身生活，造成失敗婚姻。根據學校當局統計，在美國勃林摩爾女子大學 (Bryn Mawr) 一九二七年畢業生中，已婚者只佔百分之四一；在伐薩女子大學 (Vassar) 同年畢業生中，已婚者只佔百分之四七；在史密士女子大學 (Smith) 同年畢業生中，已婚者只佔百分之四六。如果女子大學當局，使結婚生活和職業生活，在少女目中，具有同樣的吸引力，如果當局聘請一些已婚的女教員，使學生知道結婚的體面，知道婚姻和科學及智慧一樣有價值，如果我們促成一種合理的社會機構，把

男女兩性的供應律組織起來，智識女子的婚姻，才有復興的希望。

受教育的女子沒結婚的爲甚麼這樣多呢？原因有四：（一）她們有許多對教育發生誤解，以爲腦經的運用和智識的追求，便是人生幸福的一切。她們所受的教育，使她們產生肉體的禁制。她們所受的教育，使她們厭惡家庭生活。她們把腦經塞滿智識，忽略了感官上正常合理的快樂。（二）許多受教育的女子，在身體上和社交上缺少魔力。這也應該直接歸咎於她們所受的教育。（三）許多女教授是獨身者，思想奇僻變態，生活褊狹沈悶，事實上是絕對不良的模範。那些容易接受印象的少女，一旦跑進這種特殊的環境裏來，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受到惡劣的影響。（四）女大學畢業生也許很想結婚；但在校外那個混雜忙亂的世界裏，她找不到與異性接觸的機會。

我覺得在將來異性追求場上，男女一定需要更高妙的市場交易技術。根據專家的調查，現在有十萬以上的女子，希望婚姻局的幫忙。可是這些勇敢的女子——她們不願爲要保持空洞的體面，而犧牲結婚生活的幸福——僅是未婚女子的一部分而已。天知道世界有多少女子願意結婚，可是因爲找不到伴侶而彷徨失措，自怨自艾！我們必須使男女有接觸的機會。也許我們應該促成全國婚姻局的組織，否則大學當局應該設立交際部，切切實實負起責任來。

我們對這一切可悲的現象，有甚麼補救的辦法嗎？「教育」是甚麼？教育的目的不僅是在獲取智識，使人生活快樂幸福嗎？現代的大學課程，受着兩種變化的惡勢力的支配：（一）依一般的傳統，教育成爲無人性的節

慾主義者的教育（二）皈依節慾主義的教師，把這種不健全的教育傳統廣續下去，發揚光大起來。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教育發源於修道院。不料現代的教育，還不會完全排脫這種原始的可怕空氣。現代的教育，還是比較著重乾燥乏味的道德律，而不大著重智慧的，健全的生活。

讓我先由教授方面講起。我第一步要用堅決的態度，把那些性格和教育思想不健全的教授，輕輕趕出校門。專靠博士學位是沒有資格教書的。

第二步，我要在宿舍裏解決一個重要問題。不和異性交際的女生太多了。女子大學不該和上等階級的男子隔絕。我要在每個宿舍裏，組織社交委員會，按時舉行交誼會，請其他大學的男生，或校外有相當資格的男子，前來參加，使沒人注意的女生，也可以得到接觸異性的機會，不至永遠躲在書本裏，掛起道貌岸然的智識面具來。

女子大學裏關於歷史，經濟，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課程太多了。把這些課程縮短些，或把內容弄簡單些，大概不至於喪失其學術上或科學上的價值吧。一般地說來，普通女生在各種學科上，只獲得一些基本智識，也就很夠應世了。如果有女生對某種學科要作專門高深的研究，她儘可以進大學研究院，繼續發展下去。

女子大學應當開設關於裝飾學和美容術的課程。愛美是人類的天性。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多少需要裝飾。學校為甚麼不教她用最合美感的方法去裝飾呢？據我看來，女生畢業的時候，如果得到一些美容的智識，不見得就比甚麼地質學的智識更無用。裝飾學教授也應當灌輸一點關於式樣和姿勢的常識，使女生知道怎樣穿

合式的衣服。

此外應該有個禮儀學教授。不懂社會禮儀，儀容舉止不夠優雅大方的女生，沒有接受文憑的資格。音樂應該列為必修課程。女生在樂器或唱歌方面，應該有相當的訓練，至少限度應該有一些音樂的素養。關於課外活動，戲劇表演是一個頗為重要的項目。舞台藝術的薰陶，會使人更加活潑，更有生氣。此外如游泳、跳舞、和球類運動，也是社交的重要常識。

許多智識階級的女人，視日常生活為出賣學術威嚴的娼妓。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見解，非加以改正不可。我要使女生覺得建設家庭是智識的最大發展，是人生的最高造詣。每個女生都應該受一番兒童心理教育的澈底訓練。女子在性生活方面，有時很容易走入歧途，危險殊甚；學校當局應該聘請富於學識和經驗的醫生，對女生隨時灌輸適當的性智識，把她們的性生活納於正軌。現在大學裏那些所謂性學教師，都應該請她們滾蛋。她們大都是一些變態的女子，只會大胆吹牛胡謔，不是合格的師資。

現代女子大學，應當覺悟『飲食衛生學』用途之大。世間有多少人真懂得吃東西的藝術呢？賢明的家庭主婦，一定不能缺少食品化學的智識。而且，讓我在這裏附帶說一句話，許多丈夫好發脾氣，一部分也是由於家裏菜肴太壞，或不合胃口呢。

怎麼不開設一個室內裝飾課程呢？這方面很可以發展一下。科學界對於色彩學的研究，已經很有成績，可是現在還沒有甚麼人把這種智識應用起來。我們知道應當用甚麼顏色裝飾店窗，去吸引過路的顧客。主婦當

然也有一些顏色可以利用，把屋內裝飾得美麗宜人些，使男子較願意留在家裏，不再時常在外邊瞎跑吧！壁紙，地氈，燈罩，窗簾，衣服等物配色的不當，無形中引起不快之感，也許就是許多家庭糾紛，夫妻吵架事件的原因。我們要克服環境，自然應該統制外界的一切力量，使它們成爲有利人生的原素。

在結婚生活中，經濟事務大都是由女子負責的。她們須出去買東西。她們對住宅區域及地產購置諸問題，也不能毫無主見。這方面的智識，應該成爲校中實用經濟學課程的重要材料。

如果女子大學教育這樣靜靜地革命一下，改絃更張，向這些方向發展下去，締結良緣的人，一定會多些，婚姻也一定會快樂些。如果有女子情願過獨身生活的話，我相信她也可以做個更幸福的老處女。



女職員的獨霸辦公室，原因只是因爲她們是女人。

爲甚麼用女職員 林疑今

——節譯自一九三五年八月美國幸運雜誌——

美國婦人的獨霸辦公室，確是一種社會怪現象；不過，我們日常看慣了，所以並不覺得奇怪。辦公室必須有

的男人，當然也是有的。但所謂男人者，也不過是辦公室門上的姓名，放在衣架上的帽子，以及小房間裏的煙支而已。辦公室其實只是那位坐在電氣信號機邊稱職的婦人，那兩位單調地唸着經理姓名的接線女人，那四位有粉紅指尖的女打字員，五六個在翻着文書櫃的女人，還有那位在應接室裏文雅的女士，以一種悅人的聲調，和經理夫人一般不冷不熱的眼睛，來應付主人的朋友與敵人。

男人不必欺騙自己，我們應當承認美國所有的辦公室，的確是女人的世界。但是怎麼會有這種現象呢？關於這，有兩個很容易的回答，但這兩個回答都錯誤。經濟學家一談起這問題，便說是因爲女人薪水低一點的關係。那些職位小的女人，薪水固然是低；不過辦公室裏佔最重要位置的秘書，爲什麼大多是女的呢——秘書是女的，爲方便起見，下面的速記員也不得不僱用女的了。上等女秘書每星期薪水沒有六十美金。那些很少有的男秘書，薪水或許稍爲高一點。但是經濟學家不應當忘記：就是女秘書比男秘書的薪水高，主人仍舊是要用女秘書的。

第二個回答更錯了。普通人總以爲女人在生理上較爲適合於做辦公室中的事——因爲她們比較整潔一點，同時對於處理工事也比較熟練。但是紐約有一間大律師事務所，却只用男人，據說男人比女人整潔，能幹，精細。據精神測驗家的報告，女人比男人手指較爲靈巧，但有一「手指靈巧」，並不足以說明爲什麼美國女速記員比男速記員多二十倍。況且，大法庭上所用的速記員，幾乎全部都是男子。

那麼從生理上來講，女人並不比男人較適合於辦公室的職務。根據公共衛生局調查波士頓愛特生電力

公司十年來職員缺席表，女職員因病缺席的次數，幾乎比男職員多二倍；而因季節病及辦公罹疾逝世者，女職員也比男職員多兩倍。此外根據倍爾電話公司的記錄，也有同樣情形。

科學與經濟學既不能解釋這種怪現象，從人性方面來推測，倒有一個顯明的答案。這答案就是：美國女人的獨霸辦公室，原因只是因為她們是女性。薪水沒有多大關係，「手指靈巧」則完全沒有關係。在所謂現代的辦公室，主人與其手下的雇員必須有一種密切的日常關係，而這種關係的造成，女職員總是比男職員方便一點。女人比較馴良，因為她們總是意識地或下意識地想結婚，同時又情願給男人指揮；反之，男職員則雄心勃勃，沒有苦幹文書工作的耐性。換句話說，女人的佔據辦公室，因為她們能夠使辦公室變成一種悅人的、和平的、一般的地方。

但這不是說主人比較不願意有一間充滿雄心勃勃的男職員的辦公室。主人的歡喜雇用女職員，却是另有原因。自從上層階級維多利亞式舊家庭消失以後，男人已不是自己餐廳裏的主人，他的老婆，女兒，姊妹等等，聽到他的聲音，已經不戰慄了。反之，他的地位，已跟他那位大抵難於豫料的老婆，大致相同了。他當然感覺憤憤不滿。

他一方面是感覺憤憤，一方面則惋惜前代老婆的溫馴服從，事事關心，早已不可得。他在家中既無法恢復以前的樂園，於是便在辦公室裏製造一個。他並不是想在辦公室裏姘一位情婦，因為他那很美麗，很聰明，很奢侈的老婆，已佔去了他的心思與感情了。他在辦公室裏所需要的，是一位像前一代的老婆的女人——能夠替

他算賬，替他買火車票，帶他小兒去補牙齒，聽聽他的話，在業務最糟的時候鼓勵他，對於他的事情都很明白。那種穿着薄絲襪的，碧眼金髮的女速寫員，並不是這種關係的象徵。作為此種關係象徵者，是三十歲左右的婦人，稱職悅人，穿着整整齊齊，鎮靜地坐在文書桌邊。

這些女人以最豐富的維多利亞形式，做主人日間的妻子。我這句話並不是隱喻。美國那些薪水最高的女秘書，簡直是主人日間的妻子；她們的主人一死，她們便得做痛苦的寡婦了。她們的能夠保持重要職位，就是因為她們曉得主人的一切，認得主人所有的朋友的臉孔和聲音，主人所有的怪癖和弱點。這一切知識，對於另外一位主人却完全無用，她們的主人一死，如果是很有錢的，總是叫女秘書幫忙掌理業務；如果是慷慨的，大概會給她一筆錢養老。否則便得受苦了，她們得再找一位主人，慢慢地認識新主人的一切。

女秘書不但受尊敬，同時也有權力，這是實在的事。據說紐約商業上重要的事，都得打過女秘書這一關。華爾街的銀行家或是普通的財政家，對於與他們有來往的商人的秘書，都應該認識，同時又應該曉得那些秘書的個性。你與某甲約定於下午二時半交給你一篇重要文件，這是一回事。如果你又通知了某甲的秘書，這又是一回事。後者包你領得到文件。

女人雖是成功，雖是重要而稱職，但她們的有此成績者，並不是與男人競爭的結果，因為這是無從競爭的。她們的有這種成就，只是因為她們是女人，這是女人的大勝利，但這只是她們身份的勝利，志氣可沒達到。



原來的我，已經焚化在火葬爐中了。

死刑前後

王宏喜

這是一篇深刻的人情文獻。原著者是一位有名的女作家，她在發表這篇私生活中的內心感想時，不願發表真姓名。本文節譯自斯克立納雜誌。——譯者註。

『我想你能忍受現實的環境，』醫生說。『你的丈夫已經沒有復原的希望了。他也許會突然死去——明天，下星期，下個月，或明年。你除了小心照顧他之外，沒有旁的辦法了。不過你要準備好。』

因此在上個月中，我就一直在重新調整我的生活，同時把我丈夫的病狀，向他嚴守秘密。在旁的事上，我向來是不答應這樣做的。可是現在我曉得要脫口向最親愛的人說『你不能好了。你就要死了。』是多麼不可能的事。

在精神上，我是準備好了。我能計劃與預料；我曉得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應該怎樣做，我會怎樣做。可是在情感上，我覺得這事一點也不會發生。如果沒有一個二十年來同坐同臥共飲共食的人，生活是要變成什麼樣子，

我實在無法想像，也無法感覺到。叫我更覺難受的，是我們的婚姻，在一千或一萬人中祇有一次——一種合作伙伴性質的婚姻。許多年來，我們相離從來沒有超過幾小時。我們彼此間從來沒有一件祕密。在我丈夫死時，我們將同時失掉我的情人，我的摯友，我的同事了。我們沒有小孩，我們已經不年青了，我們的生活與愛情，向來是以彼此為中心的。不久以後，我得開始孤獨地生活——工作，遊戲，飲食，睡眠，沒有休士在一起，這在我看來，似乎一點也不是真實的事。我怎能鑒賞一本書，一齣電影，或一個無線電節目呢？假如我不能把我的意見向他說說：我怎能與朋友消遣一夜，而事後在家裏沒有一番長談呢？我怎能在工作的小勝利中快活，或忍受大失望呢？沒有休士，我怎能叫我自己工作呢？我怎能注意我適宜的服飾與端莊年青的容態呢？

當然，我要做這些事：我看輕我所認識的那些寡婦，她們陷入委頓不振的狀態中，叫她們的親友，都過着悲慘的生活。我不倚在人家肩上哭泣，或絮絮不休地向她們訴說我和休士的快樂生活，或在他們的宴會上做一個體面。我所願望的，是由我自己來孤軍奮鬥。可是，天啊，我要怎樣忍受那不能容忍的孤獨呢？失掉我的雙臂，或弄瞎我的眼睛，是比比我自己更寶貝的人擄奪去好得多的。

同時，生活還是與平常一樣。休士以為他復元起來了——至少我希望他這樣想。他不曉得實在的情形，不然我就用不着一天追他十幾次，說：『放下那些修剪花木的大剪刀吧。讓我替你拿。坐下休息吧。』可是我不可叫他太顧慮這種事，因為激刺對於他是很不利的。有許多事我可以做，叫他比較舒服些；我可以飽食終日來伺候他，叫他一直不至於疑心我在過孤獨的生活。我回想我能做這些事，才稍微得到一點安慰，因為在這種時候，

最難忍受的一種思想，是回憶在最美滿的婚姻上也有的幾百萬種不和，殘忍，與忿怒的小事情。

可是在這日常生活的殼子裏，我的真自我在彷徨，恐懼，很可憐地想要鼓起勇敢來，有時候投入一個漩渦中去，有時候在真空中飄浮着。現在在隨便那一分鐘裏，這殼子都有破裂的可能。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從打字機上仰首，看我丈夫常坐聽無線電廣播新聞那個地方，當我向他說話的時候，我才發覺他不回答我的話了。

——後來

我的準備並不如我所想的那樣完全。真的，當死亡來臨時，我並沒有暈倒，雖然他有兩天精神與肉體的痛苦，我也有兩天精神痛苦。我鎮靜地努力安置一切悲痛的瑣事，這些事除我以外，沒有人能夠安排；經過那可怕的第一天的發呆，我沒流過一滴眼淚。從那時以後，我一直沉着地工作着——到我寫這篇文章時，已經兩個月了——除了幾個鐘頭的熟睡之外，我把每分鐘都填滿工作。爲了我以這樣鎮靜的外表，來對付這天大的災難，昨天竟是一位經商的親友，問一個我所不回答的問題了。我鹵莽地求他更改話題，他以驚異的聲調說，「噢，原來你這麼實事求是，我本來不曉得你看得到這麼認真呢！」

雖然我這不能常到別人家裏去，我却在家裏接待各種客人，鎮靜地和他們談話，甚而談到休士。我搭火車到別個城裏去，把我丈夫的屍灰帶回來，這是我一個絕頂痛苦的經驗。我永遠不會忘記這經驗——在陌生人面前勉力抑住不出聲哭泣，把輕得可怕的屍灰壘靠在胸前時，所感到的一種奇異，猛烈的安慰。當我回到家裏

時，我把門鎖上，暈倒了。可是一小時後，我又在打字機前了。我每天有事要做的。

可是做這些事的是另外一個我，原來的我已經焚化在火葬爐中了。

我學到一點關於寫弔唁信的事。第一，我曉得弔唁信祇是一種增加創傷的東西。當你的友朋走過這死蔭山谷的時候，最慈悲的辦法是隨他去。再三有人告訴我，時間會緩和這打擊的，好像反省到一個人得忍受一年，或五年，或十年的地獄生活，是一種慰藉似的。一直有人提醒我，說休士多麼可愛，多麼有用，是一種良善的勢力，那些都是我比誰都曉得的話，而且又不能叫我得到甚麼安慰。有人對我說，與其讓休士患痼疾，還是讓他死了好，然而據我從他口中所曉得的，他情願生而忍受任何痛苦，不願讓我孤獨地活着。甚至有人告訴我，他活夠長久了。當我寫這些字的時候，我望出窗外，看見一個老得夠做休士的父親的鄰人，走過這座房子。他剛越野散步回來；他每星期有六天到辦公處去。他一生從來沒有一種十歲小孩會引以為榮的思想。可是他還活着，而休士呢，他的學識這樣高深，他的思想這樣卓越，可是他永遠去了。

我現在正在拆散一個有二十年歷史的家。單單我一個人住不起這房子。而且，這裏也太大，太寂寞了：在休士去了之後，我不能容受其他同居者。我正在放棄這些造成我們的家的東西——休士所常坐的壁爐前的青鵝絨椅，他所睡的牀，他所親自選購的碟子；更觸目傷心的，是書籍和照片，和他所彈的鋼琴，以及一切無名的無價之寶，這些東西把人包圍着，正像船邊的螺螄一樣。有幾件東西，很少數的東西，是我所不能離開的。其餘的一切，我正在賣掉，或是送人。

有一次，我認識一個男人，他在他妻子死了以後，把公寓中的一切東西，安置得正和她離開時一樣。她的粉與胭脂放在化妝檯上，她的衣裳掛在衣櫥裏，她所坐的位子，每天都排上她個人所用的刀叉與湯匙。我已經做了許多可笑的事，無疑地還要做許多可笑的事，可是我還不至於多情到那樣。

到目前為止，我有力量可以對付各種現實——那並不是甚麼可以誇口的事；我這樣硬心，把哽咽留到漫長夜，向人微笑，客氣，以連串不斷的聲調來談家常瑣事，自己倒覺得有點可羞——這樣一來，也許在這將近五十歲的時候，我終於能夠重新生活一次，找到一個我可以匍匐前進的角落，繼續我的工作。一天比一天難過，到目前為止，時間是一個施毒刑者，而不是一個醫生。我也許要過二十年或三十年這種斷頭截肢的生存。爲了甚麼呢？世界上的人沒有我也可，以很順利地生活下去；我沒帶什麼新奇或重要的東西到世界上來。我死了不久以後，我的朋友的眼淚也就乾了，正像休士死後，他們眼淚乾了一樣。不知爲了什麼義務，不知血液中的什麼弱點或舊習慣在責罰我，要我來忍受這長期的苦楚？時間會醫好一切創傷，這並不是實在的事；當我的祖父在八十三歲死的時候，他所發出的末一個字，是他未遇到我祖母以前，所愛的那個女子的名字。

我以守財奴的手計算我可憐的幸福。我是快活的，因爲我們兩人中，總有一個要先去，而先去的是休士，不是我；他沒有我一定會過份手足無措，不能應付這情況中可怕的需要。我快活，因爲他再不受苦了。我快活，因爲我還記得我給他許多忠心的證據。我快活，因爲大家都愛他，至少有一部份人曉得他的價值，明瞭他的一生與工作的潛勢力與真實性。

而且。很少女人像我這樣被愛過，休士的愛，正像我的愛，一天比一天增進，從來不丢掉青年時代的新鮮與驚喜。我們這麼親近，甚而我們常在同時做同樣的夢，或彼此續完一句話，或回答彼此間未說出的質問。我們是彼此的生存中心，生活理由，失敗與失望的慰藉，彼此間的主要樞紐，我們的事業，就在這樞紐週圍旋轉着。樂園是我的，現在又失去了，不能再得到了。

最後一句話

史丁

- 「我將在天上聽到。」——晚年失聰，未能聽到自己所作樂譜之德國音樂家貝多芬。
- 「未犯罪而被殺的人是可憐的。」——英國十六世紀作家托瑪士摩亞爵士在被梟首前摸着鬍子說。
- 「我把我的靈魂交托上帝，把我的女兒交托國家。」——美國第三屆總統傑佛生。
- 「點上燈火；我不願在暗中回家。」——美國小說家奧亨利想到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詞。
- 「我假使有足夠的腕力可以執筆，我將寫死是一件多麼容易與快樂的事。」——蘇格蘭名醫威廉罕特。
- 「飲食和睡眠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盡我所能趕早回家。」——英國政治家克倫威爾。
- 「怎麼不殺呢？殺吧，朋友！」——英國十七世紀政治家，航海家兼朝臣華德盧里爵士向躊躇的劊子手說。
- 「給狄羅斯一隻椅子。」——以注重禮貌聞名之英國却斯特斐子爵。



女科學家的英勇苦闘史。

不屈不撓的居里夫人

黃嘉德

——作者Bernard Jaffe 會著科學的前哨一書。本文節譯自增編。——

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一個身體瘦弱的黑衣婦人，站在美國白宮的歡迎會裏。美國總統正站在許多名人貴賓之前演說。「你爲人類完成一件不朽的工作，真是你的幸運。」他一邊這樣說，一邊把美國婦女贈獻給她的一小瓶鐳交給她。

五百個人用了各種科學儀器，和五百噸鐳沙，費了十萬美金和整整一年的工夫，才煉出這一點點發亮的鐳鹽。然而這女人，曼麗·居里 (Marie Sklodowska Curie)，也曾在廿五年前完成這個奇蹟；她僅由她丈夫庇爾 (Pierre) 的幫助，在巴黎一個破舊的小屋裏，於設備簡陋，經費不足的環境下，煉出鐳來。她已經擴大了化學智識的疆界，爲人類完成一個最偉大的功蹟。

生長於波蘭華沙的曼麗，初次在她表兄的實驗室裏混合化學藥品。她那時是個沒有母親的女孩，爲人十分莊重。她愛她的父親和被壓迫的祖國波蘭。她父親是一個教數學和物理的大學教授。在十七歲的時候，環境

迫她到一個俄人家裏做女管家。她被愛國的熱焰所煽動，暗中參加一個波蘭青年秘密團體，立誓要打倒可恨的俄人。她從事革命活動，英勇無匹，幾年之後，不得不離開波蘭。

二十四歲的曼麗，於一八九一年流亡到巴黎。她只有錢租人家一個頂閣，三餐僅吃麵包和朱古力。但是她不以為意。她這時的興趣，

已經由政治轉到化學上去。當女人在科學上還沒有地位時，她已經開始做科學之夢了。她立志獻身於科學，於是便設法入巴黎大學(Sorbonne)，雖則她的工作僅是在實驗室裏洗洗玻璃瓶，看看火爐。

經過短期的戀愛，便於一八九八年七月結婚，曼麗繼續她的研究，庇爾則在市立學校擔任物理學教授。

在這時候，居里夫人的運氣來了。因為柏克禮爾教授(Professor Henri Antoine Becquerel)的實驗室裏發生了一件意外事情。柏克禮爾有一次偶然在他暗房的照相感光版上，放了一塊鈾的鑽石。後來他在這



居里夫人

她在那邊默默地工作了三年。有一天，她遇見庇爾·居里了。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褐髮青年，畢業於巴黎大學，正在從事電學的研究。曼麗立刻愛上他；他也被這個金黃頭髮淡藍眼睛，學識淵博的少女吸引了去。他們

完全黑暗的房裏，發覺那感光版已在放鈾的地方變了樣子。他不明白爲甚麼會有這種現象。他故意拿其他含有鈾質的鑽石去實驗。每次都發生相同的作用。他發見感光版發生變化的程度，和鑽石所含的鈾質成正比。瀝青鈾礦的力量，似乎比鈾質本身的力量還要大得多。他的推論是：『世間一定有一種未發現的原素，對照相感光版的感應力量，比鈾質更大。』

柏克禮爾曾注意居里夫人在實驗室裏的工作，知道她是個有訓練有天才的實驗者。他把這問題交給她去研究。她跟庇爾談起這件事。她的熱誠激動了他。他們倆當時正在研究別種問題，可是他們立刻放下工作，同心協力去尋找瀝青鈾礦裏未知的有力原素。

居里夫婦沒有錢可以從事研究工作，只好向人家借貸。他們又寫信給保有瀝青鈾礦的奧國政府，請求贊助。不久接到奧國政府贈送的鑽石一噸。這是他們最困苦最艱難的時期。他們不斷地工作着。他們把一堆堆的泥土煮過，然後濾清，除去不純粹的質素。當毒氣滿室瀰漫，要把人悶死時，居里夫人親自把一桶桶的液質，移到天井去。她每次在沸騰的大鍋邊，站立許多鐘點，用一根差不多和她身體一樣高的鐵棒，攪動那濃厚的液體。她常常隨便預備一些餐食，和庇爾一邊繼續實驗工作一邊吃。許多年後，她回憶當時的情形，很感慨地說：『我們天天在心不在焉的情景中過去，好像在做夢一般。我們就在那敝陋的小屋裏，渡過我們一生最快樂的日子。』

她患了肺炎，臥床數月，才又回到她的釜鑊邊去工作。她在一八九七年九月，生了一個女兒。孩子出世不到十天，居里夫人便回到實驗室去。庇爾的鰥居父親——一個退隱的醫生——幫他們看顧這孩子愛蓮。

後來瀝青鈾礦用得只剩一百磅了。他們再接再厲，又繼續英勇地工作了一年。居里夫人因為勞碌過甚，又病倒了。庇爾想把工作停頓起來，但她極力反對。他們這樣日以繼夜地工作了兩年，才鍊出一點點鈾鹽，內含一種比鈾的力量大三百倍的原素。居里夫人由這鈾鹽中，提鍊出一種像鍊的東西。她用種種科學方法去試驗這東西，於一八九八年七月，發現一種新原素，定名為『鏷』（polonium），以紀念她的祖國。

別人對這成就，也許會感到心滿意足。居里夫婦却不然。他們繼續工作，把餘下的瀝青鈾礦再提鍊一番，結果鍊出一點點力量比鏷更大的化學藥品。居里夫人凝望着這兩年勞苦工作所提鍊出來的東西。她把濾水器流下來的每滴液質，和留在濾紙上的每粒凝固體，都加以詳細的檢驗。她和庇爾孜孜矻矻地奮鬥下去。一天晚上，當他們走進實驗室時，他們『看見玻璃瓶裏的藥品，發射着微弱的光輝。像地上的明星那樣，』知道他們的目的快要達到了。

居里夫人親自把所有的玻璃瓶洗滌乾淨，去盛貯每次流出來的提鍊物。經過多次的提鍊之後，居里夫人終於發見一種新原素——鏷。

然而他們還不會把驚人的實驗結果發表出來。庇爾在蘇望大學擔任物理學教授，曼麗在色佛爾（Sevres）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擔任物理學講師。她過着教師的生活。照顧愛女愛蓮，同時繼續鏷的研究。這樣再經過五年，她才把關於鏷、鏷，及類似原素的實驗成績，以『輻射能』（radioactivity）為題，正式發表。她以這些材料，撰成一篇科學博士論文；著名科學家組織委員會，加以審查，結果一致承認她的論文，是人類科學史上一

篇最重要最偉大的文獻。

消息傳佈出來了。居里夫人已經發現了一種新原素，其鹽質在黑暗中發光，而且產生比煤炭大二十五萬倍的熱度。這原素是世界上力量最大的毒藥。它可以消滅植物種子的生殖機能，醫治毒瘤，殺菌，改變金鋼鑽的顏色，貫透固體。

這偉大的功蹟，引起全世界的驚異，居里夫婦立刻名聞遐邇。旅行家擁着去聽他們的演講；新聞記者追蹤到他們家裏去。報紙上刊登許多關於他們的故事——寡言鮮笑的庇爾，做夢的哲學家；曼麗：容貌憂愁的母親，在家裏縫紉，講故事給愛女聽。居里夫婦不喜歡過分的宣傳，可是他們逃避不開。他們得到許多褒獎和榮譽，可是他們寧願在實驗室裏默默無聞，不願受人家的讚譽。

幾個月後，他們和法國電學家柏克禮爾同得諾貝爾獎金。他們拿這筆錢去還實驗工作時所負的債了。他們依然在經濟拮据中苦鬥着。他們儘可以把所發現的東西，向政府註冊專利，立成巨富。可是他們不願這樣做。他們把大堆鑽石裏提鍊出來的鏽，都無代價地交給醫院做療病之用。

愛蓮七歲時，居里夫人又生了一個女兒。他們過着快樂的生活。可是好景不常，世變難測，庇爾於一九〇六年四月被汽車撞死了。這個重大的打擊，幾乎使居里夫人抵擋不住。她默默地，可憐地痛哭着。可是幾星期後，她又默默地回到實驗室去工作，奉獻她的餘生，去紀念她的丈夫。

巴黎大學從來不曾有過女教授，法國政府請她繼續庇爾担任物理學教授了。鬚眉雪白的老教授喃喃地反

對着，但當她作第一次演講時，著名的政府家，科學家，法國總統，和葡萄牙的皇帝皇后，都在聽衆之列。『當時鐘敲下三時，一個平凡的黑衣小婦人，由邊門走進演講廳，聽衆全體起立致敬。那瘦小的女人，露着窘迫不安的樣子，把一隻戰慄的手，舉高起來。』她開始演講，聲音和諧而低細，她的法語略帶波蘭口音。聽衆的注意力，完全給她吸引了去。她沒提起她的悲慘遭遇。她繼續庇爾最後一次關於鐳的演講。在座的人聽完她的演講之後，幾乎沒有一個不承認她人格的偉大。

居里夫人在大功告成之後，依然繼續新的研究。她得把鐳隔離起來，使它不和其他原素混合在一起。她謝絕一切應酬，天天又在實驗室裏過生活了。她在一九一〇年終於完成登峯造極的事業。她提煉出一些雪白明亮的純鐳。她這次是單獨完成一件偉大的奇蹟了。她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獎金，這是科學家空前的榮譽。

居里夫人默默地工作着。她在世界大戰時，訓練了一百個女子，做『輻射學』機師。她的愛女愛蓮，也是其中之一。她學開汽車，爲醫院搬運儀器。不久，巴黎大學鐳學研究院成立，請她擔任院長之職。她在巴黎庇爾居里街研究院的房裏工作不輟，鍊鐳去供給戰地醫院的需要。

歐戰停息，波蘭獨立，給她極大的喜悅。她於一九二九年再度赴美，代表波蘭接受美國所贈的鐳。她有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精神，回國之後，還繼續四年鐳學的研究。

居里夫人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四日爲人類而死。巴黎大學的居里實驗室屹立着，做她的紀念碑。實驗室的走廊，不再聽見她的遲慢的脚步聲。可是她的女兒愛蓮，還在那裏工作着，繼續不朽的居里夫人的未竟之志。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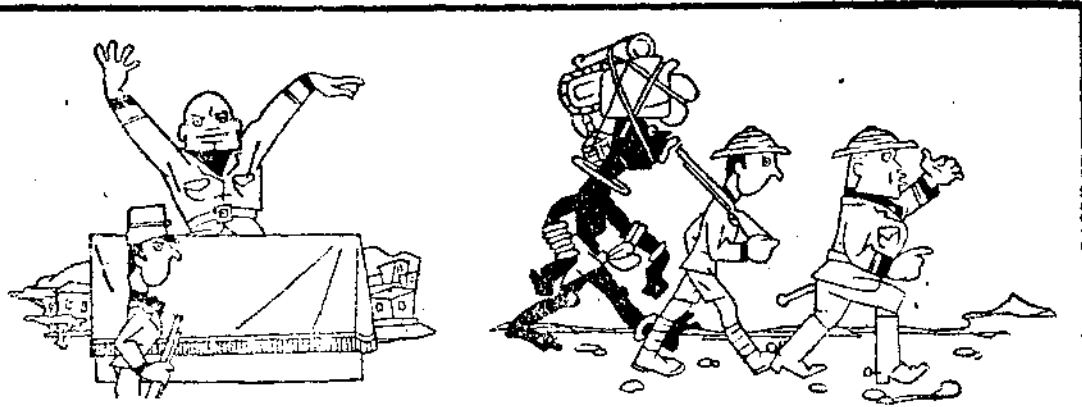
和她的丈夫佐利奧(Jean Frederic Joliot)繼續鐳學的研究。這第二代的居里氏正在開拓「輻射能」的領域。佐利奧夫婦於一九三四年完成一件驚人的科學發見。他們在無輻射能的原素中，創造輻射能，因而使科學界對原子的構造，得到進一步的了解。

永矢不忘

史丁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日，我領得一張通行證，從我受傷以後所住的醫院到巴黎去。你可以想像到當時民衆的歡樂情形，因為和約是那天早晨才簽訂的。男婦老幼都在街上跳舞，搖旗，歡呼，喊着「停戰了！」這些法國人曉得他們的兒子，兄弟，丈夫，和父親都安穩了，他們的國家可保了，這於他們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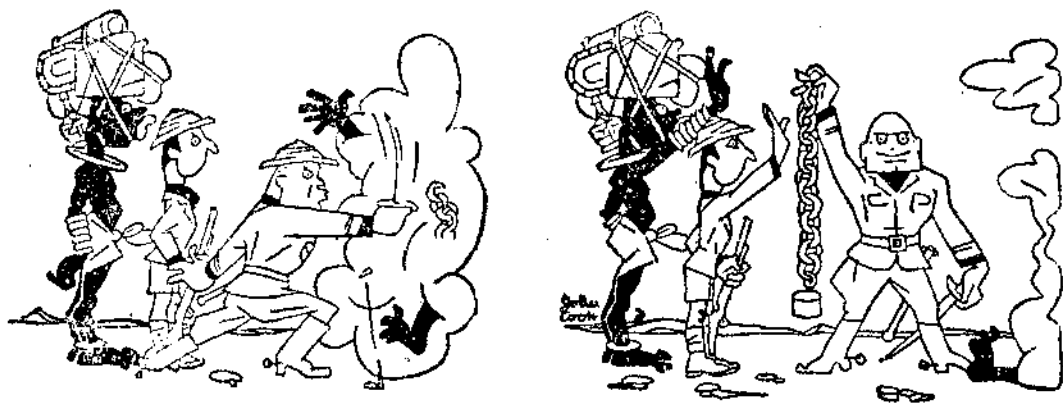
我坐在一間咖啡館門前的椅子上，看見一個老法國人離開這些歡樂的人羣，向我走來。當他走到我椅子旁邊的時候，他俯身用很勉強的美國話說：「得到你的幫助，謝謝你。」在我想得出話來回答他以前，他已經去了。他這句話裏所包含的熱情，到今日還存留在我心中。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法國人的禮貌。他因為一位美國兵有參加法國的徵勞，便在歡樂中停下來感謝他。——W. Stuart Weed 作，節譯自美國軍團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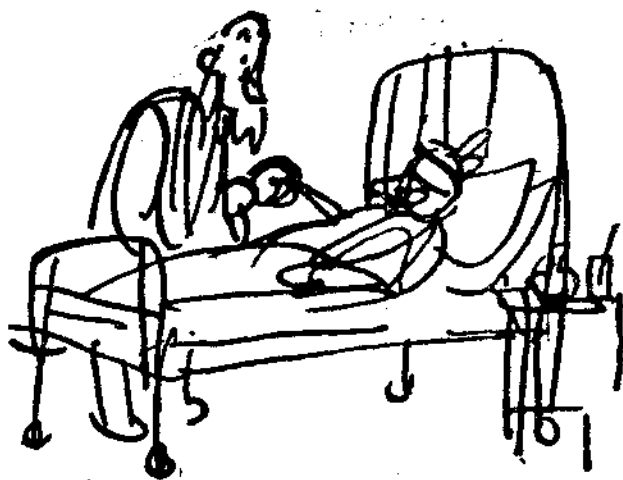
墨索里尼， 要去解放黑奴。



怎樣解放呢？



先打死， 後解放！



「意大利萬歲首相萬歲，意皇萬歲，我們帶着法西斯主義斧頭的三色旗，羅馬文明的徽號。海爾瑟拉西，我們向你敬禮。今天你的陽傘有用嗎？可喜歡我們的餅乾？」

我想到我所看見的一個死母親和兩個倒在地上的無頭小孩。這就是「羅馬文明的徽號。」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斧頭」了。

轟炸台西城

金安人

墨索里尼花了一年多工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征服阿比西尼亞，把「羅馬文明」傳播到非洲去。所謂「羅馬文明」者到底是甚麼東西呢？飛機，炸彈，坦克車，機關槍等文明的殺人利器而已。墨索里尼當初誇口說幾個月內便要把阿比西尼亞解決掉，想不到黑人人性未失，舉師誓死反抗，以致意軍一籌莫展。墨索里尼在着急之餘，便命令意大利空軍施行轟炸，把意大利的「餅干」投給黑人。本篇便是意軍轟炸台西城的速寫，事實發生在去年十月五日。原著者是在場的美國駐阿記者 Wynant Davis Hubbard 君。原文刊載冒險雜誌。——譯者註。

一點也沒有警告。我在野營裏正要坐下吃早餐時，飛機的馬達聲突然布满台西城的山谷。這時太陽剛昇出高峯。山坡間的野火烟，叫空氣中充滿淡藍色的霧。東山後倏然飛出四隻龐大的闊翼機。機聲增大了。山谷反響着這些三馬達轟炸機的吼聲。意大利人飛到我們頭上來了。

胡茄在我們新聞記者與攝影記者露營的教會地界上吱吱亂吹。和我們在一起露營的紅十字隊醫生，在召集救護隊了。城中的男女土人，開始在路上沒命奔逃。騾子也驚惶奔竄了，因為這些大飛機的吼聲，再三反響，叫空氣中充滿着震動人耳的轟轟聲。

我正在仰望時，看見頭一架飛機掉落了一塊黑色的東西。這塊東西依着拋物線慢慢地掉在山下的飛機場上。轟然一聲！一大陣黑煙，泥塊，石子，飛散空中。是一顆炸彈啦。這是第一顆。在這未用的飛機場上吃草的幾百頭騾子，驢子和羊，都四散奔竄了，激起一陣蔽天的灰塵。

這四架飛機幾乎正飛在我們頭上。我看得見兩隊，每隊三架的飛機，跟在後邊。砰！又是一顆炸彈——近得可以撼動我們。人們驚呼叫喊。來復槍響了，接着機關槍的噠噠聲，佈滿空間，遮沒天上的飛機聲。我想我們該到城裏去拍攝轟炸的照片，於是就開動大汽車。一顆燃燒彈掉落了，祇離汽車兩呎；炸藥爆發了，一陣強烈的白火燄，從彈洞裏吐出來。我們想到醫院的屋頂，去拍攝全城的慘景，所以我們又開行了一百碼。我們汽車四週，滿是炸彈，發出嘆息似的嘶嘶聲掉了下來。我們的大汽車正開近醫院旁邊的時候，有一顆炸彈擊穿醫院屋頂。

我跑到醫院後的空場上去，把這十隻在我們頭上盤旋的飛機，看得較為清楚。我聽得出他們那特別大的

機槍噠噠聲，正向着我們及阿軍還擊的機關槍掃射着。接着嘶嘶嘶嘶一響。我趕緊倒臥地上。十三顆燃燒彈，砰砰地掉落場上，在我四圍燃燒着。

炸藥爆發燃着時，我帶跳躍，避到醫院裏去。這時飛機飛到一千碼外的城上去了。有一個紅十字隊的帳幕，被飛機直接轟炸與掃射。炸彈裏有可怕的化學藥品，所以帳幕，藥品，開刀用具，一律焚燬，無法搶救。

醫院中了三顆燃燒彈，也着火了，這三顆燃燒彈都打中屋頂所畫的紅十字。院中約有六十個病人，那些病人的驚呼聲，聽起來是可憐到極點。我便和別個新聞記者，衝到醫院裏去，幫他們抬病人出來。



教會地界傾流進來。我們這些新聞記者，心中痛恨這些轟炸手無寸鐵的居民的飛機，幫助紅十字隊的會員，把受傷的人，抬到裏傷營裏去，我們連忙熄滅野火，向天空窺探，因為這時機聲又大作了。

轟炸機又回來了。砰！一顆大炸彈掉在山上近皇宮的地方。一大片灰塵與烏烟，射上半空。一顆又一顆。火焰又燃燒起來了。子彈又在頭上嘶嘶亂響，機關槍又發出噠——噠——噠——噠的響聲了。這第二次的轟炸，比

飛機向南方山下的飛機現場飛去。我們才得以略停喘息，代四面看看。受傷的人接踵到教會地界中來了，有的由親友用布床抬進來，有的拚命跛着爬着。斷肢殘體，血肉模糊，被燃燒彈炸傷喊痛的男婦老幼，都向

第一次更利害了。在第一次突擊的驚異中，是來不及感到恐怖的。可是這第二次的襲擊，是在我們抬過殘傷的人以後才來的。在這死亡與燬滅的風雨中，曉得沒有安全的地方，曉得看不見死亡，也無法抵抗死亡，叫人直感到萬分恐怖。

接着，正和開始攻擊時一樣奇突，轟炸停止了。飛機既下了恐怖之蛋，便從容駛去。紅十字會的隊員赫奇跑來，問我可肯載他到城裏去救護受傷的人。我當然同意。

台西城的中心，祇是一條十字路，被荒草與鐵頂屋環繞着，被炸彈投中許多次。被稱為「土谷兒」(Turkhis)的土人士牆草屋，正在猛烈地燃燒着。

另外一輛大汽車跟我們走，另載一些新聞記者與攝影記者。我們這兩部大汽車上，都揮着紅十字旗。阿比亞尼亞旗和美國旗。汽車沿那崎嶇不平的石蛋路上走，我們不時看到大彈洞，不時看到男女土人的屍首。

在皇宮下的小平地上，大炸彈洞更多了。意大利人明明想用最大的炸彈炸燬皇宮，他們相信皇帝是住在那裏的事實上。他那時正在前意大利領事館地上，開着機關槍。

我們背後有人開了一槍。接着又是一槍。我們聽到吶喊與呼叫聲，便把汽車停下。阿比亞尼亞人在憤怒中，舉槍射擊我們的大汽車，打穿了法國新聞記者喬治柯安(George Goyon)的腿，正打在膝蓋上頭。我們是無法責備土人的。我們都是白種人。他們剛才看見他們的同胞，被另外一些白種人轟成粉碎，炸傷肢體啦。

我們先把柯安送回教會地界去，接着我便到紅十字隊的裹傷營去幫忙。滿營都是受傷者，醫生們忙得要

的。命。因為沒人可替受傷者上止痛藥，所以我便代庖，我在北美臘布拉多 (Labrador) 的醫院中，有過這種經驗的。

那天晚上，在我們那營中包紮救治了一百十一人之後，皇帝的顧問洛蘭佐台查士 (Lorenzo Tazas) 到教會地界來，把一張意大利飛機放在瓶中擲下的宣言拿給我們看。那上頭寫道：『意大利萬歲！首相萬歲！意皇萬歲！我們帶着法西斯主義斧頭的三色旗，羅馬文明的徽號。海爾瑟拉西 (按 Haile Selassie 即阿皇名)，我們向你敬禮。今天你的陽傘有用嗎？可喜歡我們的餅乾？』

洛蘭佐讀那張紙給我們聽時，他的黑臉被跳動着的營火焰照耀着，我想到我所幫同救治的受傷者。我看着我的手，滿染包紮時所用的黑色碘酒精。我想到我所看見的一個死母親和兩個倒在地上的無頭小孩。這就是『羅馬文明的徽號』。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斧頭』了。

我把頭避開，叫洛蘭佐看不到我眼中羞慚的表情。白種人這樣大言不慚。白種人做了殘酷暴虐的事。而我是白種人啦。

本刊貢獻

兩大大長篇

林語堂譯：浮生六記(漢英對照)

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



日新月異的密電碼，在沒有界限的空間神出鬼沒。

密 電 碼 戰

許以牧

—— Albert Pingaud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巴黎兩世界評論——

在世界大戰中，各國不但在戰場上打仗，同時也秘密在幕後鉤心鬥角，出奇制勝。各國或派大批間諜，在敵軍中大事活動，刺探軍情，或以特別電訊設備，截接敵人往來密電，譯解電碼，企圖破壞對方計劃。這些秘密戰爭，往往可以決定兩軍最後的勝負，其重要不下於戰場血戰。

在大戰的初期，那些不懂利害的俄人，常常發出明碼無線電報，經過德軍陣地，弄得各種軍事行動計劃，都給敵軍探知。後來俄軍在東普魯士坦能堡(Tannenberg)一役大敗，才開始用密電碼。可是他們依舊非常粗心大意，甚麼電訊都不能逃出德人的慧眼。有一次發生了一種好笑的事情：

一九一四年冬，德俄兩軍在波蘭布祖拉河(Bzura)上對峙着，雙方陣地，相距不過數碼。

一天早晨俄軍看見敵人戰壕上豎立一個大木牌，甚以為奇。木牌上寫道：『恭賀俄軍第五及第廿二隊諸位朋友。他們明天要離開這個污穢的陣地，到較舒服的地方去了。』俄軍在前一天晚上確接到總部的開拔令的！

俄軍之所以失敗，電訊不秘密也是一個原因。可是他們在海上，却曾得到一次勝利。俄人於一九一四年八月，截得德軍密訊，立刻在里加灣（Bay of Riga）中佈滿水雷。一月後，德國巡洋艦馬特堡號觸着水雷沉沒。俄軍派出一隻救生艇，撈到一個德國軍官的屍身，兩手尚緊握着一冊厚書。書內包含德國海軍的旗號，及最新秘密電碼。俄人馬上通知倫敦英軍總部，由英國海軍部派一專輪到聖比得堡去取這部書。英人得此無價之寶，遂能預知德軍的一舉一動，大獲勝利。到德人知道這種情形，更改密碼時，一切已經太遲了，因為英人根據舊密碼，居然能夠解譯新密碼。

一九一七年春，美國總統威爾遜知道美國一定會捲入歐戰漩渦，可是輿論反對甚力，未即實現。後來德人發電不慎，密情洩漏於外，才促成美國參戰的計劃。其中的情形是這樣的。

一月十九日，英國海軍密碼專家截到許多敵軍電訊，其中有一通是用新密碼拍發的，由柏林打到墨西哥去，他們立刻開始解譯工作，結果得到一句：『我們提議由二月一日起，實行無限制的潛艇戰爭。』他們得此密訊，大為吃驚，立刻繼續工作，把全通電訊解譯出來。德國提議與墨西哥及日本成立聯盟，攻擊美國。如果戰勝，墨西哥可得一大片美國領土。此電真是坦白到出人意外。威爾遜總統查明之後，立將電文公佈。美人聞訊大憤，輿論一變。美國遂於二月三日與德絕交。幾個專家的技術，倒比外交的折衝，更有力量。

各國都有其傑出的密碼專家。讓我們先由俄國說起。俄國在沙皇時代，即有密碼局的組織。外交部有一特別機關，專門『誦讀』各國駐俄使館的外交通訊。華特靈（Veterlein）與西拉費摩夫（Serafimov）是這機關的兩個主要人物。華特靈的譯電天才，真足令人驚嘆。連他的助手也覺得他是一個謎。他往往拿着一大堆密碼，關在一個房間裏工作，半小時後，已將全文翻譯出來了。華特靈在歐戰中，不時把德國北海艦隊的行動，報告英國海軍部；德國巡洋艦馬特堡號的沉沒，也是他弄出來的勾當。

英人伊溫爵士（Sir Alfred Ewing）的技術，可與華特靈爭一日之長短。他不是政府官吏，而是一個希臘文教師。可是翻譯密碼是他的特別嗜好，終身樂此不疲。到歐戰爆發的時候，他的譯電技術，已經聞名遐邇，婦孺皆知，所以海軍部立刻請他幫忙。他是個短小精悍的人，頭部特大，眉毛粗厚，目光銳利。他將密碼局重加改組，局中職員，均係專家。在歐戰四年中，他無日不在他的祕密辦公處工作，不管甚麼密碼，都有辦法解譯出來。即使德人把密碼天天更改，他也不怕。他在工作中的確不會完全失敗過。有一天，他們剛把德人的新密碼譯出來，又截到幾個德國大漁船船長發出的電訊，說新密碼十分複雜，不易翻譯，請德國海軍部將訓令以明碼再拍一次。伊溫爵士知道這個情形，覺得非常得意。

法國戰時的密碼局首腦，是卡地爾陸軍中校（Cartier）及其助手潘文大尉（George Painvin）。據美、英著名密碼專家耶特黎（Herbert O. Yardley）的意見，這兩人是第一流的分析天才，是聯軍中最有才幹的密碼專家。

耶特黎本在美國國務院電報局裏工作，到歐戰將起的時候，政府才請他組織一個特別機關。這個特別機關以「暗室」(Black Chamber)聞名，專門翻譯各國駐美使節發回本國的電訊。他的工作極有成績，在歐戰期間，升任該機關主任，輒建奇功。「暗室」在國際間活動十六年，到一九二九年，才被國務院解散。耶特黎解職之後，不再受職業上的拘束，便乘閒寫了一部回憶錄，以密碼學為題，內容十分精采，因為他的理論都有真憑實據。這是一部密碼學的傑作。

依耶特黎的根本觀念，密碼專家的技術，是不受規則的限制的。密碼專家須具有一種特殊才幹，一種超於科學的先見之明。耶特黎寫道：「一個人要做幹練的密碼專家，不但須有多年的經驗，而且也須有一種特別的幻想和偉大的卓識；換句話說，他須有個「密碼頭腦。」」

可是，密碼專家如果不用絕對科學的方法，那麼，任何特殊才幹都無用處。專家遇到一種新密碼時，開始往往先尋找外表的徵兆，與重複的記號，以冀探知內容的大意。這種工作，初看起來是無成功之望的，但常常可得週遭事物的幫助。舊密碼可為翻譯新密碼的線索，因為專家對於密碼的體裁，常用語法，起訖公式等等，已經十分熟識。耶特黎說：「只有不用重複方法的密碼，才譯不出來。」可是世間並沒有不用重複方法的密碼。

在密碼工作上，專門技術和個人直覺雖則甚為重要，可是運氣也很有關係。例如，德國巡洋艦馬特堡號沈沒之後，德國海軍新密碼落到俄人手中，確是僥倖的事。

密碼間諜事件，在歐戰前後也時有所聞，尤其是在奧俄兩國。然而，這種案件的詳情，不大容易探得，因為那

些有關係的國家或個人，吃了大虧，自認霉氣，總把事情掩蔽起來。

歐戰起時，一個奧國青年工程師剛巧在比國京城不魯塞兒遊覽。他到奧國駐比使館去投效，願為國家服役。因為他是奧人，又是無線電專家，所以當局便請他擔任翻譯密電的重要工作。可是這工程師的母親是英國人。他經她的介紹，漸漸和英國間諜機關發生關係。英人以重酬叫他複製一冊德國新密碼。他費了多夜的工夫，才把密碼副本弄好，托故告假數天，把密碼帶到荷蘭領土去交英國間諜。此後便沒有人再看見他。大約是失蹤了，可是怎樣失蹤，却無從知道。

秘密消息的洩漏，常常是由於發電者工作時不謹慎。德軍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作最後一次大進攻時，曾使用一種十全十美的新密碼。翌日，有一美軍無線電台截到一通電訊，讀起來莫明其妙。可是過了不久，他們又截到一通明碼電訊，覺得非常奇怪。電文云：「新密碼尚未接到，請用舊密碼把消息再發一次。」後來發電者居然依話實行，把消息再發一次，使美軍得到兩份用新舊密碼製成的電文。他們費了三天工夫，把兩份電文的密碼比較一下；此後德人無論發出甚麼消息，在他們看來，都瞭如指掌。

間諜機關和工作人員，有時因為密碼通訊危險甚大，便用別種方法。有的用看不見的墨汁或其他的流質，把秘密消息，寫在平常信件的空格間，寄到中立國去。這種方法，在歐戰期間，非常盛行，有時十分危險，有時則毫無危險，視情形而定。由一方面說起來，這種方法是很穩妥的，因為檢查郵電的政府人員，縱使截到這種秘密信件，知道內容，也常常無法知道發信人是誰。由另一方面說起來，如果發信人已因嫌疑受當局的注意，行李用具

突然被搜查一下，便不能逍遙法外。

在歐戰期間，各國間諜機關對秘密墨水，研究不遺餘力，德人在這方面的天才，令人最爲佩服。

他們起初常常用牛乳、檸檬汁這類東西，可是把這種液質放在箱篋裏，很容易引起檢查人員的疑心。化學家於是便發明一些沒有顏色的液質，假充洗牙水，吞下肚裏也無危險。在這詭計洩露之後，他們又發明別種掩飾法：藥丸啦，藥片啦，甚至浸過秘密墨水的鞋帶。這些秘密，是一個德國軍官告訴我們的。他又說，在未來戰爭裏，秘密墨水一定會成爲間諜機關一種最可怕的武器。

在歐戰期間，德國佛蘭克福（Frankfurt）地方的檢查人員，發見一個醫生按期把一束德國醫學什誌，寄給瑞士一個醫生，頗覺疑惑不解。他起初不動聲色，讓什誌再寄幾次，然後截了一束，用化學方法加以檢查。什誌邊緣登時現出許多用紅色液質寫成的字。這個案件的實情，是無從掩飾的。那間諜是個很有打算的人，他把通訊的次數都登記起來。他的秘密通訊到第七十一次才被發覺。結果自然是逃不出極刑的。

英國警廳曾在歐戰期間，截到一封秘密信件，掩飾的方法非常巧妙。發信者由倫敦寄兩部小說到丹麥京城哥本哈根，以一張棕色的舊紙包好投郵，秘密消息即用看不見的墨水寫在包書紙的反面。真可謂想入非非。近來無線電學突飛猛進，密碼通訊的範圍也廣大起來。從前秘密通訊，專靠郵局或專差傳遞，現在日新月異的密碼，則在沒有界限的空間神出鬼沒。這種戰爭新利器將來的發展，是未可逆觀的。



戰爭再也不僅是兩國軍隊的鬪爭了；這種覺悟，應該增加人類非戰的決心。

可怕的燃燒彈

陳未鳴

——作者 F. Enrique Zanetti 係大學化學教授，曾於歐戰中任美軍化學戰爭隊的陸軍中校。本文節譯自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獨立雜誌。

那些好作驚人語的化學戰爭研究專家，每每預言說，我們世界的文化，將於一陣瓦斯的瀰漫中滅亡。事實上如果他們說火是毀滅世界的東西，他們便可在現代軍事上和戰爭史上，找到更大的實證。真的，依軍事專家的意見，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遇到最可怕的危險物，不是毒瓦斯，而是燃燒彈所引起的大火。

當停戰協定簽字之後，法人在德國的軍火庫裏，發見許多僅有二磅餘重的飛機炸彈。他們把這種炸彈檢驗一下，看見裏頭滿貯鐵沙鉛粉與氧化金屬的混合物，落地爆之後，能夠生起一陣熱度極高的猛火。德國盧登多夫將軍（General Ludendorff）在他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回憶錄裏說，這些小炸彈本來打算做燃燒倫敦和巴黎之用，可是到一九一八年八月下旬，才頒發於軍中；到那時候，德國的局勢已經完全無望，所以總司令部才決定不用這些炸彈。他們覺得英法兩國的首都，如果為火燒毀，停戰的條件一定會苛刻得多。

依過去的經驗，巨量的瓦斯才會致一區域的人於死地；以此比例而論，這些炸彈可說是小得可笑。然而瓦斯彈和燃燒彈有一個主要的分別：瓦斯是散佈的，火是蔓延的。這些小炸彈含着極大的燒毀力量。所以是破壞大城市的危險物。

這些炸彈裏的鐵沙，鋁粉與氧化金屬的感應力非常之大，只要一小部分的熱度增高起來，整個炸彈的藥物，便發生強烈的反應，鐵質化成一種熱度高至華氏五千四百度左右的熱流，衝噴出來，比火爐中的溶鐵，還要熱得多。最可怪的事情，是這陣迅速而強烈的反應，幾乎完全沒有聲響。

此種小燃燒彈最適於空中襲擊之用。擲彈的時候，不必瞄準，而且可以把炸彈散佈在一大片被襲擊的區域。一架兩噸的轟炸機，可以裝載二千多顆炸彈。事實上轟炸機也不需要；隨便那一種飛機，都可使用這種炸彈。依大都市的戰爭經驗，和最近的軍事演習，襲擊的空軍，往往能在相當限度內，擊破防衛的陣線。如果僅有十架兩噸的飛機突破防線，而一百顆炸彈之中僅有一顆命中，那麼幾分鐘內，便有兩百陣大火在廣闊的地面上爆發起來。

兩百陣同時發生的火災，對一個大都市影響如何呢？只要舉出一個例證，就可以明白火的力量了。紐約那特碼頭於一九三二年發生一次火災，全城五分之一的救火車和世界最有訓練的救火員迅速出動，拚命撲滅，但結果不能限制燃燒的範圍，大火仍然蔓延到別個碼頭上去。

燃燒彈發生作用時的靜默無聲，也是一種危險。因為燃燒彈落到地上或屋頂時，沒有爆炸聲，所以到大家

發覺時，也許幾十陣大火已經蔓延起來了。依救火員的經驗，在救火的時候，「最初五分鐘的努力，等於後來五個鐘頭的努力。」火災發覺遲早的重要關係，於此可見一斑。

大火除增加民衆痛苦，挫滅民衆氣性之外，又能毀壞火車站，碼頭，和倉庫，使動員計劃和一般戰爭活動，發生障礙。只要這一點，就足以鼓勵司令官，用大量的燃燒彈，去襲擊敵人的都市。歐洲各國，現在對國際難題那麼小心處理，也許是看到這種危險。歐洲各國的首都，距離甚近，戰爭一旦爆發，隨時有被敵軍燒燬彈毀滅的可能。美國所處的地位，也日趨危險。商業飛機已能橫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所以大海再也不是安全的保障。都市區域越大，人口，財富，和貨物，越發集中起來，火災的損失，自然也越加重大。這種損失，不能由毀滅敵國城市，海陸勝利，土地擴張，或經濟賠償去抵補。

戰爭再也不僅是兩國軍隊的鬥爭了：這種覺悟，應該增加人類非戰的決心。當大家知道距前線幾百英里遠的平民，也會直接受戰爭的禍害時，各國一定不敢隨便主張用武力解決國際糾紛的。

下期預告

金安人……打倒和平

陳未鳴……毒氣戰

何渾介……談考古學

胡悲……蘇聯的書虫

張沛霖……夢

黃嘉音……瘋人院



這些快樂的青年，在熱情中戀愛着，受苦着。他們誠心相信痛苦是藝術的一部份，所以在悲哀中，不會生出怨悔之念。

巴黎的藝術家與模特兒

凌 霜

——Henri Bidou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

十二月十五日巴黎評論社誌

星期一早上在藝術家的畫室裏。一個污濁的大房間，灰黃而沉暗，有一個凸窗，和一個軍用火爐。二十幾個青年畫家，排成半圓形，或坐或立，面向着那個站在中央台上的模特兒；這模特兒是個十八歲的少女，兩手緊握着，支住一頰。這朶肉體的大花，在這灰黯的環境裏，看來有點奇怪而不順眼。

九點敲過，那少女立刻跳下台來，摩擦着雙手，走近火爐。同時三四個少女，由畫室的後門走進來，服飾頗為襤褸，看來好像是普通的女工人。她們把衣服一件件脫下，放在地板上，然後脫下襪子。第一個少女走上台去。學生們高舉一手，投票表決，他們的領袖計算票數，決定僱用該模特兒一星期。

這種賤價的模特兒，是巴黎的特產——是巴黎特有的幾種模特兒之一。模特兒的職業，是短期的，普通過二十五歲的女人，便須退休。

我記得這個小世界的情形：在閒談，噪什，輕佻的空氣中，少女和藝術家在一處工作着，爲藝術犧牲他們的色相，有時變成不朽傑作的對象。一個隨時變化的五光十色的世界；總之，這是社會心理學的特異標本。

意籍的模特兒自成一小社會。她們聚居於蒙巴拿區一帶，有許多是親戚，同姓的姊妹，表姊妹，隨處皆是。她們多數是意國南部的人。這些貪婪而慳吝的意籍模特兒，結婚甚早，孩子很多，不上幾歲，便開始做模特兒，有時居然賺了不少的錢。可是這些勤儉的人，平時不大露臉，事實上不和藝術家的生活發生關係。

依自然的定律，各種社會都有其階級分野。那些星期一早上到藝術學院來兜生意的窮女子，可說是模特兒社會的平民。她們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如果她們給女學生僱去寫生，那便是她們倒霉。因爲女畫家和女雕刻家是以好管閒事聞名的。

當伏吉拉區和蒙巴拿區還是近郊的鄉村時，許多畫室僅是草舍和小屋，一個門朝馬路或花園開着。有些雕刻家現在還在這種地方工作。可是有些畫室，却較爲考究，磚石的房屋，玻璃窗，葡萄藤纏繞着。少女常常三兩成羣，到這些畫室來敲門，詢問要不要模特兒寫生，有時立刻成交。

這些少女從哪裏來呢？從各地方來。當然有些模特兒不大靠得住。有時寫生課一完，便有流氓在外面，用口哨叫模特兒出去。有時她在星期日下午，和無賴模樣的下流男子，結伴同行。藝術學生也受過她們的嚇詐，不過大體上這類事情很少。模特兒社會中的平民，普通都是巴黎窮人的女兒，溫柔而聰明，想出來賺一點正當的錢。階級較高的模特兒，各有「她們的」藝術家；那些固定的老主顧，要寫生的總跑來找她們。美麗的模特兒，

不必出去尋找工作；人家自會把工作送上門來。

當巴黎尚未完全現代化時，蒙巴拿等藝術區和巴黎市距離頗遠，藝術家幾乎自成一體與外界隔絕的社會。在這時代，模特兒只認識藝術家，不知其他，思想上也受他們的同化。有些少女倒也很聰明智慧，實事求是，雖則有點愚憨。她們看不起外界的非藝術家，小資產階級，和俗人。她們在充滿藝術的環境裏，覺得十分安閒自在，而且也能參加熱烈的藝術討論。有的是國會中社會主義議員的朋友，有的是某著名作家的情人。她們自命為上流社會的人物，不把其他階級放在眼裏。

這些快樂的青年，在熱情中戀愛着，受着痛苦。他們誠心相信痛苦是藝術的一部分，所以在悲哀中並不怨悔。他們在孤獨中受苦，在畫架上美麗的編織物前受苦，使眼睛的歡樂，可以和心中的悲哀混合起來。因為這便是青春。四十歲的人，對這些美女，一定會有不同的感想。可是二十歲的青年，只知道把熱情的詩歌獻給她們。

那些模特兒結局如何呢？有許多受過藝術家的薰陶，由模特兒變成畫家。有些和多年共同工作的藝術家結婚，與他們同甘苦，為藝術而奮鬥。

模特兒常常和藝術家結成朋友，尤其是那些姿態靈活，生氣蓬勃，了解藝術意義的模特兒。這種模特兒，才會和藝術家有真正的合作，他像竊賊那樣地工作着，想由擺在跟前的人體中，偷到人生的秘密。掘開靈感的泉源。模特兒開始對這種藝術工作發生興趣。她偷聽藝術家的談話，記住他人思想的斷片，如果她不是太笨的話，不久便會看見一個新的精神世界。這有時成爲她終身之患。她於工作完畢之後，須回到自己的平凡環境中去。

過活，去找她的父母，去找她那做鐵匠或木匠的男友，在良善而愚昧的人羣中走動。一個天天在迷人的世界裏工作的少女，對這種平凡的環境，怎會感到興趣呢？有些女子，當然也會適應這種兩重的生活。你看見她們晚上在戲院中做上賓，穿得十分時髦，可是她們早上或者在窗前打地氈呢。有許多模特兒，因為受不住矛盾生活的痛苦，終於自殺了。

這一切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今日的情形，已經大不相同。過去那種半藝術家的模特兒，看不起小資產階級的模特兒，已經不存在了。這是因為巴黎已經現代化，交通日便，社會關係日益複雜，藝術生活已經變成巴黎都市生活的一部分。今日的模特兒，已有其他的副業。有許多做歌劇院裏的歌女，或在下流娛樂場作裸體表演。

今日的畫家收入漸少，有許多已經僱不起模特兒。他們選擇模特兒時，比較注意姿勢的優美，不像從前那麼注意豐滿的肌肉，這個新流行的趨勢，也許和不景氣有點關係。模特兒的生活，已經日漸艱難，因為近來有大批白俄女子和德國舞女，跑到巴黎來尋生意，競爭甚為激烈。她們也逃不出世界不景氣的影響呢。

可是沒有一種職業或生意，會完全消滅。它也許會隨時代的變遷而發展起來。據說有許多別國的女人，現在用科學的方法，在鍛鍊身體，製造完美的肢肉。我不知道藝術是否會由她們獲得利益，或得到很大的靈感，不過我希望她們會過較高尙較美滿的生活，為藝術造福，同時增進婦女的地位和尊嚴。從前藝術家的模特兒，常常成為獻給神靈的祭品。這的確是原始時代一個野蠻的風俗。然而，神靈有時也會用真正偉大的藝術傑作，賜與人類，以為這種犧牲的代價呢。



戀愛劇所應走的新路線。

劇 中 談 愛

虛 堂

——Lillian Gish 原著——

與衣飾相同，戀愛是跟着時代而變遷的，有時髦和不時髦的分別。最初我並不以此說為然。任何女子都把愛情看做最純潔，最高尚的理想，看做金科玉律，決無隨時變易之理。可是我在舞臺上玩得久了，人也漸漸長大，才知道我從前的見解，的確是錯誤的。

我天天扮戲演戲，才明白世事千變萬化，離不了愛情兩字，而結果却又千篇一律。戲劇中所表現的，不外人生，所以戲劇能吸引男女老幼到戲院裏來，要他們哭便哭，要他們笑便笑。

我敢說，在這一代中，愛情至少已經變過三個花樣。

第一種愛情方式，盛行最久，也最為簡明。其結構大概先從男女兩性互相戀愛寫起，結果是解決了他們的終身大事，團圓收場。劇中的主要人物，年紀大都很輕，男的漂亮，女的美麗，度著浪漫的生活，所豔羨的乃是白頭

僧老，美滿姻緣。

劇中當然有很多波折，使他們遭受種種磨折，或由於雙方家庭間的爭端，如雙方的尊長，原是世仇，禁止他們的子女互相往來，或因社會階級，家教派別上的不同，極難如願以償。但其終局，却也預料得到，此情不移，兩美必合。在最後一幕，阻礙他們結合的人，一定失敗，什麼困難都解決了，在勝利中，幕便放下來，天下有情人，到底都成了眷屬。所以看完了戲，大家走出戲院的時候，心中都想這對男女，苦也吃夠了，以後結成夫婦，當然只有快樂，沒有痛苦。可是在那些看客中間，有幾個年紀大的，閱歷較深，心中都很明白，不過不說什麼而已。總而言之，幕既放下來，也就不必再去細想以後的情形了。劇作者與觀衆都認定愛情是純潔高尚的，男的既是英雄，女的又是美人，他倆所組織的家庭怕不是世界上的天堂？

可是在十九世紀初葉，來了一個新的劇作家卜生，他是個最有勇氣的人。他以為上述方式，都是假的，錯誤的，祇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他便另起爐灶，換了一種結構。他創造了第二種劇本方式，態度是坦白的，精神是勇往直前的。他的劇本，連他的同胞看了，也都看不過去，個個搖頭，他終於被逐出祖國挪威。這個劇本便是最著名的傀儡家庭，是從上述一類劇本的結局做起，寫的是閉幕後的情形。劇中主角挪拉，在開幕時是一個快樂的主婦。她愛她的丈夫郝爾茂，以為他是理想中的丈夫。至於他呢，却把她當玩物。他們的生活，雖是再好也沒有，可是郝爾茂在經濟上忽然發生了困難，霎時間情形便不同了。郝爾茂以為挪拉應任其咎，說的話全無分寸，說她不守婦道，不能幫助他。挪拉懂得了，懂得她的丈夫非但不是她理想中的人物，而且是一個專制暴虐，一文不

值的男子。他再也看不起他了。挪拉爲尊重自己的人格起見，不能再靦顏和他度這無聊的同居生活。郝爾茂看見她要出走了，便說：「你竟放棄了你的神聖責任麼？你得想一想，現在你是人家的妻子，人家的母親。」

「我現在不相信這些鬼話了。」她斬釘截鐵地說；「我只知道我也是一個人。」於是她赤手空拳出走了，離開了這傀儡家庭。

這是一種革命精神。開始研究這新劇本的，有英國的蕭伯納，比內羅，高爾華綏，法國的白禮世，俄國的契訶夫，美國的華爾素。

這一類新愛情的劇本，不再寫接吻擁抱一類事了，他們所寫的是口角，是一滴滴的眼淚。

「奧蘇，你昨天晚上是到那兒去的？」一個女主角哭着說：「我坐着等了大半夜。」

「我在辦事。」

「這是假的，你是在左擁右抱，盡情取樂。你害了我的一生，我恨你——恨你。」

話是很不中聽的，可是影響却不小。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劇作者和觀衆，都肯坦白地討論家庭和婦女的問題了。至少他們已承認結婚不一定是理想的結局。於是他們再前進一步，提出舊劇本中從未提到的問題：男女平等問題。

譬如我現在所扮演的戲——家門以內——便是由社會方面和心理方面研究女性的。作者葛思（Sean O'Casey）說他的觀察，是「由內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內的。」他所寫的現代女性，雖受社會的束縛，却總是落

落大方，富有生活力。這種人文主義的精神，是由易卜生一班人提倡出來的。

不久，戲院外也有改革家在替現代的女性請命了：『我們應該給女子相當的權利。』不久，政治家也在那裏大聲疾呼了。後來，女子也居然有選舉權了。從此以後，女子的地位，一天高似一天，政界，商界，以及各種職業界，都有女子的踪跡。有許多女子，竟成爲著名的科學家，工程師。她們全靠自己去努力奮鬥。

後來歐戰發生。大戰的結果，使我們看到第三種劇本方式——以現代女子的自由問題爲中心。現代女子已和男子一般抽香煙。她們不是一朵嬌花，也非完全不知人生享樂爲何物。現代女子，的確是解放了，可是她們真能得到快樂麼？一般劇作家都說：『不，她們不會得到真正的快樂。她們太重視個人主義了，一時的歡娛，究竟抵不過永久的憐愛。』新女性對於她們所爭得的自由，用之尙未得當。這是一種危險，而不是一種幸福。她選擇夫婿的眼光不同了，只求其能受駕馭。她們到處表找，想物色一個如意郎君。換句話說，揀得到時便嫁，揀不中時，只有自己去尋生活。這雖是一種進步，但離開真正的快樂，却還很遠。現在劇中的女主角，只想到自己的享受，而不想到家庭，丈夫，和愛情。

現代夫婦男女間的往來都出於坦白的態度。他們如果要說，隨便什麼話，都可以說出口。在白孟（S. N. Behrman）的短時間中，阿伴，一個俱樂部的女歌女，對她富有的未婚夫這樣說：『我已聽厭你的問題了。你一生沒有解決過一個問題。你祇是一個弱者，而人家呢，却在那裏工作，奮鬥，忍受種種痛苦。你有什麼用處？你有什麼主張？你是沒用的人。你想利用我，因爲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沒用的女子。』

劇作家巴雷(Barry)說過：『現代的生活，是艱難困苦的，一對男女，要同居一處，同度一生，必須有極大的勇氣。』

我們應有這種勇氣，去補救我們的弱點，去應付種種不平等的待遇，尤其要重視愛情。譬如說，阿伴的未婚夫，的確是一個弱者，那末他的妻子，正該幫助他，慢慢地增加他做人的勇氣，不應中途拋棄了他。如果男子真薄倖，這是很難堪的，可是女子也不應驟然離棄他，不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何況丈夫的薄倖，她自己也許有三分不是呢？假使她能改變家庭的狀況，假使她能溫存體貼，也許旁的女子，便無從奪其所愛。

所以現代劇本的方式，假如又要改變。劇作家應該注意所謂女性自由，已太過分了一點，往往只顧自己，不顧別人。

最新的劇本，其結構或應當如此：

女主角在社會上已佔得相當地位，既有名譽，經濟也過得去。可是她的家庭生活，却不很快樂。她和丈夫意見不同，時常口角，她處處要吹毛求疵。她有意另嫁一個知心的男人，可是當她拿起電話聽筒，正想和她的情人私約同逃時，她忽然恍然大悟：『我真笨！也許那個男子在欺騙我。也許他的脾氣，比我丈夫更壞。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我應該給我丈夫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究竟我自己也有幾分不是。我有我的家庭，我可以改換家庭中的空氣，使他快樂些。我不應再懷二心了！』

名人傳語

許多人的墓碑應該這樣寫：『三十歲死。六十歲葬。』——Nicholas Murray Butler

我們女人是太多話了，可是我們所說出的，還不及我們所曉得的一半呢。——Lady Astor

我也許不贊成你所說的話，但是我到死也要維護你說這句話的權利。——伏泰爾論言論自由。

每當我聽見人家討論節育時，我總記得我是第五個孩子。——急進主義的思想家 Clarence Darrow。

沒有一件事能由委員會做成，除非這委員會中有三個委員，一個生病，另外一個缺席。——史地專家房龍。

強人是由反力造成的；和紙鳶一樣，他們是逆風而上升的。——英國心理學家譚理斯。

祇要事情不發生在他們身上，他們就不管世界上有什麼事情發生，這種人太多了。——William Howard Taft論世界壞在那裏。

ward Taft論世界壞在那裏。

進化論者達爾文在七十歲的時候回顧他的一生，說：『假如我能夠重新生活一次，我將不時讀些詩，聽些

音樂，每星期至少一次；因為這樣一來，我現在衰退了的腦子，或許還能活躍。沒有這些嗜好，便失掉人生幸福。』

——Augustus Thomas, "The Print of My Remembrance"。

他並不失敗。他還沒死。——英國小說家 W. L. George。

道德上的義憤，是裝飾過的妒忌。——英國歷史學家威爾斯。



他當然是個賊頭賊腦的神秘人物，可是你不能叫他做偽善者。他承認他唯一的目標是金錢。在破壞罷工的職業上，競爭生意的人確也很多，可是由活動的規模，陣容的強硬整齊，天良的麻木泯等滅方面說起來，沒有人能夠與柏果夫爭一日之短長。

破壞罷工的魔王 默然

——節譯自幸運雜誌——

你是工廠的經理。你已經在工廠的經理辦公室裏睡了六夜。你不敢回家去。一星期前，你的工人提出要求，限你在七天內，把他們的工資，由一天四塊錢增加到一天四塊半。否則……

十二小時後便是宣告死刑的時刻。你在夜間輾轉反側着，聽見時鐘得篤的聲響，聽見工廠的玻璃窗被打碎的聲音，聽見流淚彈的爆炸聲，也聽見機關槍可怕的射擊聲。

一人五毛錢，一千人五百塊錢一天，十三萬元一年。這些數目，不斷地在你的腦海中溜過去。你的頭已經漲痛了四日四夜。

那傢伙說他要多少錢呢？如果你給他五萬塊錢，他絕對保證可以破壞罷工，解散工會，使你做工廠的真正老板。給他五萬塊錢，可是要打破多少頭顱呢？

一般工廠經理，在發生工潮的時候，腦經總是在這種混亂不安中受罪的。他在恐懼、憤怒和疲乏的環境中過日子，聽見各方面不同的勸告，越聽越糊塗，猶豫不決。但最後如果他決定要和工人鬥爭，他可以打電話給紐約柏果夫公司的柏果夫先生（Mr. Pearl L. Bergoff）。柏果夫先生已經做了二十七年生意，是破壞罷工職業上頂頑強的硬傢伙。如果你要到他的辦公處，你得由鐵門上的小洞裏把尊姓大名通報進去。他隨時可以幫助雇主解決工潮，馬上招募五千破壞罷工的工人，而且供給他們膳宿和費用。

柏果夫是個短小精悍的人，四方臉，赤頭髮。他說起話來若斷若續，滿口鄙穢。他的母親是信天主教的美國人，父親是信新基督教的荷蘭人。當他在五十二年前出世的時候，他的母親發見他是男孩子，頗為失望，因為她希望生個女孩。她已經定了“Pearl”（珍珠）這個女孩名字，便也馬馬虎虎，把這名字給他了。他於二十幾年前，在紐約做著名建築師懷德（Stanford White）的保鏢。後來懷德被人暗殺，柏果夫便改行做私人偵探。私人偵探在工潮中當偵探，獲利甚豐，雖則須幹了許多齟齬事。柏果夫就向這方面發展。他當然是個賊頭賊腦的神祕人物，可是你不能叫他做偽善者。他承認他唯一的目標是金錢。在破壞罷工的職業上，競爭生意的人確也很多，可是由活動的規模，陣容的強硬整齊，天良的麻木泯滅等方面說起來，沒有人能夠與柏果夫爭一日之長短。他已經承辦過一百七十二次破壞罷工的業務，美國幾十間重要的鐵道公司，和交通運輸公司，都曾

做過他的主顧。

有一點得說明：世界上只有美國才容許柏果夫所幹的事業，也只有在美國才看得見這種事業。其他的國家，也許會發生工潮，可是絕未看見那種有組織的破壞罷工舉動。在一九二六年英國大罷工，電車公共汽車全部停駛時，那些執袴子弟，只好脫去大禮帽和花領帶，親自出馬，暫時維持一部分的交通。破壞罷工的人，都是非職業者。

然而美國的情形却很不同。紐約的環境，造成柏果夫的事業。在一九〇七年，該城三千垃圾車夫罷工。全市因此臭氣冲天，不可嚮邇，市政當局束手無策，只好求助於柏果夫。他着手招募大批黑人，為避免危險起見，使他們夜間在一條輪船上露宿。這些黑人工作八天之後，工潮立即解決，柏果夫得到二萬四千餘元的報酬。

這是他事業的開始。此後的十幾年中，勞資糾紛時起，工潮澎湃，使柏果夫獲得發展的良機。當時勞資間的糾紛，都不用調停的方法去解決。雇主一遇工潮，便採用破壞手段。所以柏果夫每做了一次生意，社會地位就更加重要起來。

柏果夫在一九〇七年又做了兩筆好生意：破壞曼生輪船公司一千碼頭脚夫的罷工，和伊里鐵路公司多數司機和機匠的罷工。此後別個鐵路公司，便成爲他的好主顧。他在一九一〇年，幫助費城迅速運輸公司解決工潮。在這次罷工中，破壞罷工者的技術和理論，全都表現出來了。

技術——你如果要做有本領的破壞罷工者，必須具有着行政的才幹。柏果夫招攬到費城那次的生意，因爲

他一聽見醞釀工潮的消息，便趕到費城去，向運輸公司担保於廿四小時內招募到一千五百工人；他實踐諾言。他馬上打二十封電報給駐紐約的扈從，叫他們向那些硬漢和失業者宣傳，說費城有許多報酬豐富的穩定工作。他在離費城以前，已經在運輸公司的車間，預備二千五百人到五千人的膳宿和保衛設備。

他立刻回紐約去出動他的部隊，到夜半時，已經雇到兩千工人。他送他們上一列十四節車的火車到費城去。翌日清晨，運輸公司已經有二百輛電車開到街上去維持交通了。

理論——破壞罷工不大需要工作的技巧。柏果夫在費城的舉動，不外是募集一隊流氓和惡棍，供給他們膳宿，叫他們使運輸公司表現一種維持交通的形式。有效率的交通是不必要的。柏果夫的目的，純粹是心理上的：使罷工者相信停頓交通事業的計劃，沒有辦成功，使他們覺得還是脫離工會，重回原職好。這種破壞罷工陣線的目的，常常是十分成功的。可是破壞罷工者事實上做很少工作，雖則他們對交通事業感到很大的興趣，因為除薪工之外，車票的收入，也歸他們均分。因此，破壞罷工的工人，叫這種罷工做『耶穌聖誕大餐』。

年復一年，柏果夫的地位越發重要。他的生意在工廠生產量增高，勞資糾紛常起的時候便好起來，在工人供過於求，罷工事件減少的時候，便清淡下去。他說，一九二九到一九二四年之間，生意『非常之壞，弄得我們不得不出賣兵工廠和糧食局的設備』。

站在柏果夫公司上頭的，是總司令柏果夫本人。下邊有他的『隊長』和『副官』。那些隊長，都是才思敏捷的人，辦事的時候，能夠隨機應變，自出主意。他們的職位是固定的，永久的。那些副官，幾乎全是臨時以電話招募

來的。他們普通都是匪徒，使用棍棒和手槍的經驗，十分豐富。據新近紐約滿哈坦電梯罷工的調查報告，破壞罷工者十分之一曾犯過罪。這種比例，在破壞罷工者羣中，是很平常的。

在柏果夫破壞罷工的隊伍中，出租汽車夫佔最多數。他們做車夫的報酬很低，一天平均只能得二元半的工資，所以他們很願意做幾星期破壞罷工的工人，得三倍的報酬，外加膳食。出租汽車夫身體壯健，脾氣粗暴，是柏果夫的理想徒弟。大多數的工人來自慈善機關收容所。其餘的就是街上漂泊的無賴漢。這種工人，必須頑強不怕死。他們須簽定合同，身家性命發生危險時，由自己負責，與柏果夫無干。柏果夫一天給他的工人五元到十元的報酬，而開給雇主的價格，至少在一倍以上。當他的屬下須攜帶武器時，他常常設法使他們暫當警官。

柏果夫和他的公司，的確表現了美國勞工關係的陰暗面。美國勞工運動，有一個惡劣的特徵，就是不惜妨害自身的目的和利益。一個表面上忠於工會的工人，常常情願多賺一塊錢，做柏果夫的偵探，把罷工委員會的祕密計劃和盤托出。柏果夫得到這種消息之後，便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暗中煽動雇主，使工潮更有爆發的可能。柏果夫甚至設立一個「營業部」，以招攬生意，因為據他說，老板們常常猶豫不決。一個老板在工潮將起的痛苦時刻中，需要人家的鼓勵，告訴他應走的道路。柏果夫的幹員，往往勸主顧們積極去和罷工工人鬥爭，於是柏果夫的機會便來了。

況且，一個具有才智的破壞罷工者，能夠一方面扮演破壞罷工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扮演工會組織者的角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紐約發生一次電梯工人的罷工潮。這次罷工結果雖沒有成功，但在理論上，很可以表現

同時扮演兩個角色的藝術。如果你想嘗試這種策略，你可以這麼做：

你第一步須先把電梯工人組織起來。進行的方法是派一批匪徒到一間大樓裏，拿兩三個電梯工人痛打一頓，使其他工人在恐懼之下，不敢不加入工會。當你把工會組織成功時，你的工會，便可以來一次罷工。於是你除去偽工會組織者的假面具，以破壞罷工者的角色露面。你可以去找雇主，勸他請你幫忙。這麼一來，你便可以派出一隊保衛隊和破壞罷工的工人，去開電梯，寫寫意地賺一筆錢，然後讓工潮消滅。

這是壞蛋在勞工關係中縱橫捭闔，爲非作惡的好機會。破壞社會治安的煽動家，不斷地在玩這種欺詐的把戲。這種人的理論和軍火商一般無二：如果勞資糾紛不發生出來，挑撥煽動一下吧；如果生意不好，派幾個煽動家到工廠裏去激動工人，然後在相當的時候，跑到雇主那邊去，對他說，危險的激烈分子在工人中活動着呢。

柏果夫也設立一個「罷工預防部」，這機關歷史不長，但是發展甚速。其技術是派遣一些「具有偉大勸導力」的男女，到醞釀工潮的地方去活動。他們說他們代表貿易局或市商會，到工人的家庭，去跟工人的老婆閒談；他們說她的丈夫在罷工的時候，隨時會受傷，給人家抬回去的。他們有時到酒店去喝酒，勸工人反對那些過激的煽動家。他們也利用毆打煽動者的方法，使後者失去工人的信仰。柏果夫很驕傲地說，預防罷工的計劃，十九是成功的。可是雇主很少願意花錢弄這種未雨綢繆的玄虛。

柏果夫覺得不景氣的時期，已經漸漸過去，他的生意又要好起來了。這個機敏的策略家，這一次也許弄錯了，因爲雇主們的態度，已經漸漸改變。這種改變，一部分是由於美國實業家開明思想的進展，一部分更由於政

府方面的壓力。美國的工潮，漸有減少的趨勢，也漸有以妥協方法解決的趨勢。勞資的糾紛，如果以調停的辦法解決，破壞罷工者便沒有活動的地盤。密爾窩基市政府於一九三四年捕一百五十個柏果夫工人入獄，因為他們企圖破壞電車公司的罷工。在舊金山碼頭大罷工中，柏果夫又在政府的調停政策下，吃了一次苦頭。他派他的隊長，乘飛機到舊金山去活動，可是工潮早已解決了。

社會人士漸漸相信柏果夫實行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不能長久和實業安甯的理想共存共榮。奸詐的計謀和惡意的破壞，終究不能得到開明社會的容許。

被鎖匙支配的人生

凌 霜

無論你的生活多麼簡樸，你身邊大約須帶鎖匙吧。縱使你住在亭子間，唯有的財產僅是一些藏在小皮篋裏的零碎東西，你依然得帶三把鎖匙：亭子間的，小皮篋的，和大門的。

鎖匙是現代文明的一種刑罰。你鎖環上的每把鎖匙，都是煩惱的象徵。它是責任的代表；它可以開一個鎖，而這個鎖是要保護你所關心的東西的。

你覺得須上鎖的東西，事實上都是煩惱的泉源。

你隨便揀一百個人出來，研究他們臉上因煩惱而生的皺紋，然後計算他們帶在身上的鎖匙。鎖匙最多的人，臉上的煩惱表情，大概也是最深刻的。——Fred C. Kelly



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小宇宙……這個小世界的居民，都是被遺亡的人們。

美國的魔島

田望中

Frank F. Taylor 與 Andrew R. Boone 原著。原文刊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之今日什誌及通俗科學月刊一九三五年二月號。

美國撲滅劇犯的新口號是：『捉住他們，監禁他們，消滅他們！』

在過去，亞卡本尼（Al Capone）這一類的盜黨大首領，在獄中也有方法可以指揮黨徒，從事非法活動。他們得律師，親戚，和扈從的幫助，在普通監獄裏跟外間通報消息，是毫無困難的。不僅如此，監獄已經變成罪犯製造所，因為犯案繁榮的暴徒，往往把初次入獄的青年，化為無法無天的盜賊。因此聯邦政府司法部，終於採用一種新計劃，『把劇犯隔離起來，使報紙上完全沒有關於他們的消息。』

這是個很好的計劃，可是實行起來却非常困難，因為美國所有的監獄，都沒有

方法防止囚犯和外間暗通信息。後來舊金山的執行官伊索拉 (Fred Esola) 提議，把堅固的亞喀突拉茲島 (Alcatraz Island) 改造爲一個新式監獄，將最可怕的劇犯隔離起來。亞喀突拉茲島是一大塊石頭組成的，面積十二英畝，離舊金山港灣一百三十呎，四週怒濤澎湃，水流湍急，確是監禁社會公敵的好地方。

這堡壘的主持人莊士頓 (James A. Johnston) 是個和藹可親的長者，曾在幾間監獄做過多年的獄長，經驗豐富。他費了二十萬元，把亞喀突拉茲島的軍人監獄，改建而成一個堅不可破的大鐵桶，其防備之嚴密，就是囚犯插翼也飛不出去。

劇盜一關進這個監獄，在他受刑期間，報紙上便沒有他的消息。盜黨首領如亞卡本尼，綁匪「機關槍」凱利及其黨徒，偽造紙幣的巨犯司達笛，劫郵強盜路易士，美國中部大流氓克爾，和近年擾亂治安的要犯，都逃不出這個命運。亞喀突拉茲監獄的「賓客名單」上，包括兩百個殺人犯，強盜，綁匪，和無惡不作的流氓，然而他們倒底姓甚名誰，莊士頓獄長不願說出來，因爲他們的消息，不該再在報紙，引起社會的注意。

依莊士頓獄長的精巧設計，獄中如果發生甚麼騷動，都可以由遠方加以遏制。那些在甬道上工作，和囚犯距離甚近的獄卒，沒有攜帶武器。但是給粗鋼柵隔開着的甬道外，却滿佈着攜帶武器的獄卒。囚犯沒有方法走近他們。懸在天花板上，像滅火機的東西，都是流淚彈，獄卒只要在總辦事處按一按電鈕，流淚瓦斯便開始發射。其他的電鈕可以把監房和甬道的門全部關閉起來。

亞卡本尼的「房間」和其他的監房一樣——一個三和士築成的房間，九尺長，五尺寬，漆着深藍色。房裏

有一張可以摺起來的床，一個面盆，一隻馬桶，一隻連在壁上的椅子，一條毛巾，一枝牙刷，和一個茶杯。電燈一盞，每晚九點半關燈。其他的用物僅有由監獄圖書館借出來的一本書和一本舊什誌。報紙不准看。除在監獄工廠裏工作，及吃飯，消遣的時間外，囚犯各住於其監房內，和他人完全隔絕。來往郵件均須經過檢查。在這種監獄裏，盜黨首領沒有方法可以再指揮外間黨徒的活動。

囚犯幾乎沒有逃獄的可能。他如果要到外邊去，須切斷盜房一寸厚的鋼柵，切斷甬道盡頭十寸厚的鋼柵，再衝破外邊的鋼門。他跑出門外以後，還要逃避獄卒的嚴密巡邏，爬過一道五尺高的厚牆，然後找個地方跳到水裏。亞卡突拉茲灣中滿佈着石頭，逃進水裏的人沒有不跌死的；只有三處是安全的地帶。囚犯逃到水裏之後，須在怒濤澎湃的潮水中，游一英里半，隨時有給來往如織的渡船和明亮的探海燈發現的危險。

在天天經過舊金山灣的千萬旅客眼中，亞卡突拉茲的花園，樹蔭，和草地，是景色宜人的處所。但在鋼牆鐵壁內的劇犯看來，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小宇宙，沒有無線電，報紙，汽車，商店，婦女，小孩，和動物。在這個沈靜的宇宙裏，一個人僅是一個號數，沒有個性。這個小世界的居民，都是被遺忘的人們。

如果有劇犯切斷電話線，逃出監獄，監獄的無線電機師能在他堅固的房中，於五分鐘內徵召兩百輛警察汽車到舊金山灣來。

要劫獄不用船舶是辦不到的，所以監獄當局不准船舶在離島岸兩百碼的區域內行駛。囚犯不能直接收取信件。獄卒把各種信件複製一份，使囚犯無從接到外間黨徒的祕密消息和暗碼。囚犯在初入獄的四個月中，

絕對不准接見賓客，以後則須得檢察長的特許。囚犯和賓客見面的時候，兩人各坐在一個房間內，雙方由一道厚壁隔開，當中有一面槍彈擊不進的玻璃。兩人即由玻璃間的洞孔通話。洞孔甚小，不能做傳遞物品之用。

賓客走入監獄之後，須作單人行，由監獄當局以靈巧的電流計，作數次的檢查；各省政府和聯邦政府的官吏，也須經過這種手續。如果賓客身邊攜帶刀槍或任何鐵器，電流計立刻可以察覺出來。

當囚犯排隊由一所房屋行至另一所房屋時，每一道門均由兩個獄卒把守。一個獄卒須先把電流關閉，另一個獄卒才能按電鈕把門打開。他們各站在一面可避槍彈的玻璃窗後，以放聲器互通信息。

要進監獄須經過四重銅門。沒有人能夠同時打開兩重門。外門全夜緊閉，只有獄長或其一等副官，才有打開之權。囚犯在膳室最有激起暴動的危險，所以這裏的防衛極為嚴密；一個獄卒站在可避械彈的玻璃後，隨時可把流淚瓦斯散佈全室。

莊士頓獄長常常到美國各監獄去選揀服務成績最佳的獄卒。這些獄卒都以沈着的判斷，勇敢和智慧見稱。他們又經過一番特別的訓練，才到亞卡突拉茲監獄去服務。他們都是有訓練的拳鬥家，角力家，善用武器，有充足的能力，可以對付這些世界上頂頑強的劇犯。

美國政府不希望再感化亞卡突拉茲監獄的劇犯。政府爲了三個原因把他們送到這監獄去：（一）使他們受社會的刑罰，同時不再擾害良民；（二）使他們不受仇敵們的陷害；（三）使他們沒有機會教壞那些初入法網的罪犯。



我觀察人們孤獨時的舉動，往往覺得他們是發瘋了。

孤獨者的怪行

謝士非

本文摘譯自最近逝世的蘇聯名小說家高爾基的日記斷片中。作者在這裏談到人們孤獨時的奇怪行動，筆致清麗，趣味盎然，引人入勝。

——譯者識。

昨天晚上，當我走過托羅伊斯基橋時，我看見一個年青女人，站在橋邊。她有細小的身材和漂亮的臉孔，戴着灰色手套的雙手握住欄杆。我當時以為她要跳進奈伐河自殺。可是她僅在向月亮吐着尖細的舌頭呢。

月亮慢慢地在雲霧中滑動着，看來好像一隻狡猾的老狐狸。它的面孔很大，兩頰腓紅，好像喝醉了酒似的。那女人也許受過月亮欺侮，現在故意要煩擾它的甯靜，以為報復。無論如何，她看來是很認真的。

這件事使我回憶到一些同類的怪事。我觀察人們孤獨時的舉動，往往覺得他們是「發瘋」了。我找不出別的名詞可形容他們。

我做孩子時，初次看見這種現象。有個名叫朗都爾（Rondal）的英國小丑，在表演後走過馬戲幕中空洞無人的甬道。當他經過一面鏡子時，他脫下大禮帽，向自己的影兒恭恭敬敬地鞠躬着。甬道中除他自己之外，一個人也沒有。我坐在他上頭一個水槽上，所以他看不見我。我轉過頭去時，剛巧看見他在向自己鞠躬。

我對這奇怪的舉動，覺得迷惑不解。後來我想，他終究是個小丑，而且又是英國人，在職業上是應該表現怪癖的。

許多年後，我有一天去找契訶夫。傭人告訴我他在花園裏。當我走進去時，我看他獨個兒坐在園中，拿着帽子在捉太陽光，要把帽子和陽光一同戴在頭上。他的努力當然是不成功的。我看見他對這失敗非常惱怒。他的臉孔漲得紅紅地。後來，他拿帽子在膝蓋上敲了一下，趕快戴上頭去，很不耐煩地把身邊的狗兒踢開。接着，他舉起半閉的眼睛，向天空望一望，才慢吞吞地踱進屋裏去。

還有一回，我看見他硬要把一根粗大的紅鉛筆，插進一個頸口很小的藥瓶。這當然是空費氣力的動作。他大約知道這動作如果成功的話，不但會打破瓶子，而且也會打破一條物理定律吧。可是，他那種沉着應戰，再接再厲的樣子，看來倒很有科學家做實驗時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呢。

托爾斯泰有一次輕聲問一條蜥蜴道：「你覺得快活嗎？」那隻小動物，正蹲在路旁晒太陽；托爾斯泰站在

它跟前，雙手插在腰帶裏。後來，這個偉大人物，很慎重地向四週望了望，歎了一口氣，對蜥蜴說：『我不覺得快活！』

化學家提文斯基教授（Professor Tikhvinsky）坐在我的飯廳裏，望着銅盤上所反映的自己的影像說：『喂，老朋友，你好嗎？』那影像沒有回答。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臉上露着陰沈的樣子。他用手掌擦着銅盤，望着銅盤扭動鼻頭；這時候他的鼻頭很像小象的長鼻。

有一次，有人看見勒士哥夫（Leskov）——蘇聯著名小說家——譯者註）坐在桌邊，拿一片片的綿花，向空中拋去，讓它慢慢落在一個磁碗裏。當一片綿花落下來時，他總俯着身，把耳朵挨得很近，想要聽聽綿花和磁碗接觸時所發出的聲響。

拉狄麥斯基牧師（Rev. Vladimirovsky）把一隻皮靴放在跟前，用嚴峻的態度，命令它走路。『呵，你走不動嗎？』他說，然後露着很滿意的樣子，莊重地加上一句說：『你瞧，你沒有我便走不動！』我走進房裏問他道：『牧師，你在幹甚麼呢？』他望着我答道：『你是說皮靴嗎？這隻皮靴剛修補好。近來甚至皮鞋都壞到不成樣子了！』

女人在裝飾或玩單人紙牌戲時，常常自言自語。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的可愛女人，獨自坐在窗畔吃糖菓。她每次用小鉗子把糖菓夾起來吃時，總先望着它說：『我現在要把你吃下去了。』吃完後又問道：『我已經把你吃下去了，對嗎？』



我看見一個漂亮的黑髮女子，在戲院的甬道上徘徊着。她來得太遲，不及看戲；可是她却不慌不忙地站在一面鏡子前弄頭髮。我突然聽見她問鏡子道：『但是，人非死不可嗎？』

甬道裏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也是遲到的看客。可是她並沒有看見我。如果她真的看見我，我希望她不會用這個不該提出的問題問我。

病牙突然變成一棵多刺的梨樹，它的對門朋友，
是一棵長刺的仙人掌。

牙

痛

亞 伍

——Karel Capak 原著 節譯自倫敦水星什誌——

早上三點鐘，我從牀上跳起來，用手捧着頭，在房間裏團團轉，像一隻嚇壞了的老鼠一樣，吱吱亂叫。我現在寫這篇文章，是要履行我所發的誓言，要把牙痛的可怖情形說出來。

牙痛初開始時，患者竭力抑制自己，鎮靜地告訴隣人說，他有一顆牙齒發痛。芳隣們說他牙齒恐怕是着了涼了，叫他擦薄荷白蘭地酒，醋，碘酒，用冰敷頰，在頭上纏一條羊毛

巾，擦『過氧化氫』，石炭水，總而言之，他們碰巧想到甚麼就要我擦甚麼。結果糊里糊塗的輕痛，變成劇痛了，那顆牙齒開始刺，戮，鑽，掘，拖，釘，灼，錐，齧，咬，腫，漲。

在第二個時期裏，患者決意與病牙奮鬥，於是就吞服像阿斯匹靈，阿美多派利亞，奴伐美頓，羅錠，脫其明，凡拉蒙等等，以及許多別種藥粉。這樣一來，倒稍微好了一點，患者開始覺得有一塊腫漲的地方，他一生從來沒有摸到腫得這樣大的東西。

芳隣們的意見分成兩派。有人說用冰壓可以消腫；另一派人說敷熱氣可以叫發腫的地方生膿頭。接連把兩種治療法都試行了，發腫的地方竟然漲得更大更硬，劇痛左右亂彈。病牙也腫高了，時常和對排的牙齒相撞。正在這時候，患者罰了一聲咒，把帽子壓在頭上，便趕去看牙醫生。

牙醫生不很表示同情。他把病牙敲了兩下，承認這顆牙齒應該拔掉。可是你突然覺得可以稍微再忍耐一會。他答應第二天再拔，開了一些藥方給你採，抹，敷。你的牙齒一時真好了一點，可是在你到家以前，那顆牙齒却又改變主意，發狂似地亂痛。你袋里塞滿從藥房里帶來的各種藥瓶，想盡力挽救那顆不幸的牙齒。平常你用頭撞壁，從一算到一百，兜圈子疾走，總可以把時間混過。生別種病時，看書可以叫你得到安慰，叫你忘記病痛，可是牙痛却不行。病人思想集中在一件事上，一心一意要挽救那顆牙齒，不斷地敷用各種藥物，完全沉湎在一件事上。

白天終於這樣過去，夜晚來臨了。這一夜是無法描敘的，因為我們不能描敘一件無盡頭的事。到清晨時，你

已經意志堅決了：不管牙醫生怎麼說，必得把那顆牙齒拔掉。接着你才記得這一天正是星期日。牙齒在星期日必定痛得最利害，這是一條不移的定律，而這種現象是和星期日牙醫生停工有直接關係的。這時沒有幾種不同的感想：你一方面非常生氣，痛罵牙醫生，說他們何必遵守星期日與假期；在另一方面，你慶幸暫時不必與那顆牙齒離別。

這一天始終在期望中度過。病人再也不敷用藥品或棉花了，他有時屈身等候着，有時猛扭身子，張大眼睛凝睇時鐘。難道時間永遠不過去嗎？他有時坐着，身子搖來擺去，想要麻痺了痛楚的感覺。他不時服用鎮定劑，到夜晚來臨時，他才昏昏迷迷爬上牀去。這時痛楚再也不限定在一顆牙齒上了。痛楚的區域擴大了，上部下部，耳朵頰頸，都痛起來了。病人立刻從牀上一躍而起，開始在房間裏呼號跳舞。

近早晨三點鐘的時候，他神志恍惚。他開始把那顆牙齒看做神聖的教士，一碰到它就發生悲慘的結果。接着病牙突然變成一棵多刺的梨樹，它的對門朋友，是一棵長刺的仙人掌。當他們相靠近的時候，病人便醒了。

這是最緊張的時候了。你顫抖着膝頭，去找牙醫生。「會痛嗎？」「不會痛的。」你預備大聲狂吼，可是他手腳太快了。麻藥已經注射好。過了一會兒，他命令你說，「張開嘴巴。」「可是——」你正要說話的時候，他已經把鉗子放下。「吐出來，」他說着，手中拿着一粒白色的小東西。

那就是產生這些痛苦的東西嗎？



西書精華

——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

流 浪 DISINHHERITED

黃嘉音

——節譯自 Jo Pagano 原著小說——

『編者選編小說集』(Editor's Choice)是一本現代美國小說傑作選。裏邊包括十六篇新小說，是斯格立納雜誌(Scribner's Magazine)的編輯達希爾(Alfred Dashiell)所精選的。除了書首的序言以外，達希爾先生並在每篇小說後面，作真摯而恰當的批評。

本篇就是從十六篇中選出，加以節譯的。原名“The Disinherited”是 Jo Pagano 所作，刊載斯格立納雜誌的。達希爾先生批評這篇小說道：『這是一篇記載今日社會現象的同情小說。這篇小說和十幾篇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報告，有同樣的價值。這篇小說不是靠驚駭與恐怖來動人的。這篇

故事中也有一恐怖的事，可是讀來令人覺得祇是一個青年的供狀。這青年的性格與故事的情調，是前後一致的，結果成爲一篇入情入理的簡單故事。這篇小說，在我們現代，是有特殊重要性的。」

這篇小說的結構，雖極簡單，可是因其主題現實，所以讀來極其動人。本篇主角，是一位現代美國智識青年，因受不景氣潮流的襲擊，處處碰壁，走頭無路。本文起頭，給人一種熱烈的希望，可是結局却祇落得一個虛無渺茫之感。

譯者謹把這篇東西，譯獻給中國失業的智識青年——譯者誌。

×

×

×

我走到離城外約一里的叢林中時，天已經頗晚了。沿鐵軌走着，我看見火燄伸出溝緣，也聽見男人談話的喃喃聲。我走到溝緣，望下看。衆人的頭與眼睛，都仰起來朝我看。大約有十一二個人，圍着那堆火，其中有兩個不上十五歲的男孩子。我走下去的時候，覺得那些敏捷銳利的眼光，都在向我端詳揣度着。在那石塊堆成的灶上，有個五加侖洋油罐，放在火上，我聞到蕃薯煮肉的濃香。俯身在那個洋鐵罐上的，是一個大頭紅髮，右頰有一條長疤的人。我走到他跟前，把我在城裏時，從日本人貨車上偷來的馬鈴薯和一粒洋蔥獻出來給他看。

『你們馬鈴薯夠不夠？』我稍微裝出談諧的神情說。

他看看那些東西，再看看我。『擺下去，』他說。

我拔出小刀，削去馬鈴薯和洋葱皮，然後切成一塊塊，丟到洋鐵罐裏去。接着，我背靠一塊大石頭，坐在地上。

蕃薯煮肉的香氣，叫我肚子發跳。我從早晨到現在沒吃過東西呢。

不久東西燒好，我們都擁擠上去。那兩個小孩落在背後。他們那醜陋的臉上，顯着灰白而飢餓，我可憐他們。我們把蕃薯放在任何盛器上，有的用小洋鐵罐，有的用杯子，坐下就吃。有幾位仁兄，有軍隊裏用的盤子，他們吃後，很小心地收在包袱裏。蕃薯有酸味，可是我狠吞虎嚥地吃下了。管它味道如何？明天這時候我已經在家裏了。

我們吃完以後——我還吃得下，可是東西已經完了。——我們把那洋鐵罐洗好，放在大石後。我捲了一根紙烟，背靠石上，把他們一個個看過。他們根本跟過去一年來我在叢林中，貨車上，工人宿舍中所看見的許多流浪者，沒有什麼兩樣。不論個人有甚麼不同，一切流浪者，都有某種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有一種瘦削陰沉的氣色，好像打過印鑑似的。在這一羣裏，除了那兩個小孩和那臉上有疤的人之外，有一個頭髮灰白，容貌瘦削，好像是個賣雜貨者的老頭子，有一個年青瘦子，臉上長着丘疹，門牙落了兩顆，有兩三個墨西哥人，有一個雄糾糾的黑大漢，下巴長着破爛的癩，還有一個斧頭臉的人，我認出他在流浪漢中，是被稱為豺狼的。豺狼是在馬路上收徒弟的人，爲甚麼要收徒弟這裏也用不着說了。路上有幾百隻豺狼，幾千個小孩成爲他們的犧牲品。我提起這些，是因爲我要叫讀者明白這羣圍在火邊的流浪者的真相。要把他們描寫得有聲有色，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事實上他們既不好看，也沒甚麼好聽，更沒有甚麼詩意。他們祇是一羣飢餓醜陋的傢伙，像一敗塗地的散兵，聚在一起似的；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一篇營養不足，絕望，邪惡，艱苦，與疾病的故事。

我把臉轉開，仰臥地上，看着星星。我想到家了。我已經流浪一年，現在我厭惡這種生活了。那一年，我逃出家

門，跑到很遠很遠去——我雖然走過好些里路，可是實在的距離並不怎麼遠。家是乾淨清潔，甜蜜的地方，那一年，我却跑得老遠老遠去。幾個月來，我老想回家，可是一心又想還是不要回去好，不過現在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躺在那裏，看着天上的星星，對我自己說：『回去有什麼用呢？』可是一心又不願聽不能回家的理由。我不斷對自己說：『我要回家去。』我看見母親和姊姊在我眼前，一種溫熱快樂的感覺，流過我心頭。

從軌道那面浮來汽笛聲。

『火車來了。』

除了那些要朝北走的人以外，我們都爬上去。那兩個小孩，黑大漢，豺狼，還有兩個別人沒走。我們爬出溝緣時，我轉身，看見那兩個小孩在看我們，他們的臉被火照得通紅。我把領子翻起來避風。沿鐵軌朝水塔走去。

二

運氣總算不錯，我們找到了一節空車廂，就一擠而上。我捲臥角落裏，幾乎立刻睡去。我醒來時，晨曦正從門縫裏溜進來。大家伸手展腳，散臥全車，我聞到他們身上發出的酸氣，我聽到那從敞開的嘴中所發出的喘息聲。我走近門去，向外一望。我們到格蘭達爾了。晨曦像霧似地掛在房屋上，我看見一輛送牛奶的車子拐過街灣。想到家家戶戶生活還是照常繼續下去，想到人們還睡在床上，有新鮮的牛奶送上門來，心中起了異樣的感觸。

貨車遲緩地開到洛杉磯時，太陽已經昇得頗高了，貨車要過橋下的時候，我就跳下來。橋上有一間紅白相間的車務處。我到廁所裏去，把手臉都洗乾淨，然後再刮鬍子。事後心中覺得爽快不少，我動身回家時，一陣陣與

奮的戰慄，抖過我的心頭。

可是正要轉上我們那條街時，我的腳突然發軟了，我躲在一棵樹後，捲了一根紙煙。要反身逃走還可以呢。看到那塊草地和門面，我的心狂跳起來了。最後我把香烟丟在地上，開步走回家去，我走得很快，免得還沒走到時，心中失却勇氣。前面的鐵紗門門着。我便掀門鈴。過了兩秒鐘，廳上有腳步聲了。是姊姊魯易絲。

「彌兒！她喊了出來，摸索着門門，把門開了。」

「哈囉，姊姊，我說時裝着鎮靜的樣子。」

「彌兒！她重複喊着，她哽咽起來了；接着，她突然張臂擁抱我。我的喉嚨塞住了，我雲着眼睛，叫眼淚不會滴下來。」

「媽媽呢？」

「在廚房裏。媽媽，媽媽！是彌兒，媽媽。彌兒回來了！」

「彌兒嗎？彌兒嗎？」

她狂奔到客廳裏來，在帷裙上揩着手，頭髮在耳朵上跳動着。

「啊，我的寶貝！」她哭了，用臂擁抱着我，把我抱得很緊。她哭着，魯易絲在哼着鼻子，我感到熱淚滿眶。

「你到那兒去啊？爲甚麼不寫信回來呢？你病了嗎？」

「沒有，我很好的。」我說，用袖口抹着眼睛。「別哭吧，媽。你們要是這樣，那我回來有甚麼用呢？」

「啊！你那麼瘦。你餓了嗎？」

「不餓，」我撒謊了。「不過我有點兒疲倦。有咖啡沒有？」

我們到廚房裏去。我一年不在家，母親已經蒼老許多了。現在她頭髮幾乎全白了，額上滿是縐紋。她臉上有
一種惶惶的神色，是我沒看見過的。我突然了悟母親已經變成老太婆了。

不但她改變了。屋裏也似乎有點不同的地方。傢具是一樣的，房間也一樣，可是屋裏有些說不出的改變了，
我說不出究竟是甚麼改變，可是屋中正像一個垂死的人。現在傢具變舊了——窗簾顯得有點破爛了，壁爐上
的灰泥，已經剝蝕得很利害。母親穿着一件舊衣裳，她的帷裙，似乎是洗了再洗，洗得連布紋都看得出了。連魯易
絲也顯得蒼老了。她祇二十二歲，可是看起來至少也有二十六七歲。她比從前瘦削不少，頭髮也沒理得從前一
樣美觀。我記得魯易絲向來對於頭髮，是很自鳴得意的。她沒有打扮，臉色乾枯而淡黃。她的眼睛怯弱，神色也很
不穩定；她不斷避開我的視線，好像因為我看見她這樣，覺得羞慚似的。同時，她的態度也有點防禦的姿勢，她似
乎在說，「唔，我沒辦法，我有甚麼法子可想呢？」

魯易絲在熱咖啡時，母親傍着我坐在桌邊，我始終覺得屋裏有種奇異的感觸，好像是死亡似的。那是一種
可怖的感觸，我不斷地想法子要消滅它。我不斷想叫自己感覺快樂，因為我已經回家了。我不敢正視母親；我覺
得又難過，又難受，我真想站起來跑出去。可是我坐在桌旁，想法子要激起一些反應。我再三想要感覺「我回家
了。」

「爸爸怎樣了？」我問母親。

「他——還好。」

「他還在替麥克里蘭做事嗎？」

「是。」

「唔，那就不錯。比沒有總好。」

我吃了些麵包牛油，喝了一些咖啡，然後上樓去洗澡。我想早點逃出她們的視線，可是母親跟我上樓了。她在我房間裏，拉開一個衣廚的抽屜，我看見我的襯衫，都洗淨熨平了。我看見她站在那裏，用那暈眩不穩的眼色望着我，一陣痛心的感覺，流過我的心頭。我想要說話——說隨便甚麼話，來打破我對她所感到的可怖特異感覺；可是我想不出話說。我用手臂抱着她的頭。

「謝謝，媽。」

「你的衣服掛在壁廚裏，」她說。「我已經把夾裏縫好，現在可以穿了。你假使還要甚麼旁的東西，說一聲好了。」

她神色不定地吻我，似乎不敢斷定我是否歡迎這樣的愛撫，然後出去。

浴盆一邊的熱水把手脫落了，我疑心家裏的景況是否壞得連一個自來水把手也買不起。可是老頭子總是掙不多的，他又城裏誰都欠賬，連房子也抵押了。我看着那脫落的把手，覺得慚愧。我該在家裏幫忙掙錢啦。別

人一定說我該那樣做，我站在那裏看着把手，也對自己那樣說；可是在我離家以前，十二個月裏我足足祇做六星期工。我所掙的錢，就不夠付我的膳宿費，不必說幫助家用了。要找事情做，幾乎是不可能的。我所找到的一點點工作，又是暫時的；一天在這裏，一天在那裏。假如我沒記錯，我在八個月裏，約摸掙了四十塊錢。一個人亟想做工，可是却找不到工做，我曉得沒有遭遇過這種景況的人，是不容易明白世界上會有這種事的。在流浪的時候，我聽人家說：『假如你真想做工，你就找得到工做的。』他們一定以為我們專喜歡過挨飢忍餓的臭老鼠生活。

看見自己又穿起整齊的衣服來，倒覺得很有趣。我的頭頸瘦瘦地突出襯衫的衣領外，我的雙手似乎比平常大了兩倍。日曝風吹，把我的臉薰成櫻黑色了，我的頭髮幾乎被漂成黃色，耳緣上的皮膚，又粗又紅。穿外套時，倒看不大出，可是穿上這套整齊的衣服和白襯衫，看起來倒像穿衣的猴子了。我正要笑時，忽然覺得不愛笑。

我正轉身要出房門時，看見我的書籍塞在牀邊書架上。我一看見那些書，詹妮斯的影像便浮現我的腦海了，好像是她一直在等我記起她來似的。我呆站着看那些書籍。我很想走過去，把卑爾索的解剖學拿出來重讀一遍，可是却勉強抑着，叫自己別這樣做。就是勉強記得，也是沒有用的，我想。我輕輕地把房門掩上，下樓去。現在我既然回家了，我還有一件事得做。

三

到大學裏去大約費了半小時。我向母親借兩角半錢，乘街車到那兒去。走近校園時，一種空虛的感覺，掠過心頭。校園在陽光下又鮮明又青翠，一點也沒有改變。學生在體育場上踢足球。我看了一會兒，似乎是在遠方觀

望似的。不曉得現在的學生想點甚麼，他們怎樣能專心踢球呢？他們怎樣能專心念書呢？他們坐在房間裏研習教科書——他們怎樣能把眼睛專注在書本上呢？印刷的文字，印刷的死文字，說着死的東西。天天在名詞與文字中混；可是校門外有一個癱瘓的世界在掙扎着。那些在課室中死命讀書的孩子，難道他們不覺得有一個這樣的世界嗎？不曉得他們以為將來怎樣，他們在報上看到幾十萬民衆失業的新聞時，看到農民聲言將以獵槍爭取抵押品的續取權時，看到礦工的兒女在雪地中赤腳時，看到大城中的飢民隊與幾百萬病弱無告的痛苦羣衆時，不知他們作何感想？他們在書本上念死文字時，到底在想甚麼呢？

我站着看他們在太陽下踢足球，然後轉身走過校園。這些洋樓似乎靜肅得出奇。我當初希望空氣中會有甚麼動作，有甚麼震動，現在反而覺得缺少動作；叫我心中發生一種描摹不出的空虛渺茫之感。我的心好像要窒塞了。我是在這裏初次看見詹妮斯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現想起來，好像是昨天的事。

我在這裏念書，好像是百萬年前的事，可是有些事情，却好像是昨天才發生似的。我想到老同學，想到我的教授，想到那些自修室；我想到清明的秋日下午，足球比賽，以及大比賽開始時裁判員的笛聲。我也想到別的事。我想到詹妮斯和她的藍眼睛，穿着一件黃色絨線衫來會我；想到陪她走回家去的下午。我始終好像是在遠方懷想，懷想在另外一個死不了的世界裏的事。

我來找甚麼呢？我凝睇這些洋樓，我希望會從它們得到一些東西，可是却得不到。我不曉得我要甚麼東西，可是我很想回到有意義，有現實，有情感，認得我的地方來。這些房子，祇是坐落在青翠校園中的一些舊石樓，而

我是一個漂來蕩去的陌生人。

我回家時已近黃昏了。我覺得衰弱，疲倦，無力。我向母親招呼一聲，就一直上樓到房間裏去。看見那疲乏的臉與疲罷猶豫的眼睛，我真不忍跟她在一起。我倒臥牀上，想睡一忽，可是始終睡不着。我倒在牀上對自己說：『睡吧，睡吧。』我重複說着，可是却跟旁的話混在一起，我想到各種虛幻的狂想。我想到那天燠熱的早晨，那個墨西哥人要到聖地俄去時，跌下火車，脚被輾斷的慘狀。我看得很清楚，似乎就在我眼前，他雙手像又把高舉空中，口中吐出慘痛的呼聲。我一想到他，就不能自制地跳了一下，覺得有冰冷的東西，流過我的肚皮。『睡吧，睡吧，』我又對自己說。接着又想起詹妮斯了。我那樣突如其然地想到她，一陣溫柔而甜蜜的感覺，流過我心頭了。我想要以懷念她來充滿我的心，用她來填滿我的頭和身體和房間，可是我雖這樣想，心中却有一個聲音說：『有甚麼用呢？』

我突然再也忍受不住了。『媽媽的，媽媽的！』我打着枕頭亂嚷。接着我突然停手，對於自己的聲音，覺得奇怪。我發默地望着枕頭，然後離牀到窗前去。窗外有小孩在街上玩。太陽要下山了，影子佈滿人行道上。我站着看這些小孩的影子。詹妮斯一向是喜歡小孩的。她時常談到我們結婚後要生的小孩——等我畢業，得到醫學博士學位，出校行醫的時候。我看着這些影子，想到假如父親生意不失敗，我能讀完醫科時，我和詹妮斯所要生的小孩。我一直回想這另外一個世界，我心中苦悶極了。我突然想跑。我突然轉身，橫走過房間，可是走到門口時，我停下了。到那兒去呢？我凝睇着門上的把手，然後轉身，慢慢地踱回牀上去。

四

我大概是假寐了一忽吧，因為我聽到樓下砰然的關門聲時，我驚醒了。老頭子回家了。我聽到談話聲，接着是沉默。她們在告訴他了，我想。我看見父親及其闊大的肩膀和冷淡的眼睛，並不多說話，可是聽着看着，我的肚子神經質地痙攣了。我怕見他。他那冷淡的眼睛和威脅好戰的態度，是不容易對付的。我捲根紙煙狂抽，想壯壯胆子，好下樓去。門開了。我轉過頭來，看見魯易絲來叫我吃晚飯。

「爸爸回家了，」她說着，不自然地看看我，再看看地板。「晚飯差不多做好了。媽媽說你要是預備好，就下來吧。」

她從睫毛下看我，我彷彿看見她唇皮微抖。我想要抱她，告訴她她多麼美麗，可是這些話梗在喉中。她站着，照那樣子從睫毛下看我，看了一會兒；然後走出房門。

過了一會，我起身下樓去。母親從廚房裏出來。她已經換了衣裳，臉上稍微擦了擦粉，可是眼睛又紅又腫。

「你爸爸在裏邊，」她說着，朝起居室點頭。

我轉身進去。這一關過得越早越好，我想。他坐在一隻深椅上，背部一半向我，夜報遮着他的臉，可是我曉得他不在讀報。我看見他那闊大的肩膀，和他在報紙上的一雙大手，我向他走去時，覺得自己越變越渺小了。

「哈囉，爹。」

報紙悉索作響，接着他身體移動一下，他轉過身來了。我所看見的，是一個有一對深陷而猜疑的眼睛的老

頭子。

「哈囉兒，」他說，疲乏地半立着，伸出手來。我眼睛釘住地板，與他握手，然後在他對面坐下，真沒有話可以表白我看見父親變成這樣時的那種說不出話的窒塞感覺。

「唔，一切如何了，爹？」我說。我不得不說話。

「過得去，」他說，「還過得去。」

「唔，光景漸好了，」我說。「光景總會好起來的。」

「是的，」他說着，用他那對躊躇的眼睛望着我。「總會的，」可是他的聲調既無希望也無堅信。

母親叫我們去吃晚飯了。她替我們炸了一隻雞，她把炸雞擺在桌上時，父親看看雞，再看看她，可是她避開他的視線了。她也炸了一些甘薯，燒了一些南瓜。這些都是我愛吃的菜，可是我却吃不下。我想到別頓飯——在流浪中吃的——救濟院的清水湯和失味麵包，乞得的食物，樹林中的番薯煮肉；我想到我睡過的牢監，工人宿舍，想到快和慢的貨車，以及像無家可歸的鬼似地，成羣結隊漂蕩全美的大小流浪者。

「甚麼事，親愛的？你不喜歡吃雞嗎？」

「甚麼？噢，喜歡的，好吃極了。」

五

吃過晚飯，等到碗碟都洗好以後，我叫魯易絲跟我到門口來。現在黑暗籠罩全城了。家家戶戶都點亮着燈，

空氣中充滿着不能描摹的夏夜的戀家氣息。

她坐在門口灣背的老柳條椅上。

「我要你說實話。」我說。「光景究竟壞到怎樣？」

「很壞。」她說，她的黑眼睛現出可怖的神情。

「我看得出的。」我說。「不過究竟壞到怎樣？你沒做工嗎？」

「做工！從你走以後，我沒做過一個月工啦。」

「老頭子怎樣呢？他掙得夠不夠你們吃？」

「他一星期掙二十塊錢。麥克里蘭先生上個月不能不減他薪水，因為生意太壞了。可是他叫爸爸別擔心，他說假如祇做守夜的，他會一直顧用他的。他待我們真好。」

「是啊，我曉得。」我說。「不過假使老頭子有甚麼意外，媽媽怎麼辦呢？」

「我不曉得。噢，彌兒！」她說。「你不曉得叫他們負重担，想起來多麼痛心。有時候我想要是找不到工做，我真要發瘋了。我也想要像你那樣出走，可是我要到那兒去呢？我又不是男人。」

「我曉得的。」我說。「我曉得你多痛心。告訴我，媽媽哭嗎？我是說今天下午。」

她沒有立刻回答，過一會她點頭了。

「哭甚麼呢？」

「哭你，」她說，望着我。「她真掛慮你。她說她不曉得你變怎樣了。你曉得她現在怎樣的。」

「是啊，我曉得。」我向街上望去。幾碼外有一隻狗在溝旁嗅着。我看了一會，突然聽見鳥叫。一聲，兩聲，一個消失了。的刺激世界突然出現了。我想到夜間的田園，繁星下奧利昂的草莓園。這種回憶疾馳而過，和出現時一樣快地消失了。

「你想我找得到事情做嗎？」我問。

「我不曉得那裏有事可做。光景比你出走以前還要壞的。媽媽今天下午哭，這也是一個原因啦。」

我抽出一根香烟，然後望着她。「這叫你很不好過，不是嗎，姊姊？」

「我嗎？噢！我還好。不過覺得毫無辦法而已。」

「是啊，」我說。「我曉得的。」

我抽完香烟，我們就進屋裏。我上樓到我房間裏去，脫掉皮鞋，臥在黑暗中，有意不胡思亂想。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家人去睡的聲音。沉靜立刻籠罩屋中。我捲了一支香烟，臥在黑暗中抽。一星期二十塊錢，我想。等他們付好雜貨賬，捐稅，抵押利息，買衣服和車票，就沒多少剩下了。我想到我出走前那一年，祇找到幾星期工作。不必說像魯易絲所說的那樣壞，就算現在光景和那時一樣壞，我恐怕也要等幾個月才找得到事情做。一種痛苦紛亂的感覺，掠過我的心頭。「我不能靠他們吃飯，」我想。「他們光景壞到這種樣子。」我突然想到魯易絲到房間裏來叫我吃晚飯時，我看見她穿着破舊的衣裳，羞慚地低頭望着地板。

我多臥了一會，然後弄熄紙烟，站起來赤腳走到窗前。我拉開窗簾，望着街道，在街燈下顯得冷靜而幽暗。四圍的房屋像墳墓一樣死寂。從那裏傳來男人咳嗽的聲音，一聲乾粗的咳嗽。我放下窗簾，轉回房間去，穿上鞋子。在拐灣的地方，我轉身回頭來看，可是有一棵樹阻住我的視線，看不到房子了。我拉起衣領，向街上走去。

中南銀行

業務 儲蓄 總 部

專營國內匯兌及各種存款
 貼現抵押放款保管等業務
 辦理國外各埠匯兌兼收金幣存款代
 各買賣金本公債代取本息儲蓄存款已
 辦理各種儲蓄存款除普通定期活期
 整存零付零存整付外下列兩科尤稱
 便利

(一) 整存整付 本利證計分五元至一千元六種
 (二) 特種零整存付 無時拘束及款數限制

保管箱 保藏堅固 收費極廉

總行 上海漢口路 電話 一五二二一
 虹口分行 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北首 電話 四六四九六
 八仙橋分行 懷自通路四四號 電話 八一四一
 愚園路 電話 三六二〇六
 天津 漢口 廈門 香港 廣州
 南京 北平 杭州 蘇州 無錫
 英文 中文 一五一一 (總分行同)
 英文 Chinasoosa

廣告價目

期數	一期	四期	八期	十二期
全面	四十元	一四元	二七元	三八四元
半面	廿五元	九元	一七〇元	二四〇元
四分之一	十五元	五十四元	一〇二元	一一四元

西風定價

每月一日出版零售每冊二角

辦法	預定冊數	國內	香港	澳門	國外
全年	十二冊	二元	二元八角	三元八角	三元八角
半年	六冊	一元	一元四角	一元九角	一元九角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西風之刊報及 風創以各報之批

林語堂西風發刊詞節錄——「西風」與世人相見在「宇宙風」之後，而發端在「宇宙風」之前。我每讀西洋什誌文章，而感其取材之豐富，文體之活潑，與範圍之廣大，皆足為吾國什誌模範。又同讀我國什誌，而嘆其取材之單調，文體之刻板，及範圍之拘束，因每憤而有起辦「西風」之志。所憤者何？一、憤吾國文人與書本太接近，與人生太疏遠……二、憤文人之架子十足……三、憤文字成為讀書階級之專技。然非另辦什誌，專譯西洋什誌文字，不足以見中西什誌文字與內容相若之巨，而為將來中國什誌開一蹊徑。

各報對西風創刊號的介紹及批評

本報「西風」充滿譯筆流暢的趣味文章，預料必能吸引大批中國青年的注意。與一般中國小冊式的什誌對比起來，此新刊物之內容豐富多矣。「西風」編排醒目，選載西方第一流藝術家之漫畫，尤為特色。「西風」取材豐富，文體活潑，範圍廣大，為中國什誌開一新紀元。——大陸報。

昨天收到黃氏昆仲編輯的「西風」月刊，翻看一遍，正是我個人所需要的「一種什誌，其中最好的文章當數「父親的後悔」，「鐵肺的故事」等篇。「西風」出世，能夠「不經而走」，自然很好。縱然只銷五本，也無損於它的價值。——立報「言林」殺純君。

給予讀者一個好讀物。……這一期「西風」的內容，是使人相當滿意的，我們讀來有如讀 Living Age 或 Reader's Digest 的感覺，覺得其材料選擇的豐富得當。其中像：「洋鬼子眼中的中國人」，「父親的後悔」，「星球旅行」，「女教員做人難」，「破壞罷工的機關」等，都是有趣味的好文章。我們被空洞不着邊際議論的一般什誌纏得頭痛久矣，得此冊，真是喜不自勝。……本期的文字中，有好幾篇是「特寫」，如「罪犯與微塵」，如「醫院療疾記」，如「汽車賊」，讀來都叫人如身歷其境，津津有味。「西風」還有一個長處，所載各文的譯筆，都極流暢明易，一向怕看那等奧妙費解的翻譯的，儘可放心。——華美晚報副刊，達君書報介紹。

訂閱本刊 四大利益

- (一) 定價廉 本刊月出一冊，定價國幣二角，預定全年，祇收二元，半年一元。
- (二) 發書早 本刊於每月初出版，定戶概於出版前四天發書。
- (三) 材料富 本刊為各西洋雜誌之精英總匯。訂閱本刊，等於訂閱大量西洋書報。
- (四) 長篇好 本刊按期連載林語堂英譯浮生六記及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訂閱本刊，可以同時閱讀兩本名貴譯作。

以幽默為經
以小品為緯

談風 半月刊

創刊號定於十月廿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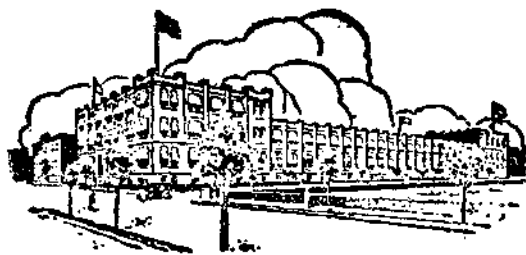
特約撰述

老舍 老向
語堂 何容
大華 嘉音
姚穎 仁康

主編

海戈 渾介 黎庵

每月十日廿五日出版
每冊定價二角
宇宙風社總代發行



For 45 Years
This Great School Has
Been Helping Men to
Succeed in Business
and in Life

Forty-Five years ago, October 16th, the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Schools were founded. That was the birth of the idea of correspondence instruction.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method of training that has sinc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program of the nation...of the whole world in fact.

Any institution that survives the storm and stress of forty-five years and shows increasing vitality with the passing of each milestone must have in it the chief essential of success in any enterprise or individual...merit!

Half of all the student enroll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Schools every day, every month, and every year are guided to our doors by I.C.S. students, while the others half are inspired to enter our portals by the sheer force of their example.

We cordially invite other earnest men to follow their example. Ask for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ubject in which you are most interested.

Accountancy	English
Advertising	Navigation
Agriculture	Radio
(Commercial) Art	Refrigeration
Automobile	Salesmanship
Aviation	Show Card Lettering
Chemistry	Textiles
Commercial Training	Locomotive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all branches)	

The I.C.S. have 400 Courses. If the subject that interests you is not mentioned here, do not hesitate to write to us.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SCHOOLS

Dept. 24, 238 Nanking Road, Shanghai.